

綠野仙踪

辛

第七十一回

買衣米冷遇不平事

拔鬚鬚辱挫作惡身



再赴京畿冷遇不平奇事熱肝腸反復問冤抑成全片刻時閻年  
漆晦氣鬚鬚盡拔之遷怒搶親軍何其痴 右調女冠子

話說金不換用搬運法弄了几十兩銀子復回舊路走了一里多路  
見後面來了數十人簇擁着一頂四人喜轎又聽得轎內婦人大哭  
大叫從身旁過去不換笑道做女孩兒的好容易盼着这一日怎麼  
到如此哭喊起來低了頭向前走少刻見一後生趕着驃車一輛後  
面跟着個少年秀才一边跑一边乱喊道清天白日搶奪良人家婦  
女此二句是打動不換看那秀才頭臉上帶有血跡像個挨了打的樣子又見  
他一腔氣憤純是以死相拚的光景不換將那秀才拉住問道你有

何冤苦快對我說我有道理秀才將不換一者是個瘦小道人用手推開道誰要你管我者不上眼如飛的跟着車子跪去了原來這秀才是山西太原府人姓王名福昌家中有數十畝田地也還勉強過得娶了本府城內開鞋舖的錢元女兒為妻他這妻子雖是出身小戶却生的有八九分人才王秀才与他夫妻間甚是好只因錢元開鞋舖折了本錢便入都中尋做生意遇着幾個同鄉念他為人忠厚借与他些資本在櫻桃斜街開了個油店又收糶米糧不一二年生意甚是茂盛又在順成門大街開了一座襪貨店却租的是嚴中堂總管閻年的房子此後大發財源舖子後面有十來間房兒也是閻年的一摠租來將家眷也搬來同住錢元老婆因思念女兒想算着女婿王福昌也閻在家中因与錢元相商着他夫妻同來就管理銀錢賬到底比眾夥計心寬些因此寄字又稍去五十兩盤費着他夫妻上京依王秀才要在家讀書下科場怎當得他妻錢氏日夜絮咕這秀才無奈便買了一頭好騾弄下一輛車兒全家僕王二小赶着一同到京住在錢元家纔兩日適值年閻家人來取房錢素常逢取房錢時即將閻年家人讓入內院酒飯有此句好也是加意欽敬的見識不意他女兒在院中取東西与閻年家人相遇一時迴避不及被這家人着在眼內酒飯間問明端的回家便告訴閻年說錢元的女兒是仙女出世閻年說他素無眼力還不深信這家人又不服此話閻年次日即着四五個眼界高的婦人去錢元家問得与他女兒相見眾婦人回來一口同音說錢元的女兒是世間沒有的人物這閻年便害起想思他房中侍妾也和他少主人嚴世蕃差不多

共有二十六七個出色得也有兩三個到被世蕃折听出頭一個最  
出色的硬要去像他主僕做的事他心上正要尋個頂好的補缺今眾婦人  
話皆相同他安肯放的過去思量着錢元的女兒是有夫之婦又是  
個秀才的妻室斷難以銀錢買他惟有以強恃勢搶來成就好事他  
僕事大都量一秀才他會怎得于是選了幾個能幹家人拿了些細  
類此算計緞釵環硬到錢元家送定禮要娶他女兒做妾錢元是個生意人早  
嚇的發昏王秀才大罵大吵眾家人將定物丟在舖中一齊去了錢  
元与眾夥計相商親自拿了定物到閨年家交割又被眾家人打出  
反說錢元收定禮在前擅敢反悔做目無王法不要腦袋的事他到  
樣說是這錢元覺得此事大难解脫又不敢去衙門中告他深悔着他夫  
妻來的不是晚間約同眾夥計相商打發他夫妻連夜回家留下自  
已任憑閨年處置也還算又怕閨年抄搶銀錢賬目並值錢的貨物  
俱星夜僱車搬移在眾夥計家內又商量着不敢走向山西去的正  
緊門頭便想到走這南西門繞道奔山西大路使閨年家揣摸不着  
追赶無地五更鼓就打發他女兒女婿奔南西門待到天明即出城  
去却好閨年竟是這日差許多人來搶親天色正在將明的時候一  
齊打開舖房門直入室內各房搜尋並無他女兒踪影連王秀才也  
不見情知是打發走了再不然即在親戚家藏躲將錢元並他家中  
做飯挑水的人一齊亂打錢元身帶重傷死不肯說好他家做飯的  
人吃打不過便以寔告眾人恐被欺誑拴了這做飯的一同趕出南  
西門去只十來里便被趕着做飯人指點与眾人將錢氏從車內抬  
出來放在喜轎內又将轎門兜從外捆了王秀才捨命相爭到挨了

一項好打他也没有别的高見只想着碰死在閻年門首做個完局  
秀才苦若遇此等不怕王法的強暴却也無法孰意造物另有安排偏的，的就遇着金不換  
只用此二語又遇到金不換身上毫不費力此時不換問王秀才他那里有心腸告訴只  
願得喊叫飛跪金不換已明白了八九但不知搶親的是誰也飛跪  
的趕來復將秀才拉住王秀才跪不臉便和金不換下命以頭碰來  
他原情急不得換笑道你莫碰他听我說這繞那頂轎子裡面必是  
你的親眷被人搶去你可向我明說那怕他走出一千里去只用我  
嘴唇皮一動便与你奪回量你一人赶上他們會做什麼王秀才不  
得脫身又見不換是個道士說話有些古怪只得急的說道我是  
山西太原府秀才叫王福昂轎內是我的妻房被嚴宰相家人閻年  
搶去了金不換笑道這是豆大点事还不肯早說王秀才道早說你  
會怎麼起的話不換道前面站着的車兒可是你的麼秀才道是  
我的不換道我与你坐了同趕去秀才道車子慢到是跪快轎子早  
已不見了不換道我不信四條腿的还不如他們兩條腿的快我和  
你坐上你看何如秀才道快去坐我看你坐上怎麼提是看起不換道  
忙甚的只用半杯茶時管保你令夫人还坐在这車上說着同到車  
前不換道你和趕車的都坐在車內車外沿讓我坐我有作用王秀  
才急忙上車不換向趕車的道你呆甚麼此刻不上去你就得跪個  
半死趕車的也坐在車內不換跨上車沿手插劍訣在騾子尾上画  
了几下用手一拍道勅回文此勅字是通起頭只見那騾兒得了這個勅字  
頃刻回足生風和雲飛電逝的一般走去王秀才心知怪異也不敢  
言没有數句話的功夫便看見喜轎同搶親人在頭前急走只听得

不換說道住住字看那騾兒便站住半步不移秀才大嚷道先生滿口

許我將賤內奪回怎麼看見轎子到反站住不換道你好性急呀我

看他們回來豈非兩便說罷又見不換口中念誦了幾句發咒伸出

右手向抬轎，夫並搶親諸人連招几招道來白看那些人和得了

將軍令一般個，扭轉身軀隨着轎子飛奔到不換面前奇極不換

又用手一指道住住字那些入又和木雕泥塑的一般站住不動絕

秀才主僕喜歡的驚神見鬼在車內叩頭不已乱叫真神仙不已不

換道王兄不必多禮快下去將令夫人請出轎來你夫妻一同坐車

我好打發你們走路說罷自己下車秀才同他家入王二小也連忙

跳下車來走至轎前將轎門上繩子解去行文一遺開放轎門將錢氏

扶出轎外秀才着与不換拜謝錢氏不知原故只眼上眼下的着不

換秀才又催他拜謝不換道罷語氣快上車兒秀才扶錢氏上了

車又到不換面前扒倒地下連，叩頭不換一壁扶一壁說道多禮

多禮于是又走到車前在那騾兒尾上又画了几下口中念誦了几

句向趕車的王二小道此刻已交午時到点燈時候还可走二百五

六十里問年雖有勢有力量他也趕你們不回到明日早便可按程

緩行但你們只能任他走不能着他住王兄可伸手來秀才將手遞

与不換不換在他手內也畫了一道符又寫了個住字囑咐道今日

到日落時看有安歇處可用此手在騾尾骨上一拍口中說個住字

他就站住了非此則走無已時矣一笑他站住便一步不能動移你速用淨水一

盜將你的手並騾的尾骨一洗則吾法自解矣又向王二小道此車

伏我法力雖過極窄的橋極深的河你通不用下來只穩坐在上面

任他走假若你離車兩三步再休想趕的上切記切記秀才又跪在  
地下求不換名姓不換道我一個山野道士有什麼名姓你看往來  
行走的人都看我們情理行文心細若髮你三人快坐車走罷轉刻  
搶親諸人醒過來又要著急秀才听了此話纔同王二小上車不換  
用手將驃兒一招那驃兒便扭回身軀不換道走走字那驃兒拉了  
車子比風还快一瞬眼就不見了我輩出門若得此車驃不換看衆  
人時一個呆站在一處心裡想道還是放他們去还是著他們再  
站此時先作又想道問年這奴才常听的大哥說他作惡我從未見  
過他我今日何不假裝個錢氏與他頑頑將來还少搶人家幾個婦  
女非他想別人不作此想這想罷走至轎前把簾兒掀起坐在轎內用  
手將四個轎夫一招道來向看四個轎夫將不換抬起不換又道走

向看四個轎夫直奔都門絕妙不換將簾兒放下心裡說道我生平不

但四人轎連個二人轎也沒坐過不意到的不如架雲受用這却沒

轎子入了南西門不換在轎內用手向原路一指這裡將訣咒一煞

放那些搶親得人一個顛倒和夢醒一般大家見神見鬼的

嚷鬧使無此几向衆人該點到几時嚷鬧了一會都一齊回來再說

金不換被回個轎夫抬了飛走問年又差人跟尋打探看見是自己

轎夫各歡喜問道得了麼意在無他們怎麼不來回個轎夫回答不

出不能言只抬着飛走衆家人跟隨在轎後跪得乱喘將到問年門

前已有人眺望見轎子來了都沒命的跑去報喜此止小人也又獻問

年這日在相府給了假同几个趨時附勢的官兒並家中門客等在

書房中笑談听候喜音听的報說喜轎到了心下大喜吩咐着內院

衆位姨娘們迎接不換是那一邊又看催辦喜酒轎夫將轎子抬入

廳院才換在轎內說道落落字者四個轎夫將轎落下內院早走出五

六十婦女俱站在堦前等候新婦人下轎大小家人以及傭工等衆

老、少、俱在兩傍看新婦人才必有須臾走出兩個婦人打扮

的花、簇、到轎前將簾兒掀起一者偏用婦人見裡面坐着個穿

藍布袍的道人睁着圓溜溜、兩隻眼睛將兩婦人一者彼此皆看

嚇的兩婦人大驚失色往回里急走衆男婦各低頭向轎內窺探將

衆男婦一罵只見轎內走出個瘦小道人來滿面都是笑容偏要衆男女

大哄了一事出意外則又見那道人出了轎便搖、擺、偏要直

向衆婦人走去直向二衆婦人連忙退避那些看的家人趕來十數

個要捉拿不換回頭道碎被這一口唾的各呆站在一邊

隨後又來了好些人俱被不換禁住動移不得不換急往內走

見衆婦人已到內院階臺不換見臺堦上是過庭、內有椅兒不換

走入將一把椅兒安放在正中坐下正坐用手將衆婦女一招道入

入字者衆婦女俱入過庭內不換向衆婦女分東西指了兩指衆婦女

便分立在不換左右這纔算珠翠圍繞錦繡不換左顧右盼見衆婦

女粉白黛綠錦衣翠裙嬌又將衆婦人不禁失笑道此皆我自出娘胎

脆意外之奇逢也却是本忽見外面又跪來七八個家人到門外張

望却沒一個敢入來不換笑道衆位管家煩你們到外邊將門年那

奴才教來我有好物件送他快去快去直說之曰奴才正言間猛見

院外走來一人高視闊步後面跟隨着幾個小厮口中說奇道怪頭

臉上大不安分此句可做問年生但見

前品評死後行狀

存心傲物立意欺人一笑細眼眯縫端的似晒乾蝦米譬喻匪片

言訾開大嘴真個像跌破陰門陰門亦有跌破者予對肚濶七圍

脹、膨、那里管尊卑上下像閻年存心面寬八寸死、磔、全不曉

眉目高低像閻年連鬢鬚黃而且短秤鍾鼻匾而偏肥看寔不頭

帶軟翅烏巾恍若轉輪司抱簿書吏比奇身穿重絲緞裝依稀東嶽

廟捧印崔官更比真是傀儡場中無双鬼權奸靴下第一奴一結亦雄

味整可

不換者罷就知他是閻年了閻年走到院中看見不換坐在過庭正

中椅上他家大小婦女侍立兩旁不由得氣冲胸膈坐非其位而侍

自然要毛急、走來大聲喝道好妖道你敢在我府中放肆你不怕

凌遲麼好兇不換笑道閻年你莫動氣你听我說從容我原是個遊

方道士今早從南西門遇見你家人率眾搶良家婦女我路見不平

將他夫妻放走又怕你無人陪伴因此我替他來替字如絕竟要与

閻年那里还忍受得喝令小厮們將賊道拿下眾小厮強來動手被

金不換將手一揮道去白看眾小厮都跪去了止留下閻年一個急

的閻年吃哮如雷挽起隻袖走來擒拿衆小厮听不換跪金不換笑

嘻、的用手指道跪跪字閻年心裡明白只是那兩條腿不由自主

便跪在了地下此法術制服人如急得他通體汗流不但兩腿連自己

兩手也不能動移又表他不換道閻年你听我教訓你、是個宰相

的堂官休說百姓就是小些的文武官也沒個不刮目待你的你也

該存個堂官體統怎麼先天化日之下搶奪良人家的婦女這些事

都是那市井無賴行為有志氣的強盜也不做他深一層又看着兩

邊婦女們道像這些堂客只怕大半都是你搶奪來的婦女尚敢搶奪人家的房產金珠越發不用說了奴才稱呼不成你怎不想一想你能有多大點福一個人敢消受這許多婦女還心上不足奴才叫的

豈不該下油鍋裝入大磨眼中磨你此冥司中刑罰也非不換想不出來今後要改過方可若再如此我早晚間定以飛劍斬你腦袋此又嚇閻年耳中聽得

明白口中却說不出一句真氣的他隻睛疊暴怒形于色像恨不得將不換碎屍萬段實有此恨怒不換看出他的意思向眾婦人道我這樣

金子般好話教訓于他你們看他這頭臉氣象四字逼真凶得還有個收煞這非動刑不可誰也猜不出他用何刑說罷用手在閻年臉上一指道打

打閻年伸開自己右手就在自己臉上打了五六個嘴巴原來其刑如此妙絕直打的面紅耳赤眼中冒火又罵他氣眾婦人也有驚怕的也有微

笑的只是不能說話又罵眾婦人看景不換又向眾婦人道你們看閻年這兩隻賊眼睛圓標又罵他氣的鬍子都亂乍起來又遷怒這是他心

上恨我其心知隨揀了兩個少年俊俏些的婦人偏用俊俏的不換亦有深意用醜陋的恐閻年解放後指着閻年鬍子說道這奴才滿臉封毛封毛其可惡正

在此你兩個可下去兩婦人立即走下來不換用手指着閻年鬍子道拔字拔兩婦人走至閻年前一個抱住頭一個隻手捉住鬍子用

力硬拔的一絲一縷紛落地惡極好一會將左边鬍子拔盡疼的閻年通體汗流每疼到極處惟有一哼而已像不換見鮮血從

肉皮內透出了痰殺說道右边的鬍子我与你留下罷留一半只是上嘴唇鬍子也饒不得兩個婦人又拔起來前已去了一邊今將嘴唇

晚拔了一會不但嘴唇上連項下的鬍子也拔盡了苦此時門外有

許多男女看得親下切，那一個敢入來替問年頂缸不換站起來

笑向兩個婦人道：你兩個該着寔感念我問年今晚若与你二人同

床，這半個沒鬍子的後生須知是我作成的。此等話送情于兩婦人

趣絕又向問年舉手道：得罪之至，改日再領教罷。還要如此打瓜于

是又搖擺出來，通沒一人再敢攔阻。大家目送不換去了。前第三十

刺喬大雄用一字文此回又復用之，但有入口氣不入口氣之分。分別耳，殷氏刺喬大雄係以筆傳不操打問年係以口傳也。家人

們跪來挽扶問年那兩條腿和長在地下的一般，那里挽扶的起術

之制人，眾婦女也是一樣沒一個能動移者，只待得不換走出前門

把詛咒開放，眾男婦方能動移。一家內外反亂的驚天動地，問年吃

此大虧，憤無可洩，遂將搶親諸人個個痛行責處，為他們將道士抬

來，又差人去錢元家鋪中亂打了一番，皆怒無打壞了許多的東西

物件，錢元也不敢在京中做生意，連夜變賣資本，逃回太原。問年沒

了鬍子，怕主人完問推病在家。像意欲長出鬍子方只一兩天早傳

得相府知道，嚴世蕃大笑不已。原也嚴嵩將問年叫去痛行詈罵。此

時正于相府兩邊買了几十間民房，修蓋花園，罰問年一萬銀子，助

工為家人不守本分之戒。這吃虧到絕頂相府眾人都說是錢元的女兒作

成他，孰不知都是金不換用一個字作成他。金不換有些小花面氣

甚是恰合，若改為連城璧不但大問年恥于見人，暗中托本京文武

官查拿穿藍的瘦小道人報仇。此時瘦小道人天一笑自己將右邊鬍

子索性也剃了個乾淨。這是極正緊打算一边有反成了一無鬍子

的少年，聞者見者無不痛快。再說金不換先到東猪市口兒故衣鋪

內買了几件皮夾棉衣，又從灘子上買了棉鞋襪等類几件打色在

一處扛在肩頭又到米舖內買下几十石米當下就把銀子付与吩咐將來另放在一空房內地為搬運色也色了一斤多米帶在身邊出都城

架雲直赴泰山起更時方到洞外叫開門逐電接了衣服等類不換入去見城壁如玉俱在石堂內坐着城壁道怎麼這時侯纔來大哥

衡山去了麼金不換笑着走到石堂東北角下將帶來的米色兜打開心想都中那座米舖口中念有詞隨手倒去只見米從色兜內

直流好半晌方纔流完地下已堆着三十倉石來米如玉欣喜不已不換方纔坐在一處向城壁道二哥同溫賢弟起身後大哥去虎牙

山尋天狐的兩個女兒傳他們道術去了是為酬他送書的情義又向趙塵逐電道法師着我吩咐你兩個天、做飯打柴服伺溫賢弟

飲食少有怠忽定行逐出洞外二鬼笑了不換道這真是法師臨行的話你當我和你頑麼城壁道溫賢弟已餓了一天你兩個快去做

飯二鬼即忙收拾不換又說道二哥說我來遲這却有個緣故在內遂將山西王秀才和閻年的事詳、細、說起說到拔了半边鬍子

處連城壁呵、大笑道你處置的甚好我沒有你這想頭惟有立行打死而已一人各有一性假如閻年遇城壁則斷無生理矣金不換說完城壁又大笑道當

年我和大哥在嚴世蕃家請仙女亥上第二十六回事打了他個落花流水又將世蕃老婆們都鬧出來我看的處置到盡頭處你今日這拔鬍子

更克教倍拔了一半边又与他留下一半边不消說那半边也存不住

了說罷捧着大腹又大笑起來笑罷又說道猿不邪傳我們拘神遣將那移那搬運諸法我看也都罷了只是這呆對法和這指揮法

最便宜這用將不換前文所用二法至此方說明要教他怎麼他就得麼怎溫如玉道

人家若用此法禁我們該如何此問亦不可少城壁道也有個解法若是沒

解法便和問年一般什麼虧也吃了說着又不由的大笑起來不換

道大哥去虎牙山我想那兩個女朋友若見了大哥未免要想起二

哥來語城壁笑道我到不勞他錯愛如玉問虎牙的話不換從頭至

尾說了一遍又道賢弟休怪我說你是個風流人兒將來于這色之

一字到要立定脚跟莫不妄用功夫為外道所搖城壁道他醒着遇

的是金鐘兒做夢遇的是蘭芽公主這兩個想來都是絕色差不多

的也上不了他的眼如玉道小弟今日夢醒之後真覺心如死灰便

是上天許飛瓊董双成我摠以枯骨相待不換道若是金鐘兒不死

來到此地你又耍勾起舊情伏下九十五回如玉道就是他重生我

也視同無物不換道這話我就信不過幻境要親事三人都笑了少刻趙塵送上

一大碗飯一碗白水煮的野菜這特滋味連金二人此時頗能服氣

也是斷絕了烟火食水常吃些草根藥苗等類桃李榛杏核桃枣子

便是無上珍品又不和如玉同吃如玉雖年窮苦酒肉却日少不

得到此地步他偏要大口嚼咽怕二人疑他向道不堅城壁留神見

他吃得勉強笑向如玉道我當年做强盜時無人不可吃的東西只怕

比你做公子時飲食還精美向人言此後來隨大哥出了家覺得冷煖跋涉

都是容易事只這飯食甚是難苦到二年以後也就習以為常賢弟

從此还得瘦一半必須過三年後方能復原這都是我經驗過的但

要念白亦入存個飽着比餓着好活着比死了好便吃得下去了

話雖俗道之言教如玉道謹遵訓示到二更後城壁便傳如玉出納氣息吞

精咽液之法次日午刻不換回玉屋洞去了正是

鬚長髭短心多險

况是嚴嵩大總管

今日搶將道士來

吁嗟總管不成臉

第七十二回

訪妖仙誤逢狐大姐

傳道術收認女門生

往事可重停雲古洞狹路逢仇數言提訓放去狐女如飛任他歸

相傳口訣無人見二妖欣羨沉首於堂殿須臾劍佩隱無跡凝

眸皎日長空碧

右詞月照梨花

前回不換別了城壁如玉回衡山玉屋洞去再說冷于冰与温如玉

尋夢後駕雲光早到虎牙山在驪珠洞外落下用手一指門鎖盡落

重門頓門一步走了入去見對面一座石橋西松柏影中一帶

石橋橋東有一條石砌的閣路花木參差映掩左右正中間兩扇石

門已大開在那里門內立着一架石屏封轉過屏封見院落濶大房

屋頗多以上映前四十五回院內有許多婦女穿紅掛綠行坐不一

眾婦女看見于冰一個大驚失色都圍了來問訊于冰道你家主

人可在麼眾婦女道這是我家翠黛二公主的府第我家公主与我

家錦屏大公主俱在後洞下棋你問着要怎麼于冰道你可速將你

兩個公主請來就說我是衡山玉屋洞的冷于冰相訪眾妖婦久知

冷于冰名姓听了這三個字無不驚魂動魄大家呼哨了一声都沒

命的跪入後洞去了正所謂先聲奪人也于冰走至正殿內見擺設的古玩字

畫桌椅床帳件精良不禁點頭嘆息道一個披毛帶尾的小妖便

享受人世不易得的服飾珍玩真是罪過你看他們聞我的名頭跪

了少不得還要轉來我不在此坐候再說兩個妖狐正在後洞下

棋頑耍猛聽得侍女們報說冷于冰如何長短直入我們洞內二妖  
聞知大是驚慌少刻侍女們又報道那冷于冰坐在我們前殿了兩  
妖私相計議道我們先時曾拿住他道友連城壁去前四回他今日尋  
上門來定是立意晦氣此疑亦是到只怕要大動干戈我們也無可迴避  
只索與他見個高低商量了一會各帶了防身寶物準備着與于冰  
賭闖于冰在前殿早知其意心內不禁失笑須臾听的殿外語身喧  
譁從殿階下走上兩個婦人來打扮的甚是艷麗面貌無異天仙腰  
間各帶雙股寶劍後面跟隨着百十個婦女于冰念在天狐分上不  
好以畜類相待穩重在送書情意欠身舉手道二位公主請了于冰也如此  
所謂入鄉隨鄉也那兩個妖婦將于冰上下一看頭戴九蓮束髮銅冠身穿  
天青火浣布道袍腰繫芙蓉根絲絛足踏墨青桃絲靴背負寶劍一  
口面若寒玉凝脂目同朗星煥彩唇紅齒白鬚髮如漆俊俏儒雅之  
中却眉梢間帶點殺氣看之令人生畏將就二妖眼中二妖看罷心裡  
說道這冷于冰果然名不虛傳隨即也回了個萬福于冰道貧道奉  
係世好到貴府即係嘉賓坐位少不的要僭了說罷在正中坐下托  
的二妖見于冰舉動雖有些自大却語言溫和面色上無怒氣心上  
畧放宽些足徵怕極隨口應道先生請便兩妖在下面椅上分左右坐了  
問道先生可法號于冰磨于冰道正是二女妖道久仰先生大名轟  
雷貫耳今承下顧茅屋生輝方纔先生言世好二字宜急問者敢求明示  
于冰道係從今尊雪山推來二妖喜道喜其知雪山二字相害先生  
是几時會過家父于冰不好題連城壁事改說道貧道去年在江西  
九華山與今尊相遇極承闔爰送我天罡摠樞一部這世好二字係

從此出二女妖起初聞于冰名姓動拚命相殺之心繼見于冰言語  
溫和動猜疑防備之心今听到受他父親天罡摠樞一部又動同道  
一氣之心凡三寫二妖心事不由的滿面生春笑問道家父經歲忙冗不知

怎有餘閒得与先生相晤于冰道令尊名登天府充上界修文院摠  
領之職九華山一晤適偶然耳二女妖見于冰說得名號職分俱對

深信無殺害之心正是狐疑兩個一齊起身從新萬福于冰亦作揖

相还二女妖等得于冰坐下方纔就坐說道心慕尊名時存畏懼亦

誠心不意先生与家父有通融書籍之好平輩不敢妄攀然家父年

齒必多于先生几歲今後以世叔相稱可也于冰大笑道世叔称呼

新不敢當大笑相辭是不屑也只以道兄相呼足矣二女妖又低囑衆

侍女速備極好的酒菓一語方出諸物頃刻即至妖精亦有衆婦措

抹着臺于冰道到不勞費心會道出絕烟火有年矣二女妖笑道世

叔乃清高之士安敢以塵世俗物相敬敝洞頗有野杏山桃少表点

孝順之心于冰推辞間已擺滿一桌約有二十餘種奇葩異菓竟是

中國海外珍品襟陳二女妖讓于冰正坐親自將椅兒移至桌子兩

傍相陪侍女們斟上酒來二女妖起身相奉于冰道既承雅誼我多

領儿個菓子罷酒不敢領二女妖亦不敢再強揀精美之物布送過

極其奉承矣于冰也不作客隨意食用二女妖道家父贈天罡摠樞未

知書內所載何物于冰道此書洩天地終始造化詳日月出没元机

大羅金仙讀此書者百無一二書雖出自令尊所授令尊却一字未

讀二女妖道这是何說于冰就從他父親盜老君書起直說到誅九  
江追廣信戳目針釘死白龍夫人並雷火焚燒老鯤魚將此書熟讀

後到赤霞山交火龍真人轉送八景宮等語老前六十並衆女妖听

了俱嚇的目瞪口呆神痴惟翠黛女妖心下有此疑信相半者于冰是以

大言唬嚇他們隨伸纖纖細手將盤中松子仁搗了一大把遞在錦

屏女妖手內自己又搗了一把緊握住向于冰道世叔既具如許

神通定知我兩人手內松子仁數目懇求慧力試猜一猜此試亦甚

便可立于冰笑道此眼下些伎倆也算得甚麼但你兩個手中並沒

一個松子仁詩教我從何處猜二妖皆大笑道世叔真以小兒待我

們松子仁現都在我們手內怎說一個沒有于冰道你兩個可將手

展開一者便知有無二女妖一齊將手開着果然一個沒有奇絕想

等那移衆女妖皆大為驚異翠黛向錦屏道你我明握在手內怎

麼一開手就會沒了端的歸于何處于冰笑道却都在我手中隨將

兩手一開每一隻手內各有松子仁一把將他兩人所握松子仁全無

更衆妖婦皆大笑二女妖道即此一斑可知全豹安得不教人誠信

悅服即此小術已足服二妖矣又問道世叔今日惠顧還是閒遊叙好還是別有

話說于冰道我是奉令尊諄托而來非閒遊也二妖道不知家父所

托何事于冰正欲說明來意只見一個侍女報道安仁縣舍利寺的

梅大姑娘來了劈空將十一回妖狐賽飛瓊之文情蕩宕之至錦屏女妖道你可說家

有尊客且請到我那边坐于冰道这小妮子懷恨我非一日矣已預

他今日來得正好我到要見他二女妖道二十年來舍利寺雷霹

賽飛瓊可是世叔麼于冰道正是我二女妖道既如此女斷與世

叔相會不得于冰笑道你們还怕我見不遇他麼二女妖道他的道

行與螢火相似豈有個天心皓月反見不遇他只恐世叔心存舊隙

不肯輕饒于他我們做主人的不安惡傷其類意也于冰大笑道斬無此理

只管教他入來二女妖不好過却吩咐侍女們道你們不必說冷老

爺在此可照常請入來少刻見那小妖精戴着滿頭花朵從屏風外

娘，娜，的進來但見

身高四尺腰粗五圍窄，金蓮橫量足有三寸纖，玉手秤來幾

及一介鷓鴣嘴猴唇兔形尚未全變狗鼻猫耳鼠態必竟猶存形容

亦想當綠蝶裙紅鴛襪偏是他穿衣討厭白珠釵黃金墜項教人

見面生嫌向貌魚而魚沉真個有沉魚之貌容對燕而燕落果然

有落燕之容如此反用觸目一新

只見那小狐精兒斜眉溜眼帶着許多鬼氣妖風前行，後退，走

將入來世間妖浪婦人多如此還有貌極醜陋二女妖也接將出去

謙，讓，到了殿中看見了于冰粒做出許多嬌羞模樣用一把描

金扇兒將面孔半遮半露用極嫩声音問道這位先生是誰讀聊齋志異內

有一醜狐每貼人五十金方能邊二女妖便誇張道這是我們嫡親

人一幸想即此狐類也可正派世叔真是妖精語今日纔來者望我們那小狐精又吐嬌声問

道不知是那座名山古洞的真人請說名姓奴家也好見禮二妖道

我這世叔我們到不便向你說，起來你也知道他姓冷號是于冰

殺嚇那小狐精兒听了大驚失色也顧不得用扇兒遮他的面孔忙問

道他叫什麼旁边一個嘴快的侍女道他叫冷于冰那小狐精兒听了

心驚膽落扭回頭便跑不意被台阶滑倒跌在殿外將花冠墜地雲

髻蓬鬆此時前行後退于冰不禁大笑衆侍女將他扶起他又沒命

的跑去还未跑了數步于冰用手一招道回來那小狐精兒又跑了

回來此即不換言呆 站在殿內二妖道你不必害怕有我兩人在此

向侍女們道與梅大姑娘拿椅兒來吃杯酒壓驚罷于水道我面

前沒他坐處且他走不動如何會坐錦屏女妖道我試他拉了一

會分毫不動五六個侍女一齊推他兩腿比鉄还硬休想移動一

分侍女們個吐舌翠黛女妖道走不動罷了怎麼連話也不說一

句于是笑問于冰于冰用手將小狐精一指向翠黛道你問他就

會說了翠黛笑問道大姑娘你是怎麼小狐精兒淚流滿面道我被

他法術制住了我和他是不共戴天之仇他還知道這今日斬無生

理还求二位公主救我于水道你為母報仇懷之二十餘年這正是

你的孝心今准你見我也是取你異類有点人心但是你將主見立

錯當日你母親已修道千餘年再加精進便可至天狐地位他却不知

肯安分屢次吸人精髓滋補自己元陽死在他手內人也不知有多

少又半夜三更到舍利寺戲弄我當年搥不擊死他如此行為

必不為天地所容人貴自反勿徒怨人你今服神煉氣也有二百餘

年從此勵志苦修積久歲月可望有成若必逆理反常學你母親的

事業吾立見其速死耳良言盡此你須慎之毋再遭吾手去罷那小

狐精兒得了這個去字兩腿便能動移那里还願得與二妖作別便

如飛的跪去了自舍利寺雷火珠打死賽飛後便自寂然况小狐

此回揮入與前十一回相玄一則為針線之小收結二則為下傳道

語多出丹經恐人厭繁兄故先借小狐精之醜而嫌嫌為讀醒脾

計作說部人安知于冰这几句話雖是勸戒小狐精却也是借他勸

戒二女妖的意思二女妖見小狐精跪去笑向于水道如這娃子幾

乎被世叔嚇死于水道他的結果我已預知將來與他母親是一樣

結果翠黛道約在何時于水道二百一十年後必為雷火所誅以此

結小 二妖道遠繞这小娃子來打新話頭世叔說是為家父尊托而

來願聞其詳于水道二位若不怪我愚直我就據實相告了二妖道

但有吩咐無不敬遵于水道我去年与令尊相會時令尊道我一生

止有二女鍾愛最甚我如今受職上界無暇教誨他們奈他們行為

不合道理處甚多誠恐獲罪于天徒傷性命再三着我到貴洞一行

傳二位修煉真訣異時陞令尊職位二妖喜道我等苦無高明指授

倘世叔不吝奇法妙術傳与我等我等有生之年盡習戴德之日于

水道我今日此來所欲傳者乃性命之學非法術之學也二語蓋法

術之學得之止不過應急一時性命之學得之便可与天地同壽二

妖道敢問何為性命之學于水道本字天者謂之命率字已者謂之

性然性命二字儒釋道三教各有不同儒家以盡性立命為宗釋家

以養性聽命為宗道家以煉性壽命為宗于性命二字分為三教無

識有學問人其要領在于以神為性以氣為命人無神氣死矣故道

神不內守則性為心意所搖氣不內固則命為声色所奪一身內

乱性一身外声色最能要命所關最大此吾道所以要性命兼修也道家成仙之源二

妖道敢問守身固氣之道修為若何所問亦在于水道神与氣乃一

身上上品妙藥其妙重在不怠精則世之忘精者多以參苓等藥補之

如何永固此精不使故修道者煉精成氣煉氣化神煉神合道三語

走失為上品妙藥耶即無分註惟精成氣化神合道實難言矣此即七返九还之妙藥也

二妖道敢問七返九还之藥何如于水道已去而復回謂之返已得

而又轉謂之还分解明其回轉之法端在採藥採藥之法詳下然採藥有時

節制藥有法度入藥有造化煉氣有火候此四句兼體用而言修道者于未採

藥之前先尋採藥之源西南有鄉土名曰黃庭恍惚有物杳冥有精

先僂曰分明一味水中金可于華車仔細尋華車舌下地也蕩華池則津液生此上句藥源

此即藥尋之本源也垂簾塞兌窒慾調息離形去智几于坐忘言必使目

不見耳不聞雖與佛氏致虛守寂相仿先僂曰勸君終日默如愚煉

而成一顆如意珠道家有丹猶之佛此採藥之時節也天地之光渾然

一氣人生之初與天地同天以道化生萬物人以心肆應百端先僂

曰大道不離方寸地功夫細密要行持此制藥之法度也心中無心

念中無念注意規中一氣還祖規中即丹田也丹田之中有氣海脐

之初先生鼻故鼻為祖運氣者先取氣于鼻其如何運氣為先僂曰

大小周天已詳言在第十回火龍真人傳于水道時故弗贅先僂曰

息之綿綿無間新行坐轉分明此入藥之造化也清淨藥材密

意為先十二時中火箭氣煉深山窮谷人跡少到之地行之人世

斷望成仙道也先僂曰金鼎常教湯用煖玉炉不使火微寒此煉

藥之火侯也二妖道敢問採藥煉藥等說條要何如于道採時謂之

藥中有有火焉煉時謂之火中有藥焉二項交相為能知藥而收火

則定裏成丹先僂曰藥物陽內陰火候陰內陽會得陰陽理火藥一

處詳此一義也是于功夫之中修道者必以神御氣以氣定息此修

妙法呼吸之根蒂也又分出陰陽呼息出入任其自然火加勉強則氣歸異路為

無能出此八字矣即提爐貫行住坐卧不離這個也修持

談亂指皆非止論功夫純粹打成一片水火常如婦人之懷孕如小龍之養

珠漸採漸深漸煉漸凝此氣久注則凝結動靜之間更宜消息念不

可起則火炎意不可散則火冷煉之一日一日之周天煉之一

刻一刻之周天也無子午卯酉之法無晦朔弦望之期聖人傳藥不傳火之旨盡于此矣修持家以導引氣息為壽命計故何條要之有

還二女二女妖道敢問龍虎如何調法方為至善于冰道調龍虎之

道有三上等以身為鉛以心為汞以午為火以子為水在片刻之間

可以凝結成胎中等以氣為鉛以神為汞以定為水以慧為火在百

日之間可以混合成象下等以精為鉛以血為汞以腎為水以心為

火在一年之間可以融結成功以上分三等列恐結胎未必如此之

成之時言先僊曰調息要調真息煉神須煉不神則虎降龍伏

矣二妖道敢問嬰兒姙女產育之道若何此結胎以後功夫于冰道精從下

流氣從上散水火相背不得凝結成胎則嬰兒姙女從何產育以上

易解多房慾多言語人為愛念不生此精必不下流忿念不生此氣

也以上話又明透之至惟一二妖道修持大成日有五氣朝元三化

聚頂敢問若何于冰道眼不視而魂在肝耳不听而精在腎舌不声

丙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動而意在脾是為五氣朝元精

化為氣化為神化為虛是為三化聚頂二妖道敢問入手功夫

以何為先前則由淺而深到大成境于冰道心者神之舍心志念慮

即超慾界心忘緣境即超色界心上着空即超無為界心六語摠以故

入手功夫摠以清心為第一一論握要修行二妖道功夫既純之後

若少有間斷亦能壞道否以上諸段問答若認真行去准而又准二

止以間斷不間斷為問于冰道壞道先于壞念此句非僅為修持人

作將來偷閑遊戲地耳念頭一壞收拾最難回光反照亦收拾念頭

對症下藥至于功夫念頭一壞收拾最難回光反照亦收拾念頭

斷尚不足為大害也念頭一壞收拾最難回光反照亦收拾念頭

之一法耳內視之法余亦嘗試之若心不用在目上斷不能視內能

收拾念頭耶然入心二妖道某等修持各一千六七百年們自號

功寔為收放心第一無一不驕奢借妄試者听于冰講道各心領神

公主洞屋服飾氣用已哉且將視伊父雪山為畜道雖小同其寔大異人

會毫無疑難若再能脫盡皮毛不假變化即成真正人中之仙豈但

做一狐中公主所以多櫻天誅成仙極難也

畜之別即此已定貴賤冰教下能成大金仙也于今承提命德同天

地我父若能此修持一天狐安能限其造就然某等還有冒昧妄請

指教者若探男子之真陽滋下元之腎水下流所為不于丹道補益

功效何如于冰大笑道這一大笑鄙盜人之精而益已之精吸人之

髓而益已之髓忠恕先失抑且粧神變鬼明去夜來甚至淫聲艷語

獻醜百端話甚刻究之補益亦属有限况舍已身之皮肉為人之皮

肉二妖滿面通紅羞愧無地之類從此雖連城壁來想亦不要矣一笑

說道從此斬斷情緣割絕慾海再不敢沒廉恥矣好、虧他肯自認

其有成彼餘妖之無說罷一齊倒身下拜求認于冰為師于冰扶起

良者又何足道哉道這斬、使不得不肖收妖狐我承你令尊一書見惠始得有今日

道果何敢忘青出于藍昔吾師火龍真人曾傳我呼吸出納口訣其

法至簡至易較你們導引煉氣其功迅速百倍亦可見冷某是一不

忘本人標出今日二妖大喜將眾侍女趕出于冰暗傳了口訣二妖喜

歡無地可容一齊說道弟子等得此門生三十年內便可脫盡皮毛

永成不没人體不復与禽獸伍矣一得口訣二妖便知三十年後脫

能及此此恩此德天地何殊一定要請于冰止坐拜為師尊于冰推

阻至再說道但願二位從此止心誠意的修煉我对你令尊方為有

光何必在拜從門下但還有一節要緊之至這所傳口訣係之得吾  
師火龍真人戒令母傳同道同道尚不許傳今傳與二位我寔擔血  
海干係此訣只可自知若從此再傳你們道類我何面再見吾師二  
妖道不但同類即我父欲學非稟明師尊可否亦不敢妄傳語亦誠切不同  
說罷又定請于冰正坐拜從于冰那里肯依且要立行辭去語是  
于冰這様門下二妖見于冰堅意不允說道師尊不肯收認我們為  
是披毛帶尾異類只求看我父面上少鄙薄一二就是大恩總是拚命的要  
做門徒這也無法擺脫于冰听了这几句誠恐將來天狐知道臉上過不去于  
是也不再說吩咐眾侍女將椅兒放正坐了二妖知是依允心上大  
喜拜了于冰四拜分立兩傍于冰道我當年收一猿不邪即被吾師  
大加罪責之前第今你二人即列吾教下須要守我法度杜門替修  
不可片刻念涉邪弄出事來于連于我不便我今後到添許多不放心  
矣妖怪行為寔難憑信二妖道謹師尊嚴訓一步不敢胡行于冰道每到三  
年後定來考驗你們得失今尊我已預知後日必來看望于你可代  
我多致意我去了說罷將袍袖一擺滿殿通是金光眾妖眼睛一  
瞬間再看已不知于冰去向必如此走也是着二女知道利害不敢胡為也一齊跪出殿外  
仰面觀望見一朵紅雲離洞起有二百餘丈高下如飛的向東南去  
了眾侍女無不咬指吐舌二女又喜又惧一喜得此神通廣大師尊  
為同類所欽羨一懼有犯戒律知他事之前知恐遭雷火之誅自此  
斷絕塵念一洗繁華每到三年後于冰果來考証指示得失至第三  
日天狐來看望二女知拜從在于冰門下又傳道術口訣大喜過望  
到三十年後二女脫盡皮毛永成人體一百六七十年後各入仙班

比他父雪山高出百倍者于冰口訣之力也正是

始行收認女門生  
他日瑤池俱有名

### 第七十三回

溫如玉遊山逢蟒婦

朱文煒催戰失食都

深山腰裏多峻路高岑石畔來蛇婦如玉被拘囚血從鼻孔流  
神針飛入戶人如故平寇用文華与蛇差不差

右調菩薩蠻

且說溫如玉在瓊崖洞得連城璧傳与出納氣息功夫城璧去後便

与二鬼修持日食野菜蕪苗桃李榛杏之類從此便日夜洩瀉起來

約六個星期方止身上下瘦同削竹却精神日覺強壯三年後又

氣息之暇便同二鬼閱遊每走百十里不過兩三個時辰即可往回

心上甚是得意此即修持之效此後膽氣一日大似一日竟獨自一個於一

二百里之外隨意遊覽領畧那山水中趣味一日獨自閑行離洞約

有七八十里見一處山勢極其高峻奇花異草頗多心裏說道回洞

時說与起塵逐電看他們到此採辦便是我無窮口福于是繞着山

徑穿林撥草摘取菓食走上北山嶺頭見周圍萬山環抱四面八方

灣曲通有缺口心裡又說道這些缺口必各有道路相通一處

定有一處的山形水勢景致不同我閒時來此將這些缺口都遊遍

也是修行人散悶遣情一樂正欲下嶺猛听的對面南山背後唧唧

咕咕叫喚了几声其音雖細却高亮到絕頂如玉笑道此声斷非寫

鳳必係一異鳥听他这声音到只怕有一兩丈大小語未畢又听得

叫了几声較前切近了許多再看對山相離也不過七八十步只是

看他不見四下一望猛見各山缺口俱有大蟒蛇走來這却可厭可

不願行此山有缸口粗細長數丈者有水桶粗細長四五丈者次後兩三

丈一二丈以及七八尺三四尺大小不等真不知有几千百許各揚

頭掀尾急馳而來了不得見一個尚且不嚇得如玉驚魂千里見有

几株大桃樹枝葉頗繁急的扒了上去藏躲此時也只在那樹枝

中四下偷看見眾蟒蛇青紅白綠千奇百怪顏色不等滿山谷內大

小石縫之中都是此物行走真是大奇豈此山係如玉心膽俱碎自

已鬼念道我若被那大蟒大蛇不拘那一條看見決無生理不但身

即以情理論喜得那些蟒蛇無分大小俱向對面南山下直奔這是

又見極大者在前中等者在後再次者更在後幻之序奇紛攔

堆積的和几萬條錦繩相似又用此一譬少刻又听的叫了几声

其音較前更為切近相離不再看眾蟒蛇無一敢搖動者皆靜伏谷

中此又更奇令人陡見對面南山頂上走過一蟒頭婦人來者他先

如玉耳中至此方出此物于身著青衣白裙且有衣有頭紅似火准

如玉目中真離奇怪為之筆至頂心中有杏黃肉角一箇約長尺許看來不過一錢粗細越越越

又見那些大小蟒蛇皆揚起腦袋乱点不已若叩首之狀想為其身

怪極極怪極自已又嘆息道我今日若得徵倖不死生還洞中真是見千

古未見之奇貨只見那蟒頭婦人將眾蟒蛇普行一省想查教目又

在四面山上山下一看凡做兩層寫他看又叫了几声叫罷將如玉

藏躲的樹用手指了几指看見了那眾大小蟒蛇俱各回頭向北山

看視他一個見已沒活處還必着

衆蟒蛇都着見如玉此時難只這儿指把個如玉指得神魂

若醉寔當不起隻手握著樹枝在上面亂抖怕又見蟒頭婦人將手

向東西分擺那些大小蟒蛇各紛、搖動讓出一條道路來那蟒頭

婦人便如飛的從對山跑來向樹前直奔的了不如玉道我活不成了

此時此句語甚是可憐語未畢那蟒頭婦人已早到樹下兩手將樹根抱住一

搖這一搖兇狠可如玉便從樹上吊下苦被蟒頭婦人用雙手接住

了抱在懷中復回舊路一边跑一边看視如玉想是愛連叫不已大

約是個喜歡不盡之意如玉此時昏、沉、也不知魂魄歸于何地

又將如少刻覺得渾身如繩子捆住一般又覺得鼻孔中有几條錐

子亂刺痛入心髓馬如玉從樹上吊下後和死去一般此猛然睁眼

一看首見身在一大堂內那蟒頭婦人記將身軀化為蛇仍提紅頭

杏黃角黑身子遍身都是雪白的碎点并班文一馬足見其毒絲一

丈餘長碗口粗細從自己兩臂纏繞到兩腿頭在下尾反在上即用

尾在鼻孔中亂刺鮮血直流他却將腦袋倒立起張開大口吃滴下

去的血此物如此作惡不獨受者如玉者罷將双睛緊閉听死正在

極危迫之際覺得眼皮外金光一閃截目針到了却又听的唧的一

聲蟒頭婦人自己得身子便起倒了几下掙命故也急睁眼着時那

蟒頭婦人已長拖着身子在石堂中分毫不動死知身上若去了萬

斤重負惟鼻孔中疼痛如前仍是血流不止乍見連城壁走來蟒到此

死後方出城壁將兩個小九子先急、向鼻孔中一塞欲先止次將

此亦一倒棒法將兩九子填入口中去腹中須臾覺得兩鼻孔疼痛立止血亦

不流那大九子從喉中滾中腹內雷鳴大小便一齊直出毒下又見

城壁將他提出石堂立即起一陣烟雲已身在半空中飄蕩片刻落

在瓊崖洞前城壁扶他入洞二鬼迎看問道怎麼是這樣個形像如

玉放声大哭他一生看意在婦人弄的訴說今日遊走情事二鬼听

了俱各吐舌又問城壁道二哥何以知我有此大難相救城壁道我

那裡曉的今日已時左近大哥在後洞坐功猛然急將我叫去說

道不好了溫賢弟被一蟒頭婦人拿去在泰山烟谷洞石堂内性命

只在此刻你可拿我戳目針了絕此怪又与了我大小三九藥吩咐

用法著我快去快去我一路催雲如掣電般急去即至我尋到石堂

前不意老弟已被他纏繞住刺鼻血嚼咀若再遲片刻老弟休矣塞

入鼻中者係止血定痛之丹塞入口中者係追逐毒氣之丹俱一一

知玉道我此劑覺得平復如舊向大哥二哥天也厚恩但我身上不

潔淨之至便直出句等我去後洞更換底衣再來叩謝說罷也不

用人扶入後洞去了城壁向二鬼道看他經也好还少胡行乱跪

此一点道術沒有的人他也要遊山水且敢去人跡不到之地豈

不可笑他今日所遇是一蛇王每一行動必有數千蛇蟒相隨凡他

所遇地界寸草不生土黑如墨今已身子变成人形頭尚未變再將

頭一變換必大行作禍人間矣揚州居停七載暇時同友入出城閑

遊見一道路迂折如羊腸由西至東南土黑如墨一州不生問及據

言從明時述傳有一蛇王過故地地形如此余問蛇王狀友人言相傳

蛇王長僅三尺黑質白章行動時全身直立惟一尾拖地開路者皆

缸桶粗細蟒蛇長數丈之物蛇王居中左右護衛者相同押後者長

大亦然其餘大小蟒蛇陸續相隨真不知凡千萬數又讀洪書余忘

其地名言有一蟒王遠城而過其諸蛇前後隨從与前蛇王相同官

吏士庶皆閉門登城看視見此蟒王長千尺色紅如火頭生一角

形似小兒四體俱全手持一小旗指揮諸蛇經兩時始過盡今如玉

所遇必此類又能變須臾如玉出來叩拜并頌囑謝于冰城壁道賢

化人形為更奇耳

弟此後宜以煉氣為主不可出洞閱遊你今日為蟒頭婦人所困皆因不會架雲故耳我此刻即傳你起落催停之法如玉大喜城壁將架雲法傳與再四叮囑而去再說林潤得于冰改抹文字三場並未費半點思索高上的中了第十三名進士殿試又在一甲第二名做了榜眼傳臚之後明帝見人才英發帝心甚喜將林潤授為翰林院編修之職求親者知潤尚無妻室京中大小諸官俱煩朱文煒作合文煒恐得罪下人又推在林岱身上本月文煒又生了兒子心上甚是快樂益信于冰之言有驗玄前文下月即生子也句這話不表一日明帝設朝辰牌時分接到巡撫王杼的本章言奸民注直徐海陳東麻葉四人浮海投入日本國為謀主教引倭寇夷目妙美掠州掠縣殘破數十處城郭官軍不能禦敵告急文書屢咨兵部三四月來總不回覆又不發兵救應明帝看了大怒問兵部堂官道你們為何不行奏聞兵部堂官奏道小醜跳梁地方官自可平定因事小恐煩聖慮因此未行奏聞明帝越發怒道現今賊勢已熾而尚言小醜二字耶兵部堂官着交部議罪孰不知皆是嚴嵩阻撓總要說天下治平像這些兵革水旱的話他最厭見厭聞嚴嵩此時怕兵部分辨急奏道浙江既有倭患巡撫王杼何不先行奏聞軍机大事安可以文疏咨部却責今倭寇深入內地劫掠浙江皆王杼疎防縱賊之所致也王杼明帝完美明帝道王杼身為巡撫此等關係事件不行奏聞其意何居隨下旨將王杼革職浙江巡撫着布政司張經補授討賊又出一個替死鬼那知王杼為此事本奏四次俱被嚴嵩說與趙文華攔起真是無可辨的冤枉嚴嵩又奏道張經才識還恐辨理不來工部侍郎趙文華文武兼全名

望素著浙江人望他無異雲霓江又休矣再胡宗憲雖平師尚詔無

功不過一時識見偶差究係大有才能之人祈聖上赦其前罪錄用

兩人指日定奏奇功明帝便下旨趙文華陞授兵部尚書督師征討

又想起朱文煒深有權謀文煒晦氣到了加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胡宗憲

授右僉都御史一同叅贊軍務于河南山東二省揀選人馬星夜赴

浙江其浙江水陸諸軍任憑文華調用旨意一下兵部即刻行文四

省朱文煒得了此旨向姜氏道胡趙起豈是可同事之人此行者來凶

多吉少前哥、寄書來言家中房地俱皆贖回不如你同嫂、速刻

回家這處房子就着林賢任住豈非兩便姜氏道你的主見甚是但

願你早、成功慰我們懸計文煒即着人將林潤請入說明意見林

潤道叔父既執意如此小至亦不敢強留自應遵諭辦理但趙文華

倚仗嚴嵩之力出去必不安静弄起大是非來干連不便叔父還要

着寔留意正言間家人報道趙大人來拜着他到文煒道我理合先

去見他為是不意他到先來忙同林潤出來文煒冠戴着大開中門

等候少刻喝道声近一頂大轎入來趙文華頭戴烏紗身穿大紅仙

鶴補袍腰繫玉帶跟隨着黑、壓、許多人文煒接將出去文華一

見大笑道從此笑起朱老先生你我着寔疎濶的狠今日奉有聖旨一同

公幹我看你又何如疎濶我話是嫌文煒平時不親近他故也文煒道大人職司部

務乃天子之喉舌晚生各位懸殊不敢時相親近亦好的文華拉着文

煒的手兒又大笑道大笑這話該罰你纔是御史乃國家清要之職

與我有何名位懸殊處是你嫌我輩老而且拙不肯輕易錯愛耳說

罷又大笑起來又大笑三兩個人同入大廳行禮坐下文華道老先生今

日榮膺恩寵領袖諫垣又命主持軍務聖眷可謂極隆第一則來拜  
賀二則請侯起身吉期都是鬼詐中文煒道晚生正欲息趨塔下用

伸賀悃不意反邀大人先施殊深惶恐之至于起身吉日容晚生

到大人處听候鈞諭好文華道倭寇跳梁王巡撫隱匿不奏致令

攻城奪郡遺害羣黎弟又聞得一秘信溫州崇明鎮海象山奉化興

昌慈谿餘姚等地俱被蹂躪杭州省城此時想已不保老先生平師

尚詔時出無數奇謀這幾個倭寇自然心上已有定算倘蒙不棄可

將机密好話先告訴我庶可大家商同辦理說罷又嘻哈哈的

笑起來又笑文煒道用兵之道必須目觀賊人強弱情形臨期制勝

安可預為懸擬即平師尚詔時晚生亦不過談兵偶中究之心無打

算制要請大人奇策指示後輩文華微有鬚子大笑道又我來請

教你到問起我來了依我的主見聖上滅寇心急你我斷不可在

京中久延今晚即收拾行李明午便行起身我已囑兵部連夜行文

山東河南二省着兩處揀選勁卒各一萬先在王家營屯扎等候我

們出了京門不妨慢行走到了王家營再行文江南文武着他們

揀選水師少了不中用須得數萬彙齊在揚子江岸旁等候我們再

緩由水路去到那時另有風色前曰慢此曰緩另有風色讀之絕倒文煒道浙省

百姓日受倒懸之苦如此耽延聖上見罪若何文華道倭寇之禍起

于該地方文武不早防閑目今休說失了數處州郡便將浙江全失

聖上也怪不到我們身上于未出師之前先若說用兵遲延我們都

推在河南山東江南三省各文武身上又波及三只說他們視同膜

外不早應付人馬兼之船隻甲冑諸項不備水旱兩處他你我同胡

大人三個書生如何殺的了數萬七命哩其伎倆如此文煒道倘倭

寇殘破浙江趁勢長驅江南豈非我們養疥成瘡之過又罵文煒文華

大笑道笑又大你好過慮呀浙江全省地方水陸現有多少人馬巡撫

鎮副等官安肯一矢不發一刀不折便容易放他到江南來等

他到江南時我們大兵已全積在揚子江邊以數十萬養精蓄銳之

勁卒破那些日夜力戰之疲賊與推骨拉朽何殊拚命自己以逸待

勞得意思此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之道也說罷又嘻哈哈的大笑起來

又大文煒道大人高見與晚生不同統俟到江南再行計議文華听

了低下頭用手拈着鬍子自己鬼念道不同不同其意自己拈鬍鬼

念使文煒知說又復抬頭將文煒一省這一省是估許文煒笑道笑亦

淡于先生遠緣說將上面老字到江南再行計議也罷向欲言又我

別過罷意大不如即便起身文煒送到轎前文華舉着手兒說道請回

請容日領教者其奉動口吻權詐盡露然此輩各有不同嚴嵩氣象

各有斤隨即喝着道子去了文煒回到書房正要告知林潤遠緣問

答的話林潤道趙大人所言小侄在屏後俱听過了他如此居心以

朝廷家事為兒戲道盡只怕將來要遺累叔父文煒蹙着眉頭道我

本一介青衿承聖恩高厚冷老伯栽培得至今日惟有盡心竭力報

効國家我既職司參贊我亦可以分領人馬率眾殺賊語亦至于勝

敗仗聖上洪福罷了林潤道依小侄主見到江南着他二人舉動若

所行合道与他共奏膚功若事務掣肘便當行奏奏英氣已露言表

奏奏嚴世亦不肯与伊等分受老師費餉失陷地池城之罪文煒道凡

奏奏權奸求濟其事文華与嚴嵩乃異姓父子聖上又惟嚴嵩之言

是听年來文武大臣被其殘害殺傷者不知多少量我一個舍都御史彈劾他到那里我此刻到趙大人胡大人處走走隨即吩咐馮了

箇晚生帖与文華一個門生帖与宗憲是為他曾做河南軍門在營

中獻策得官故也者下文二煒亦深得門生二字之力原來宗憲自罷職後便欲回鄉

嚴嵩許下他遇便保奏因此他住在京師文煒先到文華府第見車

馬紛紛拜賀的真不知有多少帖子投入門上人回覆去嚴府未回

又到宗憲門上拜喜的也甚多大要多少不相會帖子投入宗憲着了

冷笑道这小畜生又与我稱呼起門生來了當年在聖駕前几字被

他害死煒直奏宗憲事既認我做老師这几年為何不早來見我

本意不見又想了想他如今爵位与我一般况同要平倭寇少不得

要會面得書狀子心性最愛這門生二字究竟沒隨吩咐家人開中

門相請文煒既与他門生帖子便不好走他的中門從轉身傍邊入

來直到二門前方見宗憲緩步從廳內接出來此時無軍門體可教

憐人文煒請宗憲上坐叩拜活樂宗憲不肯斜着身子以半禮相还居

老師禮畢文煒要依師生坐次宗憲心上甚喜定以賓客禮相讓坐

了他却自將椅兒放在上一步仍是師生的坐法像這些人不過在

間最無用之物也文煒道自從歸德拜違只擬老師大人文旌旋里以故許

久未曾叩拜昨聖上命下始知養靜都中踈濶之罪仰祈鑒宥宗憲

道老夫自遭逐棄居然便欲星馳歸里視塵世富貴無異浮萍無奈

舍親嚴太師百法款留堅不可却他也會借人勢嚇人老夫又重違其意只

得鼠伏都中又兼時抱嗽疾應酬盡廢不但同寅即至好交情亦未

嘗顧盼老夫孟浩然詩曰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正老夫之謂也

文煒道八荒九極佇望甘霖久矣將來綸扇重地嚴太師外舍老師其誰屬今果楓宸特眷如意老臣指領殄戮倭寇門生得日親几杖欽聆教言榮幸奚似宗憲道老寅長三字亦驕門生二字無乃過謙

文煒道歸德之役端賴老師培植是牛溲馬渤當年既備籠中而土

簋陶甌寧敢忘今日陶銘耶宗憲道昔時殿最奏功皆邦輔曹大人

之力老夫何与焉師生稱呼老夫斷不敢當又故謙文煒道天下委

土固多而高山正自不少曹大人吹噓于後寔老師齒芬于前之力

也者他委曲作安見曹大人可為老師而大人不可為老師乎宗憲

听了心上快活起來不禁搖着頭閉着目仰面大笑道苟以是心至

斯受之而已矣老師出文煒作揖起謝宗憲还了半個揖此時老師

了依就坐下宗憲道賢契固執若此看賢契二字稱呼老夫亦無可

如何文煒道遠承趙大人枉顧言在明午起身未知老師酌在何時

宗憲道今日之事君事也他既擬在明日即明午起身可再文煒道

聞倭寇聲勢甚大願聞老師禦敵之策宗憲道自反而縮雖千萬人

吾往矣此輩着他到兩軍陣前背讀四書也可又何必計其聲勢為

哉文煒心里道許多年不見他不意比先越發迂腐了隨即打一恭

告別宗憲止送在階臺上就不送了又養老師文煒回家也有許多

賀客只得畧為酬應連夜收拾行李派了隨從的人役次早又到趙

文華家却好胡宗憲亦在文華留吃了早飯一同到嚴府中請示下

嚴嵩說了几句審時度勢用兵的長套話免一同出來議定本日下午

時出京文煒回家囑托林潤擇日打發家眷回河南隨与宗憲先行

趙文華第二次走約在山東泰安州會齊早有兵部火牌傳知各路

伺侯夫馬到了泰安圍城文武都來請侯支應兩人一切等了八九  
天還不見文華到來他另有忙處不想文華回拜了賀客各官嚴世蕃又  
通知九卿与他送行酒筵直擺至蘆溝橋凡所遇文武地方官俱出  
城迎接二十里次日起身還要送出交界外公館定須懸燈結綵陳  
設古玩他住的房用白綾作頂棚緞子表牆壁跟隨的人也是間  
房內鋪設齊整就是馬棚亦須粉飾乾淨內外院都用錦紋五色毡  
毯鋪地每住一宿連跟隨人大約得十一二處公館方足用上下酒  
席諸品珍物無不精潔每食酒二十餘桌還要嫌長道短打碗捧盤  
也有翻了桌子得時候少不如意家丁們便罷地方官辱罵參革發  
遣的話個個口中煉的透熟比几十隻老虎還兇至于驛站更難去  
應不是嫌馬匹老瘦就是嫌數目不足毆打衙役鎖拿長隨再不然  
回了文華就不走了地方官兩三天家支應耗費不可數計雖說出  
在地方官究之無一不出在百姓有那靈動知竅的官兒孝敬趙文  
華若干与跟隨的人若干按地方大小餽送爭多較少講論的和做  
買賣一般銀錢使用到了你便与他主僕豆腐白菜吃他还說清淡  
的有味文華還要傳人去賜坐留茶許保舉話各地方官知他這風  
聲誰不樂得省事就是極平常的州縣也須那移送他又不走正  
路只揀有州縣處繞着路兒走二三十里也住五六十里也任由京  
至山東泰安不過十數天路他到走了三十四五天人都知道他是  
嚴嵩的乾兒子誰敢道個不字及至到了泰安朱文煒問他來遲之  
故他便直言是王公大臣与他送行情面上却不遇因此來遲文煒  
將河南山東領兵各將官投遞的職名稟帖並兩處巡撫起兵的文

移軍門的知會着他看視此亦不他見兩省軍兵已等候了數天日  
坐耗無限糧草只得擇吉日起身到了王家營又裝做起病來也  
不過黃河也不行文通知江浙兩省連胡朱二人面也不見了浙江  
告急文書雪片般飛來他又以河東西省人馬未齊咨覆文煒看的  
大不成事常到文華處听候催他進兵文華被催不過方行文江南  
文武要于各路調集水師八萬大小戰船三千隻在鎮江府停泊听  
候征進江南大小文武那一個敢違他意旨只得連夜修造戰船並  
調集各路人馬喜幸文書上没有限定日月尚得從容辦理又過了  
月餘通省水師俱到鎮江聚齊文武大員俱在府城等候各差官到  
王家營迎請欽差驗兵文華方發了火牌示諭起程日期又飭知淮  
安府備極大船一千隻由淮河進發到了揚州彼時揚州鹽院是鄔  
懋卿与文華同是嚴嵩門下懋卿將三個欽差請入城中日、調集  
黎園子弟看戲也是最文煒恐軍民議論親自催促文華動身文華  
因各商与他湊送金銀未齊又有此事着文煒同宗憲領河南人馬先  
行約在三日後即到鎮江文煒無奈只得率眾先行督撫等官俱問  
文華不來原故文煒只得說他患病在揚州究之各官早知他在鹽  
政衙門玩鬧又知鄔懋卿派令各商推湊金銀相送不過背間歎息  
而已又等了數天文華方纔到來益商銀者見兵說兵不好者見船  
說船不好正是小人難把失誤軍机參革斬首得話在嘴里直流着  
江南文武各官另与他揀選兵將更改戰船那些大小文武官員也  
都知道他的意思就知道或按營頭或按地方暗將金銀餽送方纔將  
兵將船隻開罷他又耍水陸分兵着江南文武与他調戰馬五千匹

限半個月會齊那些督撫提鎮又知他心上毛病提辦理他不是嫌  
老就是嫌瘦于是各派屬員每馬一匹捐銀若干各按州縣所管庄  
村堡鎮看百姓按戶或按地交送本地地方官星夜解送軍營又暗中  
與文華餽款此時浙江雖遭倭寇塗炭還有一處沒有一處沒有自文  
華到江南通省百姓沒一家不受其害究之他所得不過十分之四  
那六分被承辦官以及書吏衙役地方鄉保人等分肥像此等錢併  
朝廷家賑濟  
的錢是半文也吃不得的自己得上三四分人家到得去六七分惡  
都歸到自已身上千劫萬劫還償還不盡亦且波及子孫孫男為  
盜女為娼  
道報玄此輩亘古皆然可不慎哉天他要了這幾個錢不打緊被衙  
門書吏衙役人等逼得窮百姓賣女子棄家產刎頸跳河服毒自縊  
而死者不知几千百人那一個不欲生食其肉咒罵又何足道耶朱  
文煒見風聲甚是不安打算着據實奏嚴嵩在內這奏本斷到  
不了聖上眼中只有勸止住他為安于是親見文華說道浙江屢次  
報驚近又失紹興等地與杭州止一江之隔倘省城不保非僅張經  
一人之罪也且外邊謠言都說我們刻索官民鯨吞船馬銀兩老師  
糜費流害江南此皆文華听了  
勢不兩立之語况自出京以來兩月有餘尚未抵浙  
江边境擁兵數萬行旅不通倘朝廷查知大人自有回天之力晚生  
輩職司軍務定經當不起祈大人速行起兵上慰宸衷下救災黎真  
萬代公侯之事也數語大言炎炎可傳  
今古然文煒休矣趙文華听了佯為吃驚道我  
們品端行潔不意外邊竟作此等議論深令人可怒可恨此係當面  
說文煒也  
說罷兩隻眼看着文煒大笑道這一笑怒  
恨極矣先生請放開懷抱你我誰  
非憂國憂民之人兩日後弟定有謀畫請教此亦明告之語不出  
兩日定行奏劾矣文  
煒辞了出來到胡宗憲處將這說的話詳細說了一遍宗

憲大驚道賢契差矣這話得罪他之至腐儒也有想着處奇這還得我替你挽

回好的是趙大人他有金山般靠依我輩當此時只合飲醇酒談詩賦

舊病又任他所為怎麼將外邊議論話都說了說罷閉住眼只是搖

頭這也是他省出不文煒道門生看趙大人見罪雖死猶生若將來

着聖上見罪雖生猶不如死也此亦自知不于是辭出回寓且說趙

文煒听了文煒這儿句話心中大怒又想着胡宗憲當日也是文煒

在聖駕前奏壞的若不早此下手被他奏在前雖說是有嚴太

師庇護未免又費唇舌思索了半晌便將伺候的人退去提筆寫道

兵部尚書趙文煒右僉都御史胡宗憲一本為奏奏事前浙江巡

撫王忬縱寇養奸廢弛軍政致倭賊攻陷浙省府縣等地始行奏

報蒙聖恩高厚免死革職命臣提督軍馬協同僉都御史臣朱文

煒胡宗憲殄滅醜類臣奉命之日夙夜冰兢惟恐有負重寄于五

月日星馳王家營地界守候一月餘河東西省人馬陸續方至臣

知倭賊勢重非一旅之師所能盡殲旅行江南文武調集水軍

分兩路進勦臣在鎮江暫行等候又念浙民日受屠荼若俟前軍

齊集恐倭賊為患益深因思朱文煒平師尚詔時頗著謀猷令其

先統河東西省人馬與浙撫張經會同禦寇臣所調江南水軍一

到即行策應奈文煒恃平師尚詔微功不屑听臣指使臣胡宗憲

亦屢促不行羈延二十餘日使撫臣張經全師敗沒又將紹興一

帶地方為賊搶劫殺害官民無算目今賊去杭州止一江之隔倘

杭州一失而蘇常二州勢必震動是張經喪師辱國之由皆文煒

不遵約束所致也軍机重務安可用此桀驁不馴之員理合題奏

請旨速行正法為文武各員怠忽者戒仰祈聖上乾斷施行謹奏

趙文華寫畢差人將胡宗憲請來向袖內取出叅文煒的彈章遞與

宗憲者宗憲者罷驚問道大人為何有此舉動且列賤名文華冷笑

道朱文煒這厮少年不達時務一味家多管閑事方今倭寇正熾弟

意漸撫張經必不敢坐視自日夜遣兵爭鬪為保守各府縣計就如

兩虎相搏勢必小死大傷待其傷而擊之則權自我操矣其意總無

如文煒這蠢才不識元机刻以急救浙江咕噪人耳誠恐他胡乱

噴奏起來我輩反落他後這却是大人當日被她几句話將一個軍

門輕丟去又以此動即明驗也今請大人來一商你我同在嚴太

師門下自無不氣味相投弟將尊諱已開列在本內未知大人肯俯

從否宗憲首承大人不棄深感厚愛只是這朱文煒是小弟門生請

將本內正法二字改為嚴處何如文華大笑道因他這笑話是

小不如他的他便不時大笑賣弄權詐惹的他惱了他便冷笑要謀

害人若見了嚴嵩父子他惟有虛笑諂笑含笑而已那里敢在他父

子面前大笑一次說來令人可憐只胡大人真是長者仕途中是一

點忠厚用不得的亦未嘗非只想他當年奏對師尚語那時節師

生情面何在宗憲道寧教天下人負我罷了可惜這樣個人文華又

大笑道大笑至此大人書氣過深也是妙弟到不好違拗壞你重師

生而輕仇怨之意刻薄就将正法二字改為革職罷只是太便宜

他了宗憲即忙起身叩謝此等處真文華道机不可洩大人務要謹

密宗憲道謹遵台命又問起本日期文華道定于明早拜發宗憲告

別正是

大難臨頭非偶然

此逢蟬婦彼逢奸

賊臣妖婦皆同類

毒害殺人搃一般

第七十四回

寄私書一紙通倭寇

冒軍功數語殺張經

賊兵不退愁偏重打疊金銀聊相送倭寇依計釣奸雄算烟塵不  
動冒功邀賞又將同人熬弄封疆大吏喪刀頭恨入陽台夢

右調陽台夢

且說趙文華奏本係軍前遣發不遇四五日即到了都中嚴嵩同衆

閣臣者後即行票擬送入內庭明天子者罷心中大是疑惑疑文煒非誤國

也隨傳閣臣到偏殿內說道趙文華奏朱文煒不肯率河東人馬

接應張經本內大有空漏朱文煒非武職可比不過在軍中參贊軍

務今紹興失守豈可專罪他一人不但張經即文華亦不能辭罪帝

之至况趙文華身為提帥既要應接張經彼時在王家營子就該令

一武職大員統率現在人馬先赴浙江救應何必等候河東人馬處

到齊又調集江南水師羈延兩月之久方行遣發这事趙文華不

得辭其責更是且從五月起身至今還在鎮江停留寧不耗費國帑

真是罪有攸歸这本大有情弊諸卿票擬失誤軍机立斬等說这是何意見

衆閣臣無一敢言者嚴嵩奏道河南山東江南三省水陸人馬原非

一半月所能聚齊趙文華在鎮江停留必是船隻器械不備之故着

朱文煒領河南人馬先去接應張經是為文煒素有謀畧藉其指示

軍將並非着他親冒矢石殺賊今文煒驕抗致失紹興趙文華身為

提帥法令不行將來何以馭衆收功依臣愚見將文煒免其斬首立

行罷斥廢軍中文武各知儆懼明帝道朱文煒非無謀畫者着他在

軍中戴罪立功何如趙文華不去雖百文嚴嵩道聖上既以平寇大

權付文華而必容一梗令之人在左右恐非文華竭忠報効之意也

天子准奏隨下旨將朱文煒革職寔文煒大幸也不几日旨意到了朱文煒

聞知大喜道但願如此真是聖上洪恩從此身家性命可保全矣亦話

不此皆趙文華作成之力也寔是隨即脫去官服到文華公館告別

文華推抱病不見又到胡宗憲寓所辭行宗憲相會臉上甚是沒趣

叙說參本內話將立斬二字着文華改為議處聖上方肯從輕發落

文煒起身叩謝宗憲道聖上明同日月賢契不過暫屈驢足不久定

當起復大用文煒道門生本一个寒士四五年內即隸身食都自知

寵榮過甚今如此了局寔屬萬幸此刻拜別老師大人就行起程了

宗憲心上甚是作難一定要留文煒在自己公館住几天文煒固辭

方肯依允素日止送在廳屋廊下這番到送在大門內意也拉着

文煒的手兒低說道你到去了我將來不知怎麼散場他何嘗文煒

見他一片真意又念他是個腐儒也低低的說道老師宜急思退步

趙大人行為非可共事之人此亦肺宗撫徵倖一時將來必為所累

憲感着眉頭道我也着得不好只是行軍之際退一步便要算規避

奈何奈何文煒道老師年已高大過日推病何患無辭宗憲連下的

點頭道你說的極是文煒話別後急回寓所那些各營中將官以及

江南大小文武听得說文煒革職沒一個不嗟嘆抱屈壞官人能得

俱來着望文煒槩辭不見本日即回河南去了走得文煒既去文華

益無忌憚只等各營將馬價銀折齊隨把一路所得的金銀古玩分

為兩大分一分自己收存又將那一大分三為兩小分一分送嚴嵩

父子一分送京中權要併嚴府同門下人又過了几天浙江驚報到  
來倭寇已至杭州文華此時方有此著急令宗憲領人馬從旱路起  
身自己領水軍在水路起行都約在蘇州聚會散瘟大使又文華一  
路見老少男女逃生趁食者何止數萬人問屬下官方知是浙江百  
姓心內也有點驚慌道不意浙江亦至于此便動了個歸罪張經為  
自己塞責的念頭想出來都是人心天理全喪的意見兵至無錫探  
子來報杭州省城為賊所破殺害官民無數倉庫搶劫一空此皆文  
玩寇之巡撫張經領敗兵俱屯在平望駐扎等候大兵蘇州巡撫亦  
遣官告急恐倭寇入境趙文華所以這個信息心上和有七八十個  
吊桶一般上下不定欲要停兵不進斷不可欲要進兵又怕敵不  
過委寇一路抵疑到了蘇州各文武都出城遠接文華問了番倭寇  
的動靜將人馬船隻俱安插在城外和宗憲一同入了城回拜各官  
他兩人都不肯在城外安歇惟恐倭寇冒失的跪來劫他們的  
營寨到了不得對人物晚間在公館內與宗憲商量了半夜將人馬  
船隻撥一半去烏鎮守候倭寇留一半分水旱兩路保護蘇州他又  
不和巡撫司道武職大員計議恐怕失了自己的身分日在城內  
與幾個心腹家人相商此等無能之輩每到要緊時候無一不請教  
高見商議了几天通無見識何不得已又將宗憲請來計議到是宗  
憲想出個法子來他打听得賊中謀主俱是中國人內中一個謀主  
和宗憲是同鄉叫做汪直宗憲意思要寫字與他許他歸降將來保  
他做大官若肯同心殺賊算他是平寇第一元勳再不然勸倭寇回  
國也算他的大功欲差人去試一試只是無人可差文華大喜道此

話大人在揚州時就該早說天下事只怕沒門路倭寇之所欲者不  
過子女金帛而已地方非他所欲我們只用多費几兩銀子就買的  
他回去了好大元戎妙策難道他樂的和我們捨命相殺麼只要他約會戰  
期着他們佯輸詐敗成就了我們的大功越境入就是了說的容到  
是這銀子數目和交戰的地方必預先定歸我們也好准備宗憲道  
假若不肯依允該怎麼文華道再想別法宗憲道他們劫州掠縣也  
不知得過多少金帛少了他斷看不起多了那里去弄文華大笑  
道偌大個蘇州城怕弄不出几百萬兩銀子來麼蘇州百姓又大人  
快回去寫字別的事都交在我身上辦理宗憲回去了文華與眾家  
人公議去投書字的人眾家人都不肯去文華宣起兩萬銀子重賞  
眾家人你推我擠擠字絕倒有許多一個叫丁全一  
個叫吳自興文華授以主見午後宗憲親送字來內中與汪直叙鄉  
親大義並安慰陳東麻葉徐海三人若肯裏應外合共謀殺賊便將  
殺賊之策詳寫明白功成之日定保奏四人為平寇第一元勳爵以  
大官若不願回中國只用勸日本主師約會戰地須佯輸詐敗退回  
海峽要銀若干與差去人定歸數目我这边架船解送亦須要定地  
方交割彼此不得失信如必執意不允刻下現有二十萬控弦之士  
皆係與浙江男女報仇雪恨之人等語文華看了道也不過是這樣  
個罵法隨即將丁全吳自興又詳細囑咐了許多話與了令箭一枝  
架船起身到了平望被巡撫軍士盤詰他兩人以探听倭寇軍情回  
覆軍士們見有兵部尚書令箭印信只得放他過去到了塘西便被  
倭寇巡風人拿住他兩個說是尋汪直說話巡風倭寇將他二人送

至汪直處汪直亦久有歸中國之心看了胡宗憲書字吩咐打發二人酒飯又問了條細到晚間將陳東麻葉徐海請來把書字教三人看三人見封筒上俱有印信知非假書三人看後問汪直道你的意思要怎麼汪直久知三人無歸故鄉之情說道依我的主見我們既歸日本便是日本人裏應外合的事不做他多要几兩銀子暫且退歸過一二年後再來何如月前張經還殺我們五千多人刻下趙文華胡宗憲統領三者人馬二十餘萬只怕取勝不易四個人彼此議論了一番高酌停妥拿了書字同到日本主帥夷目妙美公所處又將副頭領辛五郎請來着他兩個看書字他兩個一字認不得汪直說了原故夷目妙美問汪直道你們的主意要怎麼四人道我們的主意和他多要几兩銀子回國且養息兵力過一二年再來夷目妙美道果然我們的人連戰數月着實勞苦了就依你四人主意且回去歇息明年再來亦可但不知他與我們多少銀子辛五郎道這使不得我們如今現得了杭州浙江全省都在我們手中今棄了回本國使他那邊又把守起來日後再來時還要費無窮氣力今姓胡的寫書字依我的主見可許了他還和他要銀子銀子拿來我們于水路旱路都埋伏了殺他個不防備就勢搶烏鎮平望直取蘇州若攻破蘇州銀子金珠不知得多少再下去攻鎮江常州再攻南京這是天賜我們的富貴量他那銀子能與我們多少汪直道頭目所見止知其利未知其害我們由本國起手先攻了崇明從此直入內地州縣地方沒我們的對手今又得了浙江省城其所以取勝之道皆因督撫提鎮平素不整理營伍并防守要緊海口刻下胡宗憲趙文華

兩人統領着三省人馬有二三十萬駐紮在蘇州就算上他領兵的  
怕我們他手下有几百個武官難道個個都怕我們麼況浙江人恨  
我們深入骨髓我們常勝罷了萬一敗了浙江通省百姓到那時都  
成了敵象個個都要殺我們我們既深入內地他着人將各處海口  
守把四面八方都是中國人到那時想回本國一個只怕不能  
注直都中利害寔情時勢所必然奈趙文華這賊子無才無胆止知徐  
所言會拚命的要錢誤國害民雖萬劫殺之剛之不足以盡其辜也徐  
海道汪大哥所言深明利害二位頭目要听他今胡宗憲寫書字來  
自然是和他家主帥趙文華商量明白的他兩人現統着水陸二三  
十萬人馬還要出上銀子買我們詐敗讓他成功可知這兩人都是  
沒用的材料被倭寇批評然他手下兵將豈盡都是無用的我們萬  
一敗了便無生路依我看來朝廷用這等人做主帥便是我們久遠  
大禍可許他在錢塘江中一戰就依他佯輸詐敗大家都回到崇明  
子女金帛也都存在崇明我們且日一行樂頑要將所得中國地方  
一處也不要他見我們去了兩人定居戰勝得大功欺誑朝廷他  
曉得防後患是個什麼自然將三省人馬立刻散回沿海的口子提  
添兵把守也必不多被國小寇打算他二人和戰朝廷若留他二人  
釋了的一般可憐之至也鎮守更妙不可言即或換個明白人來殘破之後他纔安撫百姓使  
之歸業那里願的選兵練將我們到明年秋間兵力已經養足分路  
進攻与他個措手不及浙江沒大油水了只要破江南几處大府分  
便又是大富貴大快活中國的兵將硬我們避他回崇明中國的兵  
將弱我們勝一處便搶一處此數十年不盡之利也想算亦夷目妙  
美跳起來拍手大笑道你兩個真好計算依你依你他不拘与多少

銀子我們且走避他這二十多萬兵到明年秋間再來辛五郎道我  
們都住在崇明一縣子女金帛又不運回本國萬一他們統大兵到  
崇明我們若敵他不過那時只顧得架船回奔這子女金帛又不與  
他們留下了徐海汪直皆大笑道我們如今現在他內地他還不敢  
來崇明在海中他到敢來麼這是做夢也不用打算的此刻可將姓  
胡的家人叫來大頭目問他先和他要二百萬兩銀子看他許多  
少再和他定歸別的話隨即着人將丁全吳自興叫來跪在下面皆  
華之夷目妙美問話他兩人一句也听不出陳東道我們元帥問你  
可是胡元帥差來的麼丁全道是又問道你來時趙元帥可知道麼  
丁全道知道來的陳東點頭道這是實話了又道我們元帥不依定  
要和你元帥見個高低這却怎麼處先吳自興道我們元帥差來是  
為兩國軍士惜福並非怕戰若絕意不依也只索見高下了陳東用  
日本話向夷目妙美辛五郎告知又問道你們元帥與多少銀子着  
我們詐敗歸海讓他居天大的功吳自興道那边也未定數目着小  
人來相商陳東道这事非二百萬不可丁全道事在朝廷家雖四百  
萬也容易今出在我們主人就是十萬也極費力陳東道我們破一  
縣比此數還多几倍這話是你來胡鬧來了丁全道着我們主人備  
二十萬罷此外斷不能陳東又向夷目妙美辛五郎說知兩個頭  
目一齊搖頭陳東徐海與丁全等爭論了半晌講定四十萬兩個  
頭目方各點頭依允陳東道你這銀子何日交割在于何地吳自興  
道就在本月十八日交割于塘西地方此處可差人收取只看船上  
有五彩鳳旗便是銀船交戰的日子在二十二日罷陳東道今日是

八月初十日我們將各路兵調回也得半月功夫二十二日會戰趕不及可定在本月二十五日錢塘江會戰了全問有回書沒有汪直道我本該寫回書况胡大人是我鄉親但我寫回書不難巡撫張經現在平望倘被他見了于胡大人大有不便了全道小人們替主人辦事也要個萬全誠恐這元帥失了信義臨會戰時變更起來小人們經當不起汪直道你這話也慮的深遠待我与你說上汪直用日本話向兩個頭目說了送銀并交戰日期又說了全怕有失信反悔事夷目妙美向汪直說了几句又拿起他國的一支令箭來折為兩段着人遞與了全汪直道我們元帥說了大誓若是欺謊你家元帥不詐敗歸海和這折斷的箭是一般你二人回去替我問侯胡大人我着人護送你兩個過塘西了全兵自興叩謝了拿上那折斷的令箭同着人過了塘西沿途雖有張經巡兵盤問他二人仗有文華令箭直到蘇州見了趙文華細說汪直等並夷目妙美諸人問答的話居了天字號的大功文華看那折斷的令箭兩半截合在一處不過有一尺多長上面也有些字畫却一個也認不得文華知事已做安心中甚喜將兩人大加獎譽又將宗憲請來告知原委宗憲听了喜道若果如此似無遁辭只是這四十萬銀子十元內從何處湊辦文華笑道大人不必心憂我自在地道措處大耗神又現于蘇州矣宗憲辭去文華將巡撫司道府首縣等官俱着請來沒多時諸官俱到文華道現今倭寇已破杭州蘇州在所必取弟奉命統水陸軍兵數萬寔為保守蘇州而來因此杭州任刻下諸軍正在用命之時必須大加犒賞方能鼓勵衆心又不便動支國帑弟意欲煩衆位向本城紳衿

士庶以及各行生意鋪戶人等真是算無遺策不暫借銀六十萬兩  
除与倭寇外還有平寇之日定行奏聞清还他还要这也是替聖上  
二十萬落頭妙絕

樞变一時之意不知院臺大人和眾位先生肯与聖上分憂向本城  
士民一說否只管說聖上長短先是巡撫吳鵬道大人此舉真是護

國祐民之至意和尚冬月誦經多于廟外牆上貼護國祐民蘇州素  
係富庶之鄉这六十萬銀子看来措辦还不難一个已先隨向司道

等官道諸位大老爺以為何如推到司道司道見巡撫如此說一齊  
應道此事極易辦即變為極易辦矣然与民相親之官莫過于知

府知縣必須他們用点力方好司道又推到府知府知縣等見司道  
如此說各起身稟道蘇州士庶人等若肯急公休說六十萬便是百

萬謝謝有不通分派者还求欽差大人与眾位憲台大人与卑職等  
作主卑職等也好按戶上捐府縣又怕激变士民向欽差各上憲一

俗子讀之必以為前後議論過煩亦作巡撫笑道此事有趙大人作  
者苦心定不于此輩口中討優劣也巡撫笑道此事有趙大人作

主就是聖上知道也不妨誰也不担此干係仕途詭詐可畏只要  
府縣認真辦理文華道正是正是不必拘定六十萬越多越好

人話兒最府縣回稟道这件事都交在卑職們身上大人放心因欽  
受听不遇承故身任其事者敢放文華听了大悦指着府縣向巡撫道我一入

江南境界就聞的蘇州首府首縣俱是才能出眾之員今遇國家大  
事你看他們何等肝膽何等識見將來平寇之日院台大人若行保

舉務將弟列名以列名二字吳鵬道还求大人特奏文華大笑道这  
何消說正俗語所謂虛名也知府知縣如飛的向文華叩謝次向巡撫司道叩

謝知縣等又向知府也叩謝府縣亦明知是虛託然欵差面許安敢

至于知縣謝知府又不得不有此一謝方下得去耳世人每言仕途

等于做戲其語信然若如此上憲皆看不起矣然後告別起身

文華向府縣道軍情至重还求眾位年兄在五日内交送本部院行

寓方安惟恐誤倭府縣一齋稟道定在三日内完結府縣又自己文

華連、舉手道望望眾官都辭了出來首縣又同到首府衙門

大家會商了一遍分了城內城外地方各回私署令房書按戶打算

某家共某人產業若干硬派捐銀若干兩某衿士某商民捐銀若干

兩做了几句助國犒軍保障人民地方的文字自巡撫至知縣俱有

名帖士庶得邀名帖挨門逐戶的投送所派銀兩定限在第二日午

時交齊且限時刻有不肯捐輸或以一半交送者無論紳衿士庶

鋪戶或拿家屬百般追呼必至交了銀子方纔住手雖欲

欠一兩五錢者亦不能比錢糧更緊二三十倍能出眾之員也其中

書吏借端私收或仗地方官勢餘外索詐倭寇还在杭州蘇州到早

被劫掠絕二句妙弄的城裏城外人、恨怨戶、悲啼投河跳井刎頸

自縊者不下二三十人嚴嵩在明帝前言浙江人望趙文趕辦至第

二日午時即起節了八十餘萬兩还不肯罷休司道私相計議怕將

地方激變各輪流着親去府縣衙門查点數目見已多出二十餘萬

兩立令停止止虧他們尚有良心若再不停那府縣書役人等城中不

敢催討皆散走各鄉詐索直至司道查拿重處星夜在各鄉鎮貼了

告示書役人等方纔罷手至第三日早司道率同府縣到巡撫前商

議与趙文華六十五萬下餘十五萬餘兩存作公項也是防備趙文

華再行多要之意文華除与倭寇外还淨落了二十五萬兩快活到

絕頂看文華本傳並嚴嵩父子本傳俱抄家拿問至死一賞了丁全物無存且連妻女不保皆仕途人貪得無厭之鑒也

吳自興各一萬兩又計算日期預派山東隨營叅將一員監押十隻

戰船領兵去塘西交割銀兩密囑成事之後保舉他做副將若他屬

下兵丁敢洩露一字者立即斬首又每船都有家人一名看守丁全

吳自興是交割之人船上都插了五彩鳳旗外又加大旗一面寫巡

哨二大字飾眼目一边行文浙撫張經使他知道差叅將某人巡哨

免其心疑又言明定于某日兵至平湖一同征進張經見了文書立

即点驗人馬船隻好同欵差征討趙文華銀船到塘西早有倭寇接

應收查銀數次日丁全等俱回詳言交割銀兩並無異辭定于二十

五日錢塘江一戰歸海文華深喜至二十日水陸大軍起行張經親

來迎候二十三日兵至塘西探子報說夷目妙美于昨晚將城內外

擄奪的子女金帛盡行打發遠去今日辰刻時分率眾都入錢塘江

中停泊城內一賊俱無不知是何意見文華听了心中暗喜急催軍

前進張經道倭寇空城而去必有詭謀語自是大人還要緩行再差

人打探動靜宗憲亦以為然文華道兵以氣勝一猶豫間軍氣情矣

此等見解非二公所能知也他還要張水陸軍到杭州果然城內並

無一賊問百姓們都說賊船盡停泊于錢塘江內文華傳令水軍盡

停城外命張經總理自己帶兵入城以防不虞只他的住宿了一夜

次日五鼓發令箭曉諭各船將士天一明俱着聚齊在侯湖草橋螺

螺三門隨他殺賊他又恐怕張經多事萬一追殺倭寇過急弄得失

了和氣認真戰起來還了得于是將張經胡宗憲俱着和他在一隻

大戰船上他手執令旗令中軍船上起鼓須臾各船鼓声如雷眾水

軍在船上約走有四五里水面遠見賊船俱鴈翅般排列文華將號  
旗一指各船俱殺上前去忽听得倭賊船中一声大炮各將船頭掉  
轉如飛的向海口去了眾軍將見倭寇退去各放鳥銃大炮追趕約  
趕有二里水面文華便叫鳴金少刻金声乱响各船軍將把船撥回  
听候將令張經道賊一矢不發便行退去必係誘敵大人收軍極是  
自是行兵止論文華勃然变色道你尚以倭賊為誘敵耶此皆托天子洪福  
諸將箭無虛發用的安當乃能成此大功其臉大如盆鳴金收軍正是  
窮寇勿追之意你看江水盡赤還要殺賊到什麼地位此俗語所謂  
張經忍不住大笑起來他又有欲殺之心文華見張經大笑不由的  
耳紅面赤也大笑了這一笑恨不可解決意殺之也于是大声傳令着各船奏樂齊  
唱凱歌司城此是與張經賭氣回到城中文華直至巡撫衙門讓胡  
宗憲並坐大堂宗憲再三不肯正坐文華一人正坐了並未讓張經  
一句張經此時也自知得罪下他讓宗憲在左自己在右坐了文華  
滿面笑容用許多大功大捷的話獎譽諸將諸將皆出意計之外原  
矢未折一首未戮吩咐水師仍在城外陸路軍將分一半入城直宿  
也不言及被害百姓如何賑恤殘破府縣如何整頓各海口如何防  
守以免後患約宗憲入後堂飲酒張經到得另尋地方居住文華連  
夜修本報捷並奏巡撫張經上馬道

兵部尚書臣趙文華一本為報功罰罪事臣于六月十四日抵鎮

江調集水師至八月初旬船隻器械尚未完備彼時賊首夷目妙

美正率眾攻擊杭州臣隨星夜行文知會巡撫張經勵其固守五

日臣定率眾解圍又慮張經懦弱性成恐誤國事水陸各遣兵二

萬在杭州城十五里外屯扎遙為聲援不意張經于初八日夜間  
領眾棄城出北閩門至平望地界致令倭寇盡劫倉庫屠戮官民  
傷心慘目莫可名狀驚聞傳至臣與賊誓不兩立矣于是日晚進  
兵十九日午抵塘西探知倭賊聞大兵至已盡數移于錢塘江內  
列陣以待我兵臣即率諸將先入江口飭令胡宗憲為後援張經  
亦掉船繼進遙望賊船蜂屯蟻聚戰艦何止數千餘隻是時臣率  
前軍鳴鼓直搏賊眾炮盡而繼之以烏銃烏銃盡而繼之以弓矢  
弓矢盡而兵刃相接臣船被賊圍數匝刀中臣盔立破幸宗憲兵  
至各棄命相持歷午未申酉四時賊始大敗江水盡赤是役也斬  
倭寇三萬七千有奇奪海船五百餘隻此皆仰賴聖上洪福諸軍  
將士血戰之力也臣念窮寇勿追之戒追逐至海口始還凱歌後查  
問張經伊于未戰之前已先歸城內借言以死羅未盡倭寇為辭  
似此喪師誤國之流斷難片刻姑容浙省破陷郡縣無一非張經  
委靡退縮所致伏祈宸剛獨斷將張經速正典刑為大臣不用命  
者戒至招撫老幼賑濟災黎已屬胡宗憲辦理臣又分水陸遣將  
于倭賊存留地界搜拿其諸海口臣自安行布置無虞聖慮所有  
得功將士俟各路收功後再行錄呈臣無任歡欣舞蹈之至謹奏  
捷聞到京嚴嵩甚是暢快猶以為真殺賊得功也以為薦舉得人天子覽奏大  
悅加文華太子太保領賜玉帶蟒衣蔭一子為錦衣千戶胡宗憲加  
陞兵部侍郎即署浙江巡撫諸將俟平定後交部叙功知浙省庫帑  
空虛令蘇州巡撫于藩司庫內撥銀叁萬兩賞戰勝士卒有人冒功  
賞又下旨將張經于杭州城內即行正法寬旨意一到文華率眾謝

恩將張經拿付法場張經沿街大喊道我張經于未署巡撫之日前  
巡撫王行已失陷數郡這時兵微將寡日盼趙文華救應趙文華在  
蘇揚二州大索金帛擁三省人馬不來救應我與倭寇前後大戰兩  
次殺賊五千餘人事載明史論功張經寔係第一雖杭州失陷寔係我力不能支非  
張經怕死之過也我近日纔知趙文華着蘇州地方官向本城紳衿  
士庶捐犒賞軍銀八十餘萬兩遣家人與倭寇夷目妙美暗中交通  
以查探賊情為名撥戰船十隻送銀六十萬兩買得倭寇退歸海島  
隨征兵將一矢未折以賊未傷假冒軍功今日反參奏殺我死後  
必為厲鬼報仇眾位若不信我話蘇州與浙江相隔能有多遠到蘇  
州問這八十多萬銀子紳衿士庶并舖戶商人是那一家沒有出過  
那一家不是受害之人從那裏拿後即喝此話一直到法場此又趙  
及者皆因他是本地巡撫又被趙文華參的冤枉因此由他緩  
行走在街道上任意吆喝軍兵百姓這日看者何止數萬人無不痛  
惜看明史並張經本傳所載極詳有聞其死者天下冤之一語如此  
文華偷生者勝百倍矣六十萬兩銀子買得倭寇話無不家傳戶議只兩三天  
江南省皆知蘇州人被趙文華同各衙門書辦衙役刮去了一百一  
十多萬銀子如今所知是買得倭寇又假冒軍功屈殺了張巡撫這  
匿名帖子從江南起直貼到趙文華寓所慶曲詞對聯都有做的  
極精工的還有罵的極痛快的似此趙文華亦極苦趙文華見了又羞又氣深  
悔當時不該參張經又怕風聲傳到京師心中添了無數的愁慮孰  
不知此等奇信最快只十數天早傳到都中言官聞之皆懼怕嚴嵩  
無一敢參奏其事者當文華參奏文華張經本章到了朝中明帝大怒彼

時給事中李用敏御史閻望雲各上本保奏張經將二人俱各職廷杖六十事載張經本傳並明史正是

奸臣伎倆惟營私

賣國欺君無不為

可惜張經刃下死

教人千古嘆明時

### 第七十五回

結婚姻即舅圖奸黨

損兵將主僕被賊欺

寫笙竇悲聲，奏且歌目前愁冤仇報復時侯自有姑記心頭  
賊臣敗走曳兵棄甲潛伏楊州修書嚴府營求活計愧悞無休

右調人月圓

話說趙文華虛冒軍功殺了張經声名越發不堪遇了几天沿海破船府縣各俱各稟報倭寇盡歸海洋百姓漸次復業趙文華甚是得意以為這四十萬銀子用到地方上將將諸路軍馬調回又上

了一本某營某將如何殺賊某營某兵如何用力雖是他自己張大其事到便宜了許多將士陞的陞賞的賞真是那兵部里為他到忙

了好几日嚴嵩又在明帝前極口讚揚趙文華文武全才算得國家柱石之臣明帝又頒賜了許多珍物賞文華功劳散回河南山東江南三省人馬文華入都覆旨胡宗憲恐倭寇再來于沿海郡縣安了些人馬這時明帝喜尚青詞日，着近御大臣並翰林院進獻又着人于名山採藥重方用士一任嚴嵩作惡內中惱壞了個林潤他心切報父之仇日夜痛恨只是因嚴嵩勢力甚大一個新進翰林敢做甚麼自從朱文煒起身三日後他便打發姜氏同上下男婦還鄉自己又差了林岱署中跟他來的兩個極老練家人送姜氏到虞城縣

就近去河陽送家書問自己婚姻話姜氏起身後林岱差人与林潤  
寄到盤費銀一千兩着在京尋房居住又与朱文煒書字并許多禮  
物書字中言及林潤的婚姻煩文煒与他擇配不拘官職大小只要  
清正之人林潤見文煒已去也就將此事擱起過了兩月後見趙文  
華將朱文煒叅倒把一个林潤幾字氣死便動接親仕宦做自己的  
幫手好叅嚴嵩父子為父報仇從此留心試着見上科狀元鄒應龍  
新陞福建道監察御史為人頗有些剛直同在翰林院兩三月從未  
見他奔走權門又訪的他有個妹子年已二十一歲尚未字人旋托  
同寅道達誰想鄒應龍与林潤是一個意思也要藉他妹子尋一個  
肝膽丈夫做他叅嚴嵩父子的幫手今見林潤与他妹子托人執柯  
心裏笑道一箇十八九歲的娃子做律得了箇榜眼量他有什么麼膽  
氣做驚天動地的事業因向那作合的人辭道舍妹多病不能主中  
饋請林榜眼另選名門盛族罷林潤見他不允心上甚是氣惱不想  
鄒應龍還有母親在堂家人們將林潤求親的話向王老夫人如何  
長短都一一說了王夫人听了便將應龍叫入內裡大嚷道我女兒  
与你何仇你逢人將多病二字咒他况他年已二十一歲標梅之期  
已過你必定着他老死在家中是何意見我聞林榜眼人物秀雅亦  
且年紀和你妹子差不多况他祖公現做懷慶提督提兵官他叔  
又做南陽提兵官以門第論也比我們高大些這頭親事不允你  
看我女兒將來嫁什麼人應龍道不是我不允他只因他少年人膽  
氣未定做不得個幫手再若是營求權貴須被他干連王夫人大怒  
道你這話真是天昏地暗虧你还中過個狀元我且問你這仕路途

中那個品行端正的人要幫手你開口說沒膽氣沒膽氣你要冇膽氣的人做幫手想是要在大明門前放响馬麼話頗近趣至于鑽黃權貴

你日後只要保住你就罷了你还不要替别人操心搵之林榜眼這頭

親事成了便罷若是不成我不吊死定行撞死我到要試下你的膽

氣像這胆氣不論賢罵得應龍那里还敢分辨一字連忙出來拜煩

那原作合的人從新道達誰想林潤以官小家貧不敢高攀話為辭

一個少年鼎甲先求親不允今復行應龍的家人又將此話傳与王

求他自然要拿身分亦勢所必然

夫人王夫人所知連飯也不吃了日埋頭睡覺這比嚷鬧还利害

胆應龍着慌又請原作合人一同煩林潤本房會試老師張起鳳作

合始將婚姻議定本月擇吉成親王夫人方纔歡喜收拾奩過門

之後林潤見新婦雅韻多姿性復聰慧心中甚喜九朝後即同到王

夫人前拜見与应龍叙郎舅親情彼此甚相投合過了九月林潤

將他父親董傳策如何被嚴嵩謀害自己在清風鎮得連城壁如何

救應六回前事二十郎應龍听罷拍案大叫道不意你就是董公之嫡子

真可謂忠良有後矣只可惜冷于冰這樣一個空前絕後以理兼術

的人無緣會面殊覺寡緣林潤又說起為父報仇忝効嚴嵩父子的

話應龍道我身列諫垣目覩豺狼當道与權奸存勢不兩立之心久

矣只是聖上于他父子寵眷方深必須俟時窺隙方可動作若冒昧

一試昔日繼盛楊老先生与尊翁老伯大人皆前鑒也止知殺身成

名不能除國家大害你既有心我們大家留神再候一二年者是何

如兩人既是已親自此更是已親中知己日夕互相打听紀錄嚴嵩

父子的遇患一日兩人閑話間長班報說戶部主事海老爺今早下

獄只怕性命有此難保應龍驚問道却是為何長班道海老爺本稿小的抄得在此應龍接來與林潤同看上寫道

戶部主事臣海瑞一本為敬陳忠悃仰祈睿悟事聖上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辨分天下欣然望治未幾而妄念帝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元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捐納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于父子以猜嫌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于夫婦兼復日寵嚴嵩父子任其專權納賄毒國害民致令吏貪官橫人不聊生水旱不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為何如乎古者人君有遇賴臣工臣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苑天藥同詞表賀建宮築室則正

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空虛求四出陛下誤為之羣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為陛下言者諛之甚也自古聖賢垂訓未聞有所謂

長生之說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誠一旱翻然悔悟日視朝接諸賢臣講求天下利病速

將嚴嵩父子並其黨羽趙文華等付之典刑洗數十年之積誤使諸臣亦洗心數十年阿君之恥天下何憂不治此在陛下一振作

間耳臣無任冒死待命之至謹奏千古諫章切直此為第一

按海瑞本傳明帝讀諫本訖極憤怒有勿令逃去之語一內官奏道聞海瑞于兩日前備棺十數口為全家地計絕非逃走人也帝氣阻急令繫獄緣此病甚諸王大臣侯安宮門詔入出瑞本示之帝曰古今畧辱君上有如此人者乎諸王請即正法帝不語後新君即位始釋再說應龍同林潤看罷向長班道我知道了你可再去打听海老

爺下落稟我長班出去應龍向林潤道此公膽氣可謂古今無雙只是語、干犯君上做君上者情何以堪若論人品真是好男子烈士夫說罷又拍膝長歎道可惜此公下这般身分却無濟于事而奸党亦不能除林潤道我意欲捨命保奏他大哥以為何如應龍道你自料可以救得下他麼若保奏不准將你與海公同罪又當如何林潤道亦惟與海公同死而已後世自有公論應龍道此等見識只可謂之愚忠當日尊公老伯也只如此究竟算不得與國家除奸斬惡計出萬全的勾當、今元惡無有出嚴嵩父子右者我們做事總要把他放倒為第一你者搏牛之蝨不破蟻虱蓋志在大不在小也之志如此所以能嗣後你要看我行事好歹有等看老賊的日子自此林潤安心靜守再說趙文華一生功名富貴都是從諂事嚴嵩父子起來的因此將這屈膝跪拜作日夕尋常事到要緊時連磕扒頭亦不惜自假冒軍功回京後做了宮保尚書與嚴嵩止差一堵自己覺得位尊了待嚴嵩父子漸不如初辭色間雖還照常承順却帶出些勉強情況嚴嵩着在眼裏便惱在心裏一日文華造了一種百花酒進與明帝面奏此酒益壽延年明帝還未深信文華便奏說臣師嚴嵩之壽皆此酒力帝前曰臣師後過了几天明帝問及嚴嵩久已惱他又深恨不先達知獨自敢進酒取寵隨奏道臣間嘗也此須吃几杯南酒却不知百花酒為何物也不知趙文華從何處得來誠恐裡面熱藥過多有傷聖體了不得文華明帝听了以文華為欺誑立刻將酒發還文華打听出是嚴嵩作弄連忙到嚴嵩家幹旋嚴嵩和罵家奴的一般大加恥辱立誓不與文華來往文華百般懇懇嚴嵩

不喜悦人亦甚苦又尋着世蕃跪懇求替他作合世蕃道你當年放

個屁也要請教我們所請教者皆死也文華自做了官保尚書眼內便

看不起我們來忘了我家的恩典他家做官保尚書竟是他家的恩典奇語既做了百花酒

不先送我們一嘗敢獨自進上要他先送他家不得我也不會與人作合將

來走着看罷文華越發說罷一直入內院去了文華怕極日夜登門

嚴嵩父子通不見面活急文華竟没法過半月後便是嚴嵩壽日

諸王有差人與他送禮的公侯世胄九卿科道自不消說這日文華

親自帶了各色珍品古玩也去祝壽嚴嵩對着監朝文武着家人們

立將文華推出不准他在酒席上坐世安有如此處置少有人文華

也願不得自己是個官保尚書便直輟跪在院外看此或做趙文

耶然信史斷無虛語果爾不但諸官荷講情不下虧得吏部尚書徐

階戶部尚書李本山人皆係明帝寵信大臣嚴嵩方准了情面總許

文華入席假如言官將嚴嵩如此行為文華如此無恥竟據實奏

時為獨尊矣文華忍辱乃爾必係深知利害若負氣走嚴嵩之權勢彼

去其禍定致不測只是那時這酒與菜該從何處咽下京師哄傳以

為奇談這宮保尚書過了壽日依舊不准文華入門到這步田地還

甚矣文華晝夜慮禍不測大用金帛買通內外上下嚴嵩妻歐陽氏將

文華藏在卧房內父子原無晚間和嚴嵩閑談歐陽氏將文華叫出

跪在地下痛哭流涕自已呼名咒罵愧悔乞憐無所不至無所不至

一想可謂奔走嚴嵩見他屢次自屈方喜歡了復為父子如初從文

華進酒起凡嚴嵩父子叱辱祝壽被逐對眾文武跪院歐陽氏容留

卧室討情事皆出文華本傳讀者必以為小說未免形容過甚要

知小說不過文理粗俗作者于文華有伺仇恨也時光易邁瞬息已

到次年秋間江南提督陸鳳儀奏稱倭寇海寧沒等處分道入寇請

旨發兵救援文華晦氣至矣明帝見本大怒問嚴嵩道趙文華去年既將倭

寇平定如何今歲又來怎麼江南提督陸鳳儀到奏報胡宗憲現做

浙江巡撫倭賊分道入寇他竟不言不題這是何說嚴嵩道倭賊情

性與犬羊無異忽去忽來原無厭足必須殺盡方絕後患前趙文華

胡宗憲血戰成功止將倭寇趕入海內未曾入海追逐祈聖上再命

文華宗憲征討臣保管大奏奇功帝問倭賊入寇胡宗憲竟一言不題何故嚴嵩只以再命二人征討

奏對又算被他混過去了明帝怒道此番若再經理不善朕只和你說話隨下旨

差趙文華再調集河南山東江南人馬星夜進兵文華領了這道旨

意心下甚是着慌連忙到嚴府中計議嚴嵩道聖上看寔大怒若不

是劍銀鈔古玩為回護你與宗憲皆大有可虞這次不可速調河南人馬起身前次你須處收

文浙江督撫預備水師戰船限二十日完備仍于鎮江聚齊再與宗

憲一字着他將事務交與兩司也來鎮江等候你兩個高酌着辦理

只用將倭寇再誘歸海內他也想住前番夢兒了各添重兵嚴守海口他們無

門可入豈不是你永遠大功文華道倭賊所愛者是金銀去年從江

南弄了幾兩銀子到送了他一大半恩父方纔吩咐不許要銀錢那

些倭賊豈肯空手回去看來此番非六十萬不可若說與倭賊認真

相殺萬一不勝聖上見罪不便嚴嵩道你也慮的是昨日聖上辭色

不像平日連我也怪了一兩句兒太謙我如今有個權變之法你自

已打湊二十萬我幫你十萬到的是做父的好一笑看你大兄弟世蕃向我們

相好的人出個知單以軍營犒賞為名大家幫你我的臉面諒他們

不敢不依少了他們也不敢拿出來也不愁三十萬兩只要你使用的妥當不可着倭賊騙了文華道京官还可三五天内措辦外省官恐非一月不能嚴高道外官我量道路遠近即與他們寫字去着他各差人星夜到你公館交割文華道如此深感恩父作成嚴高道你明日就起身罷也不用再來辭我可在河間府等候我着羅龍文與你送銀子去文華叩謝回家私自帶了三十萬也顧不得向各官告辭從兵部發了四道火牌限日行五百里調河東人馬二十日內齊到鎮江一边又行文浙江文武預備軍兵戰船自己率領家丁在河間府等候過了几天都中各官凡嚴高門下通有幫助連嚴高的共送來二十餘萬兩文華一路過行只二十五六天便到了鎮江胡宗

憲早在城內等候美文華問也倭賊情形宗憲說了一番言言勢比前

江一卒一將未到止有告急文書伸說原故原調的胡塗可笑彼處

兼刻下堵禦賊寇安有餘兵到總督陸鳳儀在江寧日夜撥兵堵禦

江南來此正文華之運籌也

各處海口並州縣要緊地方也無暇與文華相會過了几天外省各

官也將銀兩陸續費來亦不下二十來萬遠處還有未到者浙江告

急文書每一天不下四五角足見無張經其人文華因外官銀兩還

替他堵擋血戰也有許多地方未送來意思再候几天蘇州告急文書又到言浙江府

縣失陷者甚多杭州又被攻破倭賊前軍已入蘇州界內勢甚猖獗

催文華速來救應有刻不可緩之語文華着了只是心跳因奉嚴旨

那里还敢像作歲稂稜只得點驗人馬船隻忙乱了三天率領水陸

人馬起行走至常州地方探子報說蘇州已被倭寇攻破軍民及文

武各官被害者甚多倉庫錢糧通為賊有趙文華听了呆了半晌也  
別無退敵之策又看胡宗憲与汪直寫了書字憐仍差了全吳自興  
前去高議又復回到鎮江听候好音那里还敢在常州駐扎常州通  
府人民見文華將大兵退回城裏城外男女老少分四下遠避文武  
官禁止不住也各尋了趙文華來妙已將地池不要了將庫銀俱運至鎮江城  
內過了几日了全吳自興回來言夷目妙美定要五十萬兩又与了  
折斷令箭一枝仍照昨年行事約在本月二十七日在揚子江中一  
戰詐敗佯輸盡歸海內止許帶一兩萬水師帶多了恐中國人失信  
或認真斬殺或奮力窮追那時失了和氣雖与他一千萬銀子也不  
肯住手了銀子約在五日内与他送過常州地界他自有人接應送  
銀子的船不教補五彩鳳旗也門此時还在蘇州停泊文華問了問  
蘇州光景又問了倭寇兵勢大料沒有什麼虛假心中甚喜笑道我  
豈是失信之人到了第五日着了全等仍照上年行事交割清楚夷  
目妙美賞了眾人酒飯然後纔打發回來文華又細問了一番始  
將懷抱放寬至二十六日探子來報倭寇船隻俱停泊在江中離此  
不過四五十里文華暗喜次日五鼓下令自帶二萬水軍先行他也  
恐怕倭賊有變着水軍宗憲帶三萬在後跟隨前後兩軍止許相隔  
十里水面以備不虞文華走有二十里江面猛听的江声大震須臾  
望見倭船只桅杆便与麻林相似也不鳴鑼擊鼓各稱風使船飛奔  
前來文華望見形勢与前大不相同五十萬兩早已明白了十分好  
明心上海得有一丈高兩腿酥軟起來口裡說了声快放箭不知不  
覺就倒在了船內嚇殺幾個家丁一边扶掖一边鳴起金來喝令水

軍快、回船此時家丁暫署此事官軍見各處賊船漸近都一齊施

放炮箭雨下正在爭勝間猛見中軍船上那杆大帥字旗飄、蕩、

往回退走了完前後圍護船隻盡皆回頭倭寇者見官軍退走更勇氣

百倍炮箭急同驟雨各船軍將知主帥已去誰還肯捨命迎敵都将

船頭撥轉如飛的乱奔倭寇大衆泰山般壓來官軍着傷况水者不

可數計胡宗憲听的喊声漸近知是兩軍對敵早嚇的神魂無主渾

身寒戰起來少刻見官軍乱敗他曉的什麼催軍救應所以朝廷家

慎選將才安可用素日能辦点事口中只說快回快回本船水軍听

了如逢了大赦得一般急忙掉船回走孰意敗軍船隻反將宗憲各

船乱撞後面倭寇刀鎗齊至喊殺如雷官軍死亡者甚多文華敗至

鎮江也顧不得上岸入城率領水軍盡赴揚州跪入城中將各門緊

閉防倭寇尋來鎮江岸上屯扎人馬見官軍敗回不顧而去各營

將士誰肯与倭寇拚命也有入鎮江城的也有向揚州来的倭寇追

至鎮江也不趕殺文華大炮一声招動號旗各奮勇登岸攻打鎮江

河南山東人馬陸續皆奔至揚州还有二萬四五千餘人俱入鎮江

城内趙文華查点軍兵陣亡并逃散者有四千餘人听的說河南山

東人馬俱到城外心上又寬放了些隨傳令河東人馬盡教入城江

南水師仍出城外停泊再不時着探子遠听鎮江下落倭寇若有来

揚州之意火速傳報好即刻遇黃河又吩咐水軍倭寇若来可各棄

船入城保守城池衛護本部院要緊他河東人馬在城中

日夜酌酒賭錢姦淫賊盜無所不為閣城士庶無不痛恨胡宗憲原

本木偶趙文華又漫無約束及或有人首告兵丁不法等事文華恐

冷將士之心反將首告人之行責處因此益無忌憚止知道後悔他  
那五十萬銀子用在空處所謂屬伯急的寫了密書差人連夜馳  
送求嚴嵩替他設法正是

鼠輩有何知即此便是無計慰愁思

第七十六回

議奏奉一朝應寵命

舉賢才兩鎮各勤王

激濁揚清後恩波自九天離合升降有奇緣相會在軍前  
二豎埋頭日英雄奮志年無分曉夜赴南川指顧靖風烟

右調巫山一段雲

話說趙文華兵敗鎮江在揚州閉門自守寫書字求嚴嵩與他設法  
江南提督陸鳳儀本不敢將文華兵敗事奏聞怕得罪嚴嵩只因失

了蘇州並各處郡縣現今倭寇圍困鎮江日分兵在各縣搶劫去

江寧省城不遠趙胡兩人老鑄在揚州老鑄二字妙水陸軍兵還有十一

萬有餘鳳儀遣官行文三四次求他留一半兵守揚州發一半兵來

江寧一則保守省城二則分救各州縣再不然統領水陸人馬救鎮

江之急內外夾攻未嘗不是勝算誰想他文書也不回差官也不見

一個兵也不分與只用這三個也不陸鳳儀怕禍連及已不得已將

趙文華兵敗起奏此時文華的書字早到嚴府嚴嵩着了着急之至

与世蕃相商意欲保舉河南軍門曹邦輔替回文華好卸這重擔子

世蕃又怕邦輔不拘情面將文華在江南諸款奏到大不方便

看別人去又恐怕不能勝任父子正在作難之際陸鳳儀的本章也

到了內閣嚴嵩越發着急惟恐送入內庭聖怒不測將鳳儀的本章  
暗行袖起此等敗兵事傳聞最速不知怎麼都中紛揚亂講起  
來林潤所知與鄧應龍相商要藉此事下手嚴嵩應龍道這事真假  
未定豈可因人傳言便冒昧舉行林潤道我今日去吏部徐老師處  
探听探听或者他那里有確見也未可知應龍道只怕他與我們一  
樣也未必有什麼確見原來這尚書徐階是林潤會試得大座師為  
人極有才智也是個善會鑽營的人將徐階明帝甚是喜歡他心  
裡想做個宰相只是怕嚴嵩忌才此念一起便林潤是他最愛的門  
生听見來就請相會林潤請安叙禮畢坐在下面徐階道數天也不  
見你來走我正要着人約你去聖上留意青詞近日嫌閣臣做的  
無佳句你門是翰林衙門設或聖上考試起來定須早為練習纔是  
我日前擄了幾個題目你可拿去做我有隨吩咐衆人取至林潤  
看了打躬道承老師大人閔愛門生照題做完呈覽又道日前聖  
上遣兵部趙大人督師平寇未知近日收功否此先問徐階笑道賊勢  
已成趙大人恐無濟于事然係嚴中堂保薦即不收功亦可無慮語  
皆不足林潤道門生聞的許多傳言說趙大人有陣前失机的話想  
來也未必真如此只合問徐階道這話是何人告訴你的便先完林潤道  
刻下街談巷議已遍傳都中向大衆身上推去也妙因老師大人日在內庭定  
知其詳故敢瀆問徐階道你是我的門生非外人可比就與你說  
也不妨昨與華蓋殿大學士張璧閣談他說江南總督陸鳳儀五日  
前有一本說蘇州常州及各縣俱為倭寇殘破鎮江府現今被攻趙  
胡兩人領敗兵退守揚州陸鳳儀請旨發兵救援嚴中堂將此本拿

回家去迄今四日尚未奏聞這是張中堂與我的私話你少年人須要謹秘林潤道如此說這趙文華兵敗失機是實了一聞兵敗便嚴

高將此等本章隱匿不奏老師大人何不即行奏劾先緊徐階將

林潤上下看了一眼這一看為其少說道你平日人極聰慧怎今日

如此說此則直以你可知近日海瑞下獄麼你可知當年楊繼盛沈

練鄭曉麼林潤道門生盡皆知道徐階道以上四公我都不敢學你

敢學他四人麼又促一句正老師林潤道門生雖少年愚蠢講到膽

氣二字頗有竟敢趙文華係嚴嵩力保之人今趙文華兵敗門生就

敢奏奏他足見徐階冷笑道仍是不足少我且問你，要奏他們些

甚麼款件又根究林潤道門生奏嚴嵩權傾中外藐法串奸趙文華

喪師辱國假冒軍功屈殺張經等語徐階道你是統帥這念頭還是

決意要做年不敢輕信如此林潤道門生存心久矣隱微今既有隙

可乘這事是決意要做的迫非泛詞徐階听了復將林潤上下看了

兩眼道我到者不出你不敢以又道趙文華兵敗實而又實你這

本兒時入奏林潤道今晚起稿明早定行進呈話亦勇決之至是徐

階站起來說道是另外加好句難為你少年有這志氣說罷拉林潤

並坐更加敬林潤道門生怎敢與老師並坐徐階道你只管坐下我

有話說林潤只得斜着身子坐在徐階肩下徐階道你今志願已決

听我說与你個做法到此纔教嚴嵩聖眷未衰前人多少志節之士

都弄他不倒你一個少年新進如何弄得倒他你只可奏趙文華

一人老權奸得須如此如此方能濟于事是你不奏嚴嵩而嚴嵩

已在奏中矣說罷拍手大笑道你以為何如只寫如此如此不寫明

如何奏法為下文有奏

本宜迴避也問你以為如何林潤起謝道承老師大人指教門生頓  
句是自己得意算無遺策矣如林潤起謝道承老師大人指教門生頓  
開茅塞只是一件若聖上問及本內趙文華在江南不法等事門生  
亦難以風聞二字回奏必須有個指証方安徐階笑道這有何難聖  
上所重者在今日兵敗失陷蘇常地方看所重二字則老奸平日揣摩上意何如今兵敗  
屬實摠所奏趙文華句皆虛聖上亦必以為是矣你明白了是拿  
在兵林潤又道聖上若再問起江南摠督既有本入都怎麼朕到未  
敗也見你從何處知道正是極該請教者徐階道你到那時就說是我和你說的  
皆有一百二我臨期自有回奏林潤道老師肯這樣作成真是天地  
十分拿手話父母此一舉榮辱禍福听命于天可也門生話已稟明就此告別徐  
階道你且住着我還有話說上本不必拘定明日後日可將本稿先  
拿來我看再上不遲及其百發百中藉門生力報林潤道今晚起  
更後呈閱明早還求老師設法代門生送入不由通政司內閣兩處

方好徐階道我与你親送宮門自無洩漏之患但還有一說假若聖  
上准了你的本章將胡趙兩人革除若問你平倭寇何人可用你也  
須預備個回答此老所慮無微不至林潤想了想道門生有人了徐階道你快  
說我斟酌可否林潤道已革食都御史朱文煒門生叔父林岱二人  
何如徐階連一點頭道好你忝倒趙文華我就保舉他二人立功  
隨口即收為門下其網說罷林潤辭回急的到鄒應龍象將前後  
羅堯李豈在嚴嵩下耶與徐階問答的話與應龍說知應龍瞑目凝神想了一會大笑道此  
本一奏趙文華休矣也是確有只怕嚴嵩也有此不方便知其根深  
極難只用只怕二字識見話林潤道不知大哥有何明見應龍道  
必之辭也其君臣結緣如此不敢文華兵敗全在陸鳳儀本有本無樣見界此本你原未見過今徐大

人既肯慨然承應是他和你說的你摠忝虛也是因他一言而起你  
還怕什麼就是徐大人敢于承當也是要往中堂張大人身上安放  
話是從張中堂起的摠虛了徐大人也不落不是歸在張壁一人身  
上然徐階是大有權術人在聖駕前必有妙作用只照他所囑的話  
做起本來十分中便有八九分穩安可見彼時叅一嚴嵩黨羽也費許多審慎這件功讓  
你先做留下嚴嵩父子我与他作對話夫林潤道必須大哥巨筆代  
第一揮自可使權奸立敗小弟磨墨効勞應龍也不推讓提筆寫道  
翰林院編修臣林潤一本為權奸喪師誤國仰祈即行正法事去  
歲春三月海邊疎防倭寇深入殘破温州崇明鎮海寧波象山奉  
化新昌餘姚數郡陛下用尚書趙文華摠督河南山東人馬並江  
南水師珍戚羣醜安靖炎黎命食都御史朱文煒胡宗憲叅贊軍  
機文華理合竭忠報効仰副陛下委任至意無如貪黷性成惟利  
是欲恐朱文煒不便已私于未出都之前遣文煒先赴泰安飭河  
東西省人馬盡集王家營守候月餘耗帑不可勝計文華由直隸  
至山東日緩行二三十里四五十里不等所至勒索地方官金帛  
約四五萬兩至王家營始文移江南省調集水師又月餘在揚各  
商推湊金珠古玩相送監課為之虧折未幾杭州失守前巡撫張  
經屢催進兵朱文煒倍極苦諫文華委靡退縮無異婦女反將文  
煒妄行叅革至蘇又借餉軍為名搜剝紳士商民一百餘萬兩斯  
時倭寇所獲何止數千百萬竟席捲各郡脂膏歸海文華探知倭  
寇遠颺方督兵錢塘江一巡而反旋以大捷奏聞張經苦戰三越  
月斬賊五千餘級此天下所共知者而文華又以養寇縱敵叅劾

正法倭寇既退之後若能于沿海要地嚴行警備亦可以無今日之虞奈文華兒女情殷視國家事如膜外預行逃歸將善後重務付一庸懦無識之胡宗憲經理致令倭寇重來攻陷浙江數郡外復波及蘇常二府文華擁水陸大軍數萬揚子江一敗之後退守揚州為自固計刻下鎮江被圍總督陸鳳儀恐江寧淮揚有失遣官賚奉于前六日至內閣迄今未邀聖鑒臣聞之無任駭異以故不避斧鉞冒死瀆陳伏冀速遴智勇盡殄羣虜治文華欺君誤國之罪非僅浙民之幸亦社稷之幸也謹奏

寫完林潤看了極為譽揚親送徐階看視過然後錄寫端正煩徐階替他由宮門送入午後明帝見了此本大為驚異隨即御偏殿傳內

閣即並林潤見駕須臾文武齊至分班侍立見天子滿面怒容着近侍官將林潤本章宣讀一遍把一個嚴嵩嚇的面目失色正欲上

前巧辨粉飾只听的明帝說着傳林潤來林潤跪在下面明帝問道

你是京官倭寇攻陷浙江并蘇常二府趙文華兵敗退守揚州鎮江

目下受困這話你從何處得來林潤道趙文華兵敗逃奔揚州滿京

城街談巷議人所共知非僅臣一人知道明帝又道你本內說江南

總督陸鳳儀有告急本章于前六日已到內閣怎麼朕就沒見這話

又是何人向你說的林潤道這是吏部尚書徐階向臣說的明帝問

道徐階在麼徐階連忙出班跪奏道臣亦未見此本是日前大學士

張璧向臣說江南總督陸鳳儀有本章言蘇常二府被倭寇攻破肆行

殺掠趙文華退守揚州目下鎮江被圍江寧一帶地方只恐難保聖

上問張璧自明璧推在張嚴嵩目視張璧張璧也不敢說無此本只得

昔嚴嵩回護道此本原是前日午間到內閣的大學士嚴嵩票擬本章誤將墨汁潑在此本上面他原說帶回家中收拾乾淨方敢進呈是寔明帝大怒道此係何等事件嚴嵩敢帶回私第不行奏聞是何意見嚇得嚴嵩心驚膽戰免冠頓首奏道臣該萬死明帝道如今本在何處嚴嵩頓首道還在臣家未曾收拾乾淨明帝大笑道軍机重務遲早由你送閱你在內閣也可謂有權嚴嵩俯伏不敢仰視明帝亦怒目不言待了好半晌明帝方說道你回家取來嚴嵩退下滿面汗流正欲差人去取不想內閣官早已從嚴嵩家取至嚴嵩跪呈御覽明帝看了看還是乾、淨、並沒什麼墨汁在上面心裡想道這必是嚴嵩收拾乾淨了展開細看上寫着去秋倭寇退歸崇明浙江撫臣失于防範致令今秋又復分道入寇浙江數郡復受屠毒蘇常二府盡遭劫掠倉庫人民劫殺特甚本朝自開國以來倭寇之患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尚書趙文華巡撫胡宗憲于本月二十七日戰于揚子江中為賊所敗水軍八萬並河南山東人馬二萬五千餘俱隨文華赴揚州刻下鎮江被圍甚急賊又分道劫掠各州縣臣標下軍馬于一月前被文華調去十分之七餘軍保守江寧尚且不足安能解鎮江之圍並傍救各州縣也仰冀聖上速命智勇賢員星馳救應等語明帝看罷拍案大罵道趙文華誤國庸才敗逃揚州尚有水陸大軍十萬餘人擁兵遠避惟恐為賊所傷如見肺肝之語若將人馬分撥各郡縣禦堵倭賊城郭百姓何至受害如此今與胡宗憲死守揚州陸鳳儀兵微將寡刻下不但鎮江只怕江寧也要壞于二匹夫之手真萬別不足以盡其罪也隨下旨着錦衣衛堂官速差提騎將趙文

華胡宗憲鎖拿入都交刑部照林潤奏本內嚴刑審訊所有財產著  
都察院即行抄沒並詳查有無寄頓再將兩家男婦老幼毋得輕縱  
一人一摠拿交刑部監禁候審明趙文華各款情明弊胡宗憲有無合  
同知情与否再行具奏此皆大快人心目之旨只可憐胡宗憲一錢  
未物得祇以庸懦無能被牽連耳苦  
又向嚴嵩道你将陸鳳儀本章隱匿不送為趙文華是你保舉之人  
此等伎倆与山鬼何異嚴嵩想自入閣以來  
未有如此之傷臉也嚴嵩又免冠頓首道臣  
保薦匪人理合与趙文華同罪但臣叨承覆育四十餘年仰報知遇  
之心可对天地今聖上疑臣為趙文華隱匿臣存心至此尚何以為  
人尚何以偷生人世耶說罷頓首痛哭觸地有声這老奴才到要緊  
時也說得出也能  
做得明帝信任他多年見这般分說心上早軟了一半此亦緣分降  
尚未盡也  
尚嚴嵩着交部議處又向林潤道你小年紀到此膽量敢与國  
家除奸自是上達之士即日授為翰林院侍講學士又向眾大臣道  
倭寇作乱內地一刻不可容留朕欲再遣大臣督師爾眾臣可舉才  
勇兼全者朕便委用徐階奏道臣所見才勇兼全之將無有過南陽  
摠兵官林岱真定摠兵官俞大猷明帝喜動顏色道林岱人去得徐  
階又奏道二摠兵固勇冠三軍然出謀制勝有昨歲被趙文華奏革  
之朱文煒寔堪勝提調軍馬之任昔年平師尚詔多立奇功仰懇聖  
上開恩復用明帝道非鄉言朕幾忘之矣人為趙文華所奏則其人  
不言可知年來朱文煒大抱屈抑矣趙文華既經拿問其兵部尚書  
着兵部左侍郎沈良材授補朱文煒即着補授兵部左侍郎到被文  
華奏陞  
了摠督河南山東江南三省人馬与二摠兵一同進勦着吏兵二部  
火速行文知會該員等馳驛速赴軍前又道林潤本內言前巡撫張

經苦戰三月有餘殺賊五千餘級想非虛語可惜被趙文華奏革正  
法張經着追封原官蔭一子錦衣千戶還有給事中李用敏御史閻  
望雲係保奏張經革職之員俱着復用二人俱該認林潤作老師一笑徐階林潤俱  
謝恩歸班这几道旨意下來朝野稱慶京中大小文武沒一個不服  
林潤少年有胆有智惟有嚴嵩自入閣以來從未受明帝半句言語  
今日招此大辱心上臉上都過意不去恨林潤徐階入骨忙的老  
着面皮向刑部堂官替文華囑托說了許多感情不盡得話若是素  
日他就硬行吩咐如何辦理了吏兵二部各發文書調朱文煒林岱  
俞大猷星夜馳赴軍營再說文煒隨筆自被奏之後回到虞城縣栢  
葉村不但不與外人交往連本地父母官也不一面止到祖塋上拜  
掃逐日家養花吃酒看書頑耍他兒子家中事務總付他哥嫂和段  
誠料理自享清閑自在之福一日正與文魁談話家人們跪來說道  
京報到老爺陞了兵部左侍郎他再夢文煒听了向文魁道這又是  
何說小氣度人不莫非有人保薦麼文魁樂的手舞足蹈像笑說道  
將來人叫入一問便知文煒令家人喚入那幾個京報人叩賀畢將  
報單呈閱文煒問道你這信從何處得來京報道小的們是吏部听  
差人役如今兵部尚書趙大人同浙江巡撫胡大人已奉旨鎖拿入  
都交刑部嚴刑審訊此却是文煒所深喜者大人是吏部尚書徐大人保薦備  
報人送入文煒驚問道為什麼拿問他二人京報人道小的們恐怕大  
人猜疑已從吏部將林老爺奏全稿並聖旨盡行抄來說罷從懷  
中取出送上文煒通行看完大喜道我不料林賢侄小年紀能做  
這般大事業真令我輩愧死京報人又將嚴嵩隱匿陸提督本章聖

上如何動怒京中聞傳林老爺少年有膽智說了一遍文煒大喜不  
盡令家人們打發酒飯京報人辭出文煒將前後情由細細與文魁  
說知文魁道如此真是天大喜事只是你早晚又得起身往軍前去  
文煒道出力報効乃臣子分所應為兄弟到不喜起陞這一官喜得  
是林賢侄有此奇胆又喜此行得與林大哥相聚真是快事只是這  
徐大人我不過在公所地方一揖之外再無別言又從無半點交往  
怎麼他保薦起我來寔出人意想之外寔係林潤  
保薦也我想軍机事件刻

不可緩早晚必有部文知會行李今日就收拾以便聞信起身至午  
後虞城縣知縣親拿部文到文煒家請安賀喜稟見文煒着文魁留  
酒席並賞發京報人去後第二日早間接到林岱羽檄傳來書字一  
封內賀陞兵部並想念情節又言鎮定府鎮台有飛札約會倭寇殘  
破西省郡縣官民望救甚切天子日深懸計若帶領本屬下人馬一  
同起身未免耽延時日已吩咐叅遊等官押人馬後行約同馳驛先  
到淮安府商議破敵之策揚州現有趙文華所統水陸軍兵即可挑  
選應用並着扎高賢才愚先已于某日起身玆候星夜赴淮安等語  
文煒着罷向文魁囑咐了些家事發諭帖曉示沿途驛站伺候夫馬  
第三日即帶領家人起身不過八九日與林岱先後俱到淮安兩人  
相見大喜言及林潤叅趙文華事互相嗟嘆又過了儿日俞大猷亦  
到先差人与文煒投遞手本緣明朝不但一侍郎便是兵部一司員  
武官那里敢輕慢他即至會面文煒見大猷志節忠誠語言慷慨甚  
相投合次日即約同林岱三人結為生死弟兄大猷甚喜序齒大猷  
為長林岱為二文煒為三私際讓大猷中官坐場辦公文煒中坐傳

問淮安文武各官知倭寇已攻破鎮江目下大眾俱攻圍南京省城  
陸鳳儀鼓勵大小文武紳衿士庶並藩王府各出壯丁守城以待救  
兵又問明趙胡兩人在揚州擁水陸軍兵尚有十一萬眾、官退去  
林岱道水陸軍至十萬餘何用等候我們屬下人馬只用揀選精壯  
者十分之六七破賊足矣文煒道趙文華擁兵揚州全是為保全自  
己身體等候嚴中堂与他想開解妙法那里知道林賢侄已将他紗  
帽打破只是這提騎还未到揚州不解何故俞大猷道你与林二弟  
一日夜行四百里我從真定一日夜馳行五百里提騎至快一日夜  
走二百里便是極大程頭我打算也只在五六天內可到又向林岱  
道揚州水陸軍兵既足應用我們理合先解江寧之圍以保全省城  
為重文煒道大哥所見極是此刻就与揚州文官并水陸軍將發諭  
單各一張內言我們係于本月某日奉旨馳驛到浙江提調河南山  
東並本省水陸人馬勦除倭寇定于某日到揚州文官修理船隻武  
官整齊人馬伺侯討賊違者定按軍法斬首趙文華的話一字不題  
所發諭單限明日巳時到揚州我們即于明日早間起身可也至次  
日三人一同赴揚州正是

受命懸牌日

此身屬國家

征夫宜竭力

不知賊皇華

第七十七回

讀諭單文華心恐懼

問賊情大猷出奇謀

欽差促至兵權掃地靦顏問箇中情事恐懼恐悞老花面無策躲  
避細詢賊情度時量力預行定埋伏奇計知趣知趣大元戎威揚

且說文煒發了諭單淮安至揚州不過三百餘里驛站傳遞軍情事

件五六個時辰即到趙文華所統軍將並地方文武官見了諭文內

話一個：互相私議將諭單送入趙文華公館送與他文華看了第

一行欽命提督河南山東江南三省水陸軍馬兵部左侍郎朱耆了

這几箇字覺的耳朵裡响了一声玉匣記有耳鳴法何不操心下乱

跳起來連忙又往下看第二行河南、陽總鎮左都督林第三行是

直隸真定總鎮都督同知俞為曉諭事再往下看是他三人奉旨統

兵平倭寇的話說也不知把自己安放何地不由的神魂阻喪心中

想道難道我的書字沒寄到太師府中兵敗江中的話聖上知道了

麼就是江南有人啟奏這太師在內閣是做什麼的正是莫也該設

法存留與我想解脫妙法總是怎麼在憑人家作弄這不是故意兒

鬧我這老奴才真是該死可惡將又想到我們本兵部侍郎內沒個

姓朱的這若是朱文煒就了不得了確字又笑道他叅章之人總有

保舉也不過與他個御史連僉都也想不到兵部侍郎急上

的將中軍傳入詢問原委中軍道此諭單是昨晚戌時從淮安發的

上面係如此等語中軍也不曉的是甚麼原故刻下滿城文武并合

營大小水陸官軍俱准備衣甲戰船迎接欽差听候命令中軍還要

在大人前稟知好去遠接開手中軍就大要今晚不到明早亦准到

文華道南陽提兵官自然是林岱真定提兵官我記的是俞大猷這

兵部左侍郎朱耆到的是那個中軍道諭單上只有姓沒填着名諱沿

途探馬傳說都說是昨年同大人領兵諱文煒的朱大人早晚來了

大人一見就明白這几句文華無異心上中刀文華道你快去查明稟我知道中

軍去了文華越耳撓腮甚是怕惧在地下來回乱走無怪他心乱死生榮辱均在未

也定時忽見家人報道胡大人來了文華迎將入來胡宗憲道我與大

人的事有些可慮嫌二字尚目今各營將士文武官員俱支應新欵差

公館着在天寧寺還定不住他們在城裏城外住細問一路塘站都

說提調水陸軍馬總帥是朱文煒從他口中得定喜的还是我們的舊人你

罷了文華當不起副帥是林岱也是我的舊人了却被他一笑惟俞大猷

這一舊腐的有趣我認不得他不成如今他們來了我們的旨意还未定吉凶有嚴

太師也錯不到那里去不過是調回交部議處提降級調用將來還

可幹旋這便叫做不識輕重文華瞑目搖頭道你我這事不破則已

彼則不可救藥宗憲大驚失色道統怕不可救藥便怎麼文華道身

家性命俱盡豈止降級調用已耶宗憲听了也着急起來和文華高

量解脫之法議論了半晌也沒個擺布宗憲辭回少刻家人稟道淮

安又發了令箭來吩咐各營水陸諸官一個不許去迎接又听得河

東人馬在城內駐扎大不是朱大人的意思此刻都用令箭押出城

外安營百姓有擅入城者照違軍令治罪又吩咐我們的中軍此後

再我們的生机矣不成了可發一笑揀撥一百名精細小卒去鎮江寧探听倭寇動靜

發來三四十款條要違令斬殺的話極多声势甚是威嚴刻下公館

外只有几个千把和佐雜官再過一副叅道府太此的一個也不見

怎麼他們該這樣勢利就是不教老爺領兵到京裡還是個兵部尚

書這也該曉諭他們一番一次寬過他便要日放肆起來這個人

該伺候胡宗憲文華合着眼搖着头道不是爭這些的時候了看這

便湊成一類形相

再無大笑 你們須要處、收斂必到此際緣設或事有不測徒着人

冷笑時矣 我想朱文煒去歲被我忒倒他自懷恨在心今他領兵平寇

家笑話我與我一樣此亦到假如勝了我的事件都在他肚裏裝着

若是敗了與我一樣家之言被他列款參劾起來真是活不成須想個妙策奉承的他歡喜了忘

却前仇繞好此輩到回頭時就止記得想了一回道也罷你們可寫

我一年家眷寅教弟帖與朱大人配二十四色禮物須要價值三千

兩方好務必跪懇他全收繞好着人喜歡之此事必須丁全一行如

煒非夷目再寫年家眷侍生兩帖與二總兵又教了丁全許多話方

押禮物迎接去了到三鼓時分丁全回來稟道小的拿老爺名帖并

禮物親見了朱大人朱大人顏色甚是和氣也結計老爺的事體小

的着光景不但不恨怨且還有此感激文華道信口胡說都是遇見

鬼的勾當丁全道小的在老爺跟前敢欺半字者朱大人氣不過

是難說出來意思問若不是老爺去年忒了他今年也和老爺一樣

了文華听了点了點頭兒道這話還有一二分我也不求他和我喜

歡只求他將來放過我去就是大情分了固是奉心話虧他又問道

禮物收了几樣丁全道禮雖一樣沒收話說的甚好向小的道一則

有兩個總兵同寓二則行軍之際耳目衆多將禮單下諸物煩老爺

代為收存回京時定行親領着老爺不必挂懷此文煒牢籠文華也

吉凶未敢以目下定評將來可下手則報前仇若嚴高播弄過來少

不的要同做仕途人何苦又仇上結仇也此等想算寧僅高出微色

發聲者文煒亦險矣哉文華心上甚喜又問道你也該探我的下落丁全道

小弟亦曾問過朱大人說我在虞城縣接得部文星夜到此連我陞

兵部侍郎原由尚且不知那里知你家大人的話說得極像大要一到就

來見老爺兩個總兵俱有手本請安文華听了這一番話又放心了  
一頭正言間只听的大炮震响人声鼎沸丁全道小的是迎到邵伯  
見朱大人此時到天寧寺了再說文煒等三人在天寧寺住了一夜  
次早林岱道趙胡兩人和鹽院鄔懋卿俱差人遠接府道處不去罷  
这三處也須走走俞大猷道趙文華胡宗憲都做過兵部尚書誰耐  
煩与他投手本走角門况在行軍之際人馬船隻俱要查点是極有  
推托的差人去說罷了林岱道三人沒一個去到不好看朱文煒  
道我去走遭罷隨即吃罷早飯文煒打轎先到趙文華公館文煒老  
着面皮迎將出來到庭上叙禮文華先跪下頰首道去歲小弟誤听  
詭人之言一時冒昧寔罪在不赦數月來愧悔欲死本擬平定倭寇  
替大人再行奏請少贖弟愆不意才庸行拙又致喪敗今天子聖明  
復以軍政大權委任固是公道自在却亦大快弟心說罷又連頰首  
官保尚朱文煒亦頰首相还道弟樗櫟散材久當廢棄蒙聖恩高  
厚隸自言官去歲承大人保全回籍正可苟延歲月今復叨委任無  
異居炉火上也說罷兩人方起來就坐文華道大人率同二總兵督  
師小弟与胡大人人事亦可想而知矣但不知已問何罪乞開誠寔告  
毋記前嫌說着又連頰首作了几个揖文煒道昨承大人遠尊紀慰勞  
已詳告一切囑令代陳小弟得陞兵部尚在夢中大人與胡大人肯  
意委寔一字未聞文華道二總兵必有密信大人不可相瞞萬望寔  
告文煒道伊等接兵部火牌日即裝束起身日夜遙行四五百里不  
等連本部人馬一個未暇帶來他們越發不知首尾文華蹙着眉頭  
道胡大人还可望保全小弟若死于此地自是朝廷國法設有一線

生机話亦可憐說着又跪了下去小人強似君子萬倍文煒亦跪下扶起

文華道小弟在蘇楊二府事件還望閣外汪涵華嚴高此類古今人

再無第二個者下九十一二回嚴嵩乞憐文煒道大人在蘇楊二府

光明正大有向不可对人處即小事偶失檢点小弟自應留心叙談

了一會文煒告辭文華親自送到轎前看的上轎方纔回去文華

途無定凭也文煒又到胡宗憲公館宗憲連忙請入接到大廳塔

賢契又叨蒙聖眷越格特陞指頌与林俞二提戎大建勲績我与趙

大人将来竟不知作何究竟肯意也不知怎麼下着你須向我據實

說開我懷抱文煒道這趙大人問之至再門生不好直說今老師大

人下問理合直言無隱老師好作趨避遂將林潤如何參奏文華聖

上如何大怒辱及嚴中堂徐階如何保奏詳細說了一遍誠實待文

煒故文煒以誠實待之師宗憲道我与趙大人可俱草職麼

煒道草職焉能了局已着錦衣衛遣提騎矣此皆要大要早晚即到

老師可早此打照一切宗憲听了只嚇得渾身乱抖面目失色好半

晌方說出話來向文煒道賢契去歲臨別着我告病速退我彼時深

以為然後來趙大人告捷将我也叙在裏面又補授浙江巡撫一時

貪恋爵祿又愛西湖景致處皆是詩料真是普天下頭将身子牽

絆住致有今日這皆是我年老昏庸不察時勢之過說着放声大哭

起來文煒道林潤所重參者趙大人一人老師不過一半向稍帶而

已必無大罪况老師原係科甲出身軍旅之事未請即聖上亦所深

悉将来不過革職罷了即或别有處分但願門生托聖上威福速平

倭寇奏捷之日只用与老師開解几句自萬無一失矣宗憲批淚与文

煒作揖道但願賢契速刻成功救我于水深火熱便是我萬分微倖

只是指顧拿交刑部趙大人要了銀錢把我亂動無情夾棍我这老

骨頭如何經當得起你須大的教我個主見方好文煒道只用將

趙大人在蘇楊種貪賄剝索高民又復屈殺張巡撫假冒軍功都

替他和盤托出老師自可從輕問擬怨毒之于人不可忘如此宗憲道若審官問

起你當日為何不參奏他還有這文煒道老師只說日苦勸不從

又懼他威勢不敢參奏是寔宗憲道我只怕得罪下嚴太師文煒道

老師要從井救人門生再無別策今午还要点查軍馬船隻就此告

別罷這纔的話可吩咐衆家人一字向趙大人露不得宗憲點頭道

我知道你有公事我也不敢強留說罷送至二門內復低說道你

好生救我師生之義即父子之情也甲還認真腐得可笑文煒点

頭別去又會了監院然後回寓林岱道今日有許多重務要辦怎麼

去了這時候纔來文煒道被趙胡兩人牽絆住如何得早回隨將他

二人問答的話說了一遍大猷和林岱都笑了少刻文華陸續回

拜俱皆辭回于是林俞二提兵下教場揀選水陸人馬文煒在運河

一帶看戰船衣甲火炮之類分辦本日即在營盤內宿歇林俞二人

在教場直到四鼓方回共挑了陸路人馬一萬九千餘八萬水軍止

挑了五萬餘其餘老弱分派在各郡縣守城俞大猷問文煒所看戰

船共有多少文煒道衣甲旗纛不齊修尚在其次戰船不堅固誤

人性命非淺我從二千八百餘隻內止挑了一千二百餘隻雖大小

不等者來還可用得提緣趙文華無一處不把錢吃到地方文武官

那里还有堅固船隻与他此時寔趕辦不及我恐不足用又諭令補修三百隻着連夜措辦大要明日一天亦可以完功大猷道此共是一千五百餘隻足用矣至五鼓時三人吃罷飯吩咐中軍起鼓傳水陸各營副叅遊守等官問話須臾衆將入中軍叅見畢文煒各令坐了說道本部院同二位鎮台大人奉旨平倭寇聞命之日即馳驛到此二位鎮台連本部人馬一個未曾帶來恐誤國家大事致令倭賊多殺害郡縣官民今驗者得水陸軍兵內多老弱疾病又兼船隻損壞年久不堪駕用者甚多因此各裁汰十分之四勉強應敵罷了刻下倭寇圍困江寧救應刻不緩爾衆將可將倭寇近日情形兵勢詳細陳說我們也好斟酌進兵內有水軍都司陳明遠躬身稟道倭寇賊今年分道入寇皆因胡大人做了浙江巡撫于各海口共添了五百多兵鎮守文煒道五百多兵濟的甚事且又分散在衆海口無怪乎倭賊去來如入無人之境也林岱大笑道這正是胡大人的調度做巡撫的功德平師尚詔林岱文煒曾受宗憲叱喝故此時于衆將前不与他留地步也明遠又道胡大人探得賊勢甚大將杭州交与兩司去江寧与提督陸大人商議退兵之策宗憲輕棄所管輕地遠避隣省遺害萬民真死有餘辜陸大人具奏入都朝廷差趙大人復來領兵胡大人連夜到鎮江与趙大人一同起兵行至常州左近聞倭寇將蘇州攻破急調水陸軍馬退回鎮江文煒笑道這是為常州与蘇州又近些萬一倭寇殺來便須交戰因此退回鎮江倭寇到鎮江他又退回揚州假如倭寇到揚州他定必退回淮安倭寇若到了淮安他定沒命的過黃河矣說罷大笑此文煒又不与文煒衆于衆將前留地步也將亦各含笑不言明遠又道至九月二十七日五鼓趙大人与胡大

人帶水師五萬在大江中與倭寇相遇兩軍未交趙大人便撥船回走衆將亦各退避被倭賊炮箭齊發傷了我們無數軍士遂一齊敗將下來彼時鎮江城外駐扎河東兩省人馬城內亦有軍兵趙胡兩大人若督兵回戰也還勝敗未定不意二位大人領兵直奔揚州河東西省人馬亦各陸續跟來此常州鎮江兩府之所由失也倭寇料趙大人不敢再來爭戰又不見遣兵救援各郡縣因此率賊衆由粟水向容取路攻圍江寧陸大人也不出城交戰日夜同兵民守城屢次求趙大人救兵相助趙大人一卒不發今倭寇攻打江寧已及一月尚未攻破近聞夷目妙美大是氣恨將各路賊衆數萬俱行調集江寧城下並力合攻已四晝夜矣若再過几日只怕陸大人支持不來乞衆位大人早定良謀林岱拍案長嘆道祈江兩省數十萬生靈皆死于趙大人一人之手言之痛心俞大猷道前在淮安發諭單示知中軍差精細軍卒百人打听倭寇動靜前日昨晚伊等陸續俱回探知倭寇大衆盡數屯集在江寧城下今陳明遠所言與探子相合刻下江寧危在旦夕雖一日亦不可緩諸位將軍誰非朝廷臣子可各按營頭即將衣甲器械船隻火炮整備完妥我們只在早晚進兵設有不齊苟且塞責者一經查覺朝廷自有軍法我三人不敢容情也衆將答應退去俞大猷道我有一條拙計與二位老弟高酌舉行文煒林岱喜道願聞大哥妙謀大猷道倭寇舉動與苗蠻大槩相同勝則捨命爭逐敗則彼此不顧惟利是趨不顧後患人數雖多摠算烏合之衆難稱紀律之師今群賊盡集江寧他為的是省城地方金帛子女百倍于他郡雖是他貪得無厭也是天意該他死在一處若

是散處各州縣我們分路勦殺一則沒這些軍兵二則那里殺的盡  
聞賊營中有一陳東汪直極有謀畧兩個都是我們中國人凡劫州  
掠府都是此二人指揮他見趙文華委靡退縮看得朝廷家所用大  
臣不過如此因此于要害地方他毫不防備將眾賊盡集江寧雖是  
趙文華擁兵不動之故寔為我等一戰成功之地也因其心有成你故語言不覺誇  
大兵書云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正在此時林二弟武勇絕倫名揚天  
下今河東人馬我們已揀選一萬九千餘人可用大戰船一百五十  
隻稍工水手必須南方人善于駕船者老弟率領河東眾軍將官至  
千搃以上者方准帶馬餘外再撥渡馬船二十隻于今晚燈後駕船  
直赴南京仰賴聖上洪福夜間若得順風更屬穩便次日天廟捨舟  
登岸先與賊人會戰賊人雖多以老弟視之無異犬羊勝賊十有八  
九陸大人在城上看見交兵亦必開門接應此輩一敗必不敢散走  
各州縣沿江內定有倭寇船隻渡他們逃命為歸海計再于沿江一  
帶遣叅遊守備等十人各帶兵一千在各要路埋伏截殺逼他奔焦  
山這條路歸海老弟切不可趕殺過急若過急伊等必捨命回戰誠  
恐多傷我士卒只管遙為趕殺使他有上船功夫朱三弟帶水軍二  
萬在江西截殺我在焦山海口帶水軍三萬截其歸路這四陣倭賊  
搃不盡死所存亦無多矣一面嚴防各海口使餘賊無路可歸一面  
提兵直搗崇明搃有逃奔在各州縣地方者百姓誰不欲食倭賊之  
肉任凭他走到那里自有人拿他殺他無庸遣將發兵百姓皆兵將  
也愚見若此二位老弟以為何如文煇林岱前回俱見身分此謀必  
此回与前三十回相同前文煇陳說兵机平師尚詔是合盤托出今  
俞大猷平倭寇之謀也是合盤托出兩回相為照應搃見用兵一道

必先謀而林岱文煒大喜道大哥妙算可謂風雨不透倭賊盡在掌

後能勝也中矣大猷道還有一節只可惜我們兵少未免懸心文煒道大哥還

有何地要用大猷道我想江寧城下賊之眾集總無十數萬七八萬

是必有的林二弟止帶河東兵一萬九千來人勝則我們大功必成

萬一眾寡不敵我們多少打算皆成須設矣而水路所用諸軍又皆

在不可減少設或陸大人畏懼不敢出城發兵救應此勝敗之大机

關係于此不無憂耳所慮極是林岱固勇然一人能殺得几多萬一

也敗北則各路埋伏俱虛設此大猷所以深以為慮林岱听了大笑道倭寇至多不過數萬他便有百萬我何懼哉我

固知恃一人之勇能殺他多少人然兵以氣勝我一人所向無敵斬

其元首餘眾勢必驚避則我隨帶之一萬九千餘人個個皆林岱也

陸總督接應不接應原不在弟打算中大哥只管放心听林岱論非

在情理中况有萬餘兵助之也林岱言一萬九千人個個皆林岱語

亦極壯大猷道侄仗老弟神勇吾無憂矣三人議安林岱道兵貴神

速此刻即傳令示知河東人馬官將整備一切朱賢弟可速挑選堅

固大船一百五十隻外挑載馬船二十隻更須点查久走江路水手

為妙此時已交辰時弟定在未時下船說罷忙發令箭示知河東人

馬去江寧起身時候文煒親自揀選戰船去了到未時林岱領兵上

船江寧進發文煒同大猷送林岱起身後即曉諭水軍准備戰船器

械听候令箭征進兩人回公館即傳入守備十人每人帶兵一千示

与各處埋伏地方俟日落時各暗行動身本日五更大猷帶水軍三

萬赴焦山天未明時文煒帶水軍二萬于沿江等候倭寇正是

未至交鋒日

奇謀已預行

豈同胡趙輩

庸懦誤軍情

第七十八回

勤倭寇三帥成偉績

斬文華四海慶昇平

隨軍旅滿目干戈飛血雨航海崇明城去斬獲知幾許  
天子聞捷嘉予賞功罰罪溥倭臣相對愁無語身首皆異處

右調歸國遙

且說夷目妙美和辛五郎听陳東等相引復行殘破杭州又破了蘇州常州並各郡縣地方殺敗了趙文華破了鎮江見文華統數華軍萬幸退守揚州無一軍一將敢与他作對把中國人視同無物因此去攻打江寧省城打算着得了此處其子女金帛必多于別郡縣百倍攻了月餘攻打不破夷目妙美惱了將各路諸賊盡數調來在他看者至多不過用三天功夫再無不破之理虧得陸鳳儀遍貼示諭詳言破城之害並倭賊殺戮之殘凡現在大小官員並城內紳衿以及商賈士庶無分貴賤俱要一體保護自全性命并非全為國家倉庫城池打算藩王府中亦盡出壯丁相助人人皆有死守之心緣此倭賊雖衆竟不能得手陳東注直也防備有救兵來時差人打探見趙文華擁大兵死守揚州知道他是神魂嚇壞之人總有百萬人衆量着他也不敢再來又見朝廷不發兵救應他兩個也就心膽大了隔數天纔差人打探一次那日正与夷目妙美辛五郎商破城之法賊黨報道中國有兵從江中來此時已上岸了夷目妙美道約有多少人馬賊黨道遠望也不過二萬來人陳東道怎麼來的這樣快想是連夜來的辛五郎道恐怕還是揚州人馬趙文華遣來救應夷目

妙美道管他是那里差來的着衆頭目分兵一半圍城使城中不能  
救應我帶一半去迎敵必須殺他個盡絕纔好徐海道說的是我們  
大家去來于是傳下令去衆賊分了一半跟夷目妙美迎來林岱上  
了岸騎馬率兵遙望衆賊不下五六萬人却沒隊伍一個了手執利  
刃喊天震地直奔我軍林岱頷衆將大叫道我們止一萬餘人他到  
有五六萬人若容他与我兵殺在一處未免軍士心內各存多寡之  
見你們着衆賊中間有一杆紅旗甚是長大与衆賊別的旗號大不  
相同我想賊首必在此旗下你們可將人馬排開列陣莫動待他臨  
近我先入賊中斬其主帥倒他那枝大旗賊帥被殺餘賊自膽落矣  
俞大猷于出謀之前首先就打算着林岱武勇可以催堅破銳所向  
無敵林岱于下船之日便想到要馳入賊陣斬其元帥餘衆自必瓦  
解各人都有各人的少刻賊衆齊至勢如山嶽般壓來勢亦克林岱  
高叫道有胆力的漢子先隨本鎮立功去來語未畢有百十餘兵丁  
還有三四個將裨暴雷也似的一声答應各飛馬隨林岱衝去步兵  
在後跟隨一萬九千餘人內中只有百餘馬步兵三四員將裨只見林岱當先  
提戟直入賊陣百餘人隨後跟來馬頭到處賊衆如波開浪裂一般  
顛倒往兩邊亂閃特表林夷目妙美正在大旗下同注直徐海  
并衆頭領催軍迎敵猛見衆黨紛紛退躲心下大怒忽見一金甲  
大漢跨馬舞戟後面有百十人馬相隨急同風火瞬間已到了面前  
夷目妙美大為驚駭正欲上前林岱的戟已到身边急忙用刀隔架  
無如林岱力大戟重那里隔架的過响一声已透心窩倒撞在地非  
夷目妙美魚能徐海率衆賊舉刀亂砍被林岱用戟一攪撓打倒  
所遇是林岱耳耳十二三個奇更百餘將士齊上早將徐海注直殺死那枝大旗便丟在

了地下眾賊不見了大旗又望見中軍搖動俱知主將有失心上都  
慌亂起來我軍者見大旗一倒知是林岱成功賊之大旗反為一個

勇氣百倍大呼陷陣無不以一擋十賊眾見中國軍士和猛虎一

般鎗刀過處迎刃即倒遂各沒命的亂跑幸五郎在城下見黨類敗

回招動旗號賊眾放起炮來圍城倭寇俱解圍趕來對敵幸五郎率

眾直迎林岱被岱一戟刺倒又完了眾頭目拚命報仇林岱戰刺鞭

打紛、倒地我軍吶喊攻擊賊眾膽怯又失了主帥一個、向江上

奔逃尋他們的船隻陸提督同眾文武軍兵城頭上早已看得明白

見一金甲大將所到之處無不披靡又借陸鳳儀同眾文武軍本欲

開門遣兵接應見賊勢甚大未敢迎敵今見羣賊亂奔陸鳳儀率眾

殺出兩處人馬合擊只殺的屍橫遍野平地血流為江浙被害民林

岱見城內人馬四面殺出便領兵沿西北江岸追殺下來少刻陸

鳳儀人馬亦追殺而至林岱忙差人知會着鳳儀駕船在江內追殺

鳳儀向差人道賊船盡在江內停泊此時追殺使他無暇上船少為

寬縱便皆逃去矣他安知各路你可上覆林大人我且願不得會面

也惜不得兵力樂得殺一個与江浙百姓報一個仇恨說罷打馬催

兵向倭寇多處追殺去了此時凡儀忙極好眾賊沿江岸跪了許多

路眼睜、看得本國船隻跟隨下來要救他們只是被官軍追趕的

連一線餘暇沒有林岱到記得俞大猷窮寇莫追的話只因陸鳳儀

不肯住手也只得隨着下來眾倭寇亡命狂奔猛听得一声大炮人

馬雁翅排開老前文埋攔住眾賊去路眾賊到此田地各喊殺拚命

戰鬪正戰間鳳儀人馬趕至他到先兩下合擊前後約斬殺三萬餘

眾

賊衆人馬踐踏死的無算林岱隨後亦到一面傳令前軍放衆賊一條生路一面着人留住陸提督彼此下馬相見鳳儀大喜林岱傳令三處人馬就在此地扎營歇息造飯鳳儀道着兵將歇息甚好只怕倭賊歸海放他去了他將來還要害人林岱笑道旱路凡通海口處俱有兵將埋伏沿江水路亦有重兵等候殺賊文煒朱大人鎮台俞大猷專司其事他走到那里去鳳儀拍手大笑道怪不得鎮台大人着駕船從江中追趕原來水旱兩路俱有埋伏我若早知也要愛惜兵力不像這樣追趕了又道林大人真神勇也我在城頭從一交戰時就着見大人帶百十人匹馬直入賊陣自那杆大旗倒後賊衆即亂矣正言間衆軍已將軍中營盤立起兩人同入坐定鳳儀問趙胡兩人在揚州舉動並起兵來南原委林岱將鳳儀本章入都嚴嵩隱匿說起直說到他三人領兵今日殺賊方止陸鳳儀听了樂得拍手大笑叫快不絕問林岱道令侄係新科榜眼我們俱知其名但不知年紀多少林岱道他今年二十二歲了鳳儀大驚道小兒年紀敢做此天大事業將來定是柱國名臣我告急本章若非令侄老先生奏此時还怕聖上未必知道又回頭指着江寧說道這座城池也只在早晚為賊所得了我當年做御史時也曾參過嚴嵩几乎丟了性命兩人話談了半夜甚是投机次日又各率領人馬追尋下去再說倭寇被官軍殺的七斷八續又跑了五六里見追兵漸遠一個尋至江邊止有二十多隻海船衆賊爭渡自相殘殺人多船少通俱皆站滿連撐船扯棚空隙俱無衆賊还扳拉不放掌船人即以刀砍斷其手臂者甚多嘍罵之声驚天動地上不了船得还在江岸奔走即

至將船開去人多船重又沉了幾隻內中也有善水的又扒上岸來  
奔命少刻日本船又沿江下來三四十隻將眾賊前後渡去奈天意  
該絕此輩偏遇了風只得折檣行走又壞了幾隻船傷了多少賊眾  
岸上斃的賊有未及上船者無一不力倦神疲腹中飢餓沿路倒斃  
或不能行動者盡被官軍斬絕何止四五千天一明追兵又至四處  
搜拿即投降亦必殺戮皆因此輩屠毒江浙官民遇甚為天道人心  
兩不相容也船內的賊眾正走間忽听得江声震撼一声大炮滿江  
都是戰船火炮火箭兩点般亂打倭寇中箭炮者傷損几盡翻在江  
中者又去了數隻船前後倭船凡到文煒等候處十喪八九即有逃  
去船隻到焦山地界又被大猷火炮連船打的粉碎倭寇善泅者俱  
身帶重傷在水中也不過隨波逐流多延半刻性命而已水路中端  
的未走脫一船生全一人此一陣江潮人驚惶全出奔水路者各處  
海口大猷俱有埋伏斬殺逃賊亦極多即有逃匿隱藏者官軍去後  
又無船可渡被百姓看見那個肯饒放他其死更苦端的沒走脫一  
人倭賊得四軍師亦俱為官軍所殺了結陳東等四人文煒收功後又分撥  
戰船遣將各帶水軍沿江上去巡查寇並船隻下落賊雖未得到得  
了許多倭船寫此一筆伏下文用也日落時大猷駕船收功回來与文煒同到  
鎮江水陸諸將各陸續報功至次日午林岱同鳳儀人馬俱至大猷  
會合在一處鳳儀盛稱大猷之謀大猷亦謙退至再鳳儀又言林岱  
斬賊帥夷目妙美辛五郎于數萬強寇之中功冠諸軍且盡滅醜類  
使無遺種從此江浙永無倭寇之患皆三位大人盛德也文煒道弟  
等上賴聖上洪福諸軍將用命微倖成功何敢當大人過獎又道倭

寇雖說殺盡究之未盡者尚多第文臣不諳武事今與眾位大人相商日本遠在大洋之外勦滅須大費經營重耗國帑崇明原是內地今為倭寇來往潛聚之所若不斬絕餘黨克復國家版圖數年後賊眾定必復來朱某欲請二位鎮台大人功奪崇明我與陸大人分路搜殺逃止賊寇于各沿海要地安軍將永行鎮守再煩二位鎮台速發諭帖差人止住直隸河南人馬各回本鎮行文一絲不漏一面查點軍士一面上本奏捷其有功將士統俟崇明收功再行奏聞未知眾位大人以為是否鳳儀道朱大人分派極是我輩俱遵議行但奏捷本章不必公上我定要另上一本細表三位大人之功俞大猷道我們所率水師今日是以逸待勞又無傷損既去崇明便一日不可遲緩查沿江所得倭船不下二千餘隻可揀大而堅固者挑選一半我同林大人連夜入海想賊還未必知道信息林公道俞大人所見極是理合即刻起兵朱文煒道小弟還有一拙見沿江死亡倭寇極多可遣人剝其衣甲盡着我軍穿戴再于路拾其旗幟插于船上崇明賊眾自必認為自己黨類不行防備可率眾直入不勞而定也林俞皆立功矣此謀出文煒自不寡落 二位鎮台明日午時起兵何如陸鳳儀拍手大笑道此計妙不可言我軍可省無窮氣力管保一矢不發入崇明城矣隨請文煒發令箭遣軍士星夜辦理定限明日辰巳兩時到齊文煒因各軍交戰勞苦命中軍官于城內外未出征軍士點五千名星夜于沿江一帶剝取倭寇衣甲頭盔旗幟不過百餘杆足矣限明日辰巳二時到齊違誤者斬中軍領令去了四人飯罷至二鼓時于副參遊守水陸兩營內四人公同揀閱擇精壯勇悍者一百餘員于總督陸鳳儀

帶來將官內也挑了二十餘員又吩咐所揀人員于水軍內各行揀  
選少壯勇悍兵丁二萬六千于陸營內挑選四千將倭賊戰船搭配  
分用定于明午起行赴崇明衆將各歸營辦理去了次日差去兵丁  
于辰巳二時將剝來倭寇衣甲旗幟俱在轅門交納文煒發出令隨  
行兵將穿戴到午時林俞二人帶兵下船赴崇明去了文煒同鳳儀  
一面修本奏捷一面行文江浙文武等官曉諭戰勝倭寇原由飭令  
搜殺逃散餘賊又于沿海地方加兵把守俟崇明收功後再行安排  
陸鳳儀去蘇州朱文煒去浙江分頭安撫被害州縣捷音到了揚州  
趙文華嚇得心膽俱碎向衆家人道怎麼他們成功如此之速豈非  
天意天意二胡宗憲到喜歡起來喜文煒成功可以救已也又隔了  
一日提騎到來將兩人俱鎖拿入都揚州人恨文華縱兵殃民日  
在地方追索各項公用行為亦性成使然今見拿去圍城商民焚香  
慶幸再說林俞二人領兵趁順風兩日夜便到崇明却好衆倭寇將  
去歲今秋兩次所得子女金帛俱收貯在崇明此番若打破江寧便  
心滿意足一摠運歸日本不意他没福享受中國之物林俞二人領  
兵到來這日衆頭目與中國婦女并清俊子弟飲酒作樂衆巡視的  
倭寇望見有數百隻船趁風揚帆如飛而至大是驚懼及到近界纔  
看明是自家船隻并本國旗號連忙報入去一齊跳躍喜歡俱出城  
迎接文煒此謀此時我軍早已上岸殺將起來衆賊做夢也想不到  
的係妙策有這一日林俞大猷率兵先搶入城來衆賊四下驚走林俞等一  
邊動手一邊令軍士分門把守到者即殺又差人諭令未入城軍兵  
將城圍住不許放走一賊崇明百姓見本國軍兵入城各持棍棒刀

斧幫殺讀之快活又領官軍于大街小巷菴觀寺院處搜尋本國還有

落後船隻皆陸續俱到海行焉能齊集同到也從辰時殺起至午初時分將羣

賊洗盡又分遣諸將率兵于各鄉鎮搜殺地方百姓所知大軍到來

那一個還肯饒放家戶到處搜查可憐眾賊一個未得生全即

有逃入海中者船隻俱被我軍所守除非跳入海中四處搜殺了兩

日夜諸將交令林俞兩人出示曉諭安撫百姓委官查点倭賊擄掠

的江浙男女約三千餘人俱看問明地方名姓開寫冊籍將男女分

為兩處養育俟大軍回後再差官押船來搬取他們還鄉又將搶掠

江浙的金銀珠玉並各色貨物以及古玩珍寶不下十餘庫各堆積

如山林俞二人相商歎兵六日議定將金銀珠玉珍寶古玩他二人

領水師五千做第一起押解起行各色貨物綉緞銅錫等類委參副

將帶水師五千做第二起起行其餘物委遊擊都司等做第三起押

解亦帶水軍五千起行又每一庫委大小武官十員公同点驗各封

記號數按所分三項以次搬運在一處以便上船查点倉糧共三十

餘萬石分賑本縣人民餘俟補授新官到日收管又分派了鎮守大

小官員諸項完安然後大排賀功筵席以酬諸將勤勞又從庫中領

發銀兩賞隨行軍士歇兵至第四日三更時分陡起大風刮的海水

吼声如雷須臾天地昏暗一軍皆驚通城士庶無不悚懼皆言自來

未有之大風也至五鼓風息依舊清明如故到第五日開庫搬運上

船誰想一物無存連忙報与林俞二人大為驚異將各庫打開庫

皆然奇極極諸軍眾將神色俱失言妖魔神鬼盜去者議論不一俞大

猷向眾將道此昨晚三鼓大風所由來也其中有天意中國与倭寇

敵向眾將道此昨晚三鼓大風所由來也其中有天意中國与倭寇

俱不能得再言之何益定于明日一同起身罷了原來是冷于冰知道林岱俞大猷收功崇明有項財物因此弄神通攝歸洞府為晉天下窮民濟急之用補明失到第六日林俞二人留官鎮守率眾將祭神放炮開船約定在未牌時分陡然起一陣大風將前後各船俱刮攏在一處在水面上旋轉起來眾軍將喊叫不絕正在危迫間忽然換轉風頭捲定諸船向西北飛走少刻大霧瀰漫者不見東南西北耳邊但聞風聲相為吼應林俞二人雖然有胆氣到此亦惟有虔心默禱許愿叩頭而已估計有八九個時辰漸次天清月朗眾軍將各拭目觀望前面隱隱似有城池船行切近細看乃杭州東門外也不知從那一個海口入來此亦是冷于冰之作用知林俞二人起行日子不好到申時要起颶風颶風與別的大不相同一起風則東西南北四面刮刮無定舟船遭遇無不壞者于冰恐傷中國軍士因此命連城壁來救應送軍將至杭州只是他送的太勇猛些致令大眾耽無限驚險再說杭州城外百姓同城上巡邏軍士瞧見數百隻海船都以為倭寇又至此時文煒正在杭州安頓一切住居在巡撫衙門內听得傳報說倭寇大至連忙從被中扒起發令箭曉諭闔城軍民官吏都着上城防守頃刻哄動了一城林岱遣人到城下叫喊城上不是放炮就是放箭不能進前俞大猷道這怪不得他爽利等到天明罷有什麼要緊文煒在城上坐守了半夜到天大明方知是林俞二人帶兵回來心下大喜率各官到城外船內相見林俞二人先言今日海風之險几乎不得相見諸軍眾將都和做夢一般不知怎麼便到杭州城下此天意着與老弟速會也又詳說崇明殺賊

並一切事問文煒是几時到杭州文煒道自二位老哥起兵後我與  
陸大人亦各分開他回江寧派遣文武各官辦理江南被寇地方事  
務昨日有字來他已在蘇州我到杭州查辦被寇地方事務屈指僅  
十一日不意二位老哥已收功航海歸國真是天大喜事可一同入  
城安息幾日軍士疲勞也該令其休息我此刻即遣官馳驛傳報陸  
大人林岱道我們的船隻人數還不知有損傷否俟查明入城文煒  
笑道止用委官三四員便可立辦何用親查說罷一同上岸騎馬入  
城同到巡撫衙門文煒大設酒筵請崇明得勝大小官員賀功三日  
後將各路水師俱行打發回鎮倭船留在杭州備搬運搶去男婦使  
用過了几天諸文武俱皆銷差已查明通省被害郡縣兵火之後倉  
庫空虛文煒只得從未被害郡縣提取銀米遣官按戶挨查男婦人  
數分別賑濟將來與陸鳳儀會奏罷了浙民甚是感戴諸事安頓畢  
三人坐船赴蘇州鳳儀率文武迎接入城賀功叙說各辦事務同具  
一公本奏捷鳳儀又另上一本表奏三人之功文煒于奏捷本內又  
添一本特奏趙文華馮懋卿貪婪不法等事並前假冒軍功嚴嵩兩  
個得力  
門下且說明帝見了朱文煒等頭一次報捷本章帝心大悅立即傳  
齊九卿天子道朱文煒林岱俞大猷到揚州止點兵三日第四日即  
各分水陸進兵不意趙文華擁水軍八萬河南山東人馬三萬死守  
揚州他的意思朕亦深知並非為保守揚州不過為保護自己怕倭  
寇來殺他耳誠如帝諭江浙兩省之先生靈受害皆壞于趙文華一人言  
之痛恨又誠如帝諭前嚴嵩奏稱江浙人望趙文華甚殷朕不解江浙人  
望此屬何意是真屬何意嚴嵩听了心若芒刺又問眾臣道趙文

華拿到否刑部堂官奏道計程提騎應回想只在早晚必到明帝又  
道朱文煒等于文華所統水軍八萬止用了五萬河東人馬三萬止  
用了一萬九千兩搃兵本部人馬一人未用仍是趙文華所統之兵  
一日夜水陸殺賊數萬使無遺類屈指成功究係一朝嗣後選將不  
可不慎也且更有喜者破倭寇之謀雖出于俞大猷和朱文煒而林  
岱于江寧城下領百餘人首先馳入賊陣于數萬人中斬其巨帥夷  
目妙美奪其大旗復殺副賊帥辛五郎此非有拔山扛鼎之力不能  
奏此奇功也賊首既去羣賊自瓦解矣陸鳳儀開城接應晝夜馳追  
文臣能如此足見勇敢保全江寧月餘不破鳳儀之功可与朱文煒  
俞大猷相同刻下林岱俞大猷已去崇明收功想亦在指顧之間矣  
徐階保薦得人足見忠誠為國統俟捷音再至朕另降諭旨諸臣頃  
首辭出高酌上表慶賀只有嚴嵩雖對衆強為色笑却心上難過的  
了不得本日晚即將文華宗憲解到交送刑部嚴嵩立即托尚書夏  
邦謨向刑部堂官代討情分又差人入監安慰二人去了不四五日  
又接到崇明收功并陸鳳儀朱文煒安插撫恤兩省被寇郡縣本章  
隨下旨陸鳳儀保守江寧深費心力加太子太傅賜蟒衣玉帶蔭一  
子入監讀書林岱着陞授提督充補江南通省軍門統轄各鎮駐扎  
各鎮防禦諸處海口俞大猷着陞授提督朱文煒着充經筵講官加  
太子太保並賜徐階朱文煒林岱俞大猷各蟒衣玉帶一襲其餘水  
陸有功諸官俟陸鳳儀朱文煒奏到日再降諭旨陞補者第二本是  
朱文煒奏趙文華于去歲奉旨督兵在直隸沿途索詐地方官金  
帛古玩復于揚州蘇州二府種、貪賄斂積高民銀兩折收船馬價

值兼復假冒軍功並參鄔懋卿在益院任中驕侈不法等款又替文  
華以欽諸高金珠古玩侵吞監課等事明帝覽奏越發大怒勅下江  
南總督陸鳳儀鎖拿鄔懋卿入都嚴嵩又抄沒本鄉並任中兩處家  
創其一私兼詳查寄頓地方監禁老少男女毋得輕縱一人与趙文華一同  
付刑部嚴刑審訊定罪奏聞又看劉宗憲文煒替他極力開脫說  
他原本書生未嫻武畧其趙文華貪賄諸事委不知情明帝看後也  
就不深究了又想起林潤曾劾趙文華在前竟是個少年有膽識  
的官兒隨下旨陞林潤兵科給事中巡按江南通省地方事務旨意  
一下徐階林潤鄧應龍各大喜只有個嚴嵩父子甚是畏懼滿朝文  
武誰不知趙文華鄔懋卿是嚴嵩得力門下今前後兩個俱倒如去  
了他左右手一般刑部堂官見明帝甚怒也不敢盡依嚴嵩臉面將  
索詐蘇楊二府裕高士度銀兩問寔假冒軍功階虛補議叙多少武  
官又過了幾日將鄔懋卿解到審出欺隱監課四十餘萬兩又拉出  
巡監御史袁淳協同納賄胡宗憲刑部照文煒奏本也替他以不知  
情三字開脫具奏入去明帝大怒將趙文華解赴蘇州斬決其子趙  
懌思同妻女俱發烟瘴地方永遠充軍懋卿解赴揚州斬決其子發  
邊地永遠充軍妻女賣與人為奴袁淳解赴揚州立絞亦令抄沒家  
私胡宗憲于刑部未審之前他不知從何地弄了白龜兩個白鹿一  
隻進獻腐儒能弄此  
二物大奇刑部擬他為革職也奉旨依議趙文華自入刑  
部監後日夜愁懼肚上起了一瘡京差解至常州其瘡兇種異常哀  
呼了一夜將肚腹崩裂五臟皆出而死死的亦奇事  
見文華本傳江南人听得他  
解赴蘇州斬決家、焚香稱慶還有許多人等他斬決時大家要零

割其肉盼望他來此嚴嵩所謂江浙人望他甚慙也可見仕宦人莫  
兩至多五千兩即可終身過溫飽如人有十個兒子每人與他弄三千  
下百萬兩亦不過一世即盡耳古今人類嚴嵩趙文華之貪者不一  
而足到抄沒身死時半文亦帶不去到帶去生世不洗不盡的與  
名使子孫受享貪圖銀錢完何益也宜估計所入將來使女兒  
不受飢寒後听的他死在常州未蒙顯戮百姓又都不快活起來提  
督陸鳳儀他在揚州百般索詐商民擁兵自固致失陷蘇常鎮江  
等府旨意原無號令之說鳳儀竟把他斬屍傳首號令蘇州人心絕  
畧為舒服朱文煊將倭賊搶去男婦從浙遣官于崇明運回江南人  
押交陸鳳儀浙江人看親屬具結認領又于未被兵火之府縣題請  
轉運倉糧賑濟被兵火地方兼請恩免累年拖欠錢糧並恩賞張經  
戰勝並陣亡軍將三事俱蒙天子恩准浙民感激切骨懷慶提兵林  
桂芳見林岱爵尊功大便告老乞休明帝知是林岱之父下許多溫  
旨賞及服物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銜准其致仕真武職中未有之  
際遇也林岱林潤此時同在江南各差人迎請到鎮江衙門養老天  
天非遊玩山水即賓客滿座者戲朱文煊每年定請去遊西湖住一  
月兩月不等這老翁大是快局歸結桂芳再說冷于冰一日向連城  
璧等道刻下江浙倭寇已平百姓流離凍餓者十有八九朝廷雖有  
恩典焉能使一夫不失其所我前在崇明攝來財物理合賑濟窮乏  
我此刻即入後洞你們不得驚動我過百日後方許你們見我好  
辦理此事說罷入後洞跌坐入定用分身法化為數千道人施散銀  
物等類不但江浙被寇地方賑濟無遺即普天下窮困無倚賴之人  
也有許多沾了恩惠全活不下有萬生命中國人失之倭人得之却  
富者破財窮者沾惠如此要費三個來月方完不邦等止見財物日  
轉移真大快心目事也

少直自一無所存方見于冰出定問起來方知是用分身法立此大  
功德各心悅誠服于冰又吩咐猿不邪道与你東帖一聯書字一封  
可速去江西廣信府萬年縣城外折者辦完事體後回洞繳吾法肯  
不邪領命駕雲去了此走下七十九回至八十九回共十二回事正是  
捷音報到帝心寧

### 第七十九回

葉體仁席間薦內弟

周小官窓下戲嬌娘

彤雲散盡江濤小風浪于今息了倩他吹噓聊自保私惠知多少  
即才女貌皆嬌好眉眼傳情裏上隔窓嫌伊歸去早想念何時

右調桃園憶故人

且說沈襄自從金不換于運河內救了他的性命又在德州店中送  
了他百十多兩銀子和馱兒一頭一路感念金不換不盡曉行夜宿  
那日到了江西萬年縣地界先尋旅店安歇次日便問本縣儒學葉  
體仁下落早有人說与他在縣東文廟內西首一個黑大門便是沈  
襄找到學門前見兩個門斗坐着說話沈襄道煩二位通稟一声就  
說是葉師爺的主親從北直隸來相訪門斗道先生貴姓沈襄道你  
不必問我姓名你只如此說去就是了那門斗必要問明方肯傳說  
正言間早見體仁一老家人朱清從裏边走出看見沈襄大驚道回  
爺從那里來沈襄使了個眼色朱清會意將沈襄領入客房內急入  
內院向體仁夫婦說知沈小姐听得他兄弟到了又驚又喜葉體仁  
是個極小膽的人沈練問成叛逆正法他久已知道又現奉部文到

處緝拿沈襄听了這句話不由的面上改了顏色先寫心上添了驚

怕次寫口裏說不出話來再次寫口分三層形沈小姐早明白他丈

夫的意思說道你不必狐疑我兄弟是你至親你便不收留他出

外被人拿住也會扳扯你不怕你不成個叛黨到那時人也做不成

鬼到要變哩知夫者莫如妻即以其所深怕體仁無可如何問朱清

道可有人看見舅爺沒有朱清道只有兩個鬥斗在外邊問舅爺姓

名舅爺不肯說還是小人將舅爺領入來現在書房內體仁道此後

有人問及就說是我的從堂兄弟你去請入來罷無可如何刻沈襄

入來看見他姐早哭的兩淚千行先與體仁叩拜次與沈小姐叩

拜沈小姐拉住大哭起來慌的體仁亂嚷道哭不得哭不得休與我

哭出亂兒來不是頑的拉沈襄到房內坐下姐弟二人拭搯了淚痕

沈小姐問他父被害情由沈襄細細訴說到傷心處兩人又大哭

起來急得禁體仁這邊一推那邊一拉恨不得將二人口鼻捏住直

鬧的兩人不哭了方休次後說到金不換救命贈銀子的話沈小姐

道天下原有慷慨義氣不避禍患救人的好男子若是你投河時遇

着你姐夫十個定渰死九個了當面詭譎太利害了然業體仁畢竟

然必暗稟上憲擒拿叛逆體仁道我是為大家保全全身家計但願不

後裔做自已後迂捷徑矣弄破為妙據你這樣說我不是嫌怨令弟來麼這還不

一飯边走至外面將門斗並新催的一個小廝和廚房做飯挑水的二

人都叫來特的表白了一番說這纔來的是我一個從堂兄弟並

不是親戚你們都要明白正是沐說罷入內室又叮囑沈襄改姓為

葉着叫他大哥叫沈小姐嫂子見兩人都應允方纔畧放了心懷抱

沈小姐為兄弟初到未免日、要買点肉吃体仁最是儉省一年四季只有祭丁後方見点肉非初一十五若買了豆腐也要生氣似這我也見過幾個到不沈襄一連任了五天吃了二斤半肉白菜豆腐早死还少受几日又搭了好几斤先生疼死矣体仁嘴里雖不好說心里着寔受不得日夜圪絀着眉頭和家中死下人的一般好精妙譬喻然体仁必惧内否則白菜豆腐亦無矣敢望半斤肉哉想算着安頓沈襄地方又不知他有何才能且恐怕到人家露出馬脚于已不便又想及沈襄曾教過學便欣喜道日前本地紳衿周通托我与他留心一學問淵博先生教讀他兒子周連那周通有六七十萬兩家私且是個候補郎中沈襄有了破露他的身家甚重只用他出錢料理連我也無事了到只怕都料理到你身上好巧打算妙想到此處急急入內問沈襄道你日前說教過學可教的是大學生小學生沈襄道大小學生都教過體仁道想來你的八股是好的了沈襄道也胡乱做几句只是不通安体仁道我此刻与你出個題目你做一篇沈襄道若必定着我出醜我就做体仁見不推辭甚喜口中便念出浩、其天一句來不意沈襄腹內融經貫史又是極大才情此等題素常都是打照過的隨要過紙筆來沒有一頓飯時即謄真送体仁過目体仁是中過鄉試第三名經魁的人于八股二字奇正相生大小無不合拍只因他屢下會場荐而不中又兼家貧就了教職自如命裡沒進士因此連會場也不下恐費盤纏他到是江西通省有教的名士今見沈襄下筆敏捷又打算着此題難做將沈襄的文字接在手內口中不言心內說道这小子完的这般快不知胡說些什麼在內只着了個破承起講便道好不絕再者到後面不住的點頭晃腦

大為讚揚將通篇看完笑說道曷明博大盛世元青也當日岳丈的  
文字我見過許多理路是正的不及你當行多矣只可惜你在患難  
中只索將解元會元讓與人家罷了又怕沈襄于此等題目素日做  
過又隨口念出一題道雖不得魚看沈襄做沈小姐道做了一篇好  
就罷了怎麼又出題考起來体仁道你莫管沈襄做此等題越發不  
用費力頃刻即就体仁看了喜歡的手舞足蹈向沈小姐道令弟大  
事成矣沈小姐道甚麼大事可成体仁便将日前周通所托詳說又  
道只是他兒子的文字素常都是我着每年摠有五六兩送我  
有衣服靴帽之類我若將令弟薦去他就不用我了為自己親戚也  
說不得必竟還是讀書沈小姐道此舉極好只怕他已請了人便把  
机會失去体仁道同今他兒子的文字還都是我着那里便請了人  
就請人也要請教我看個好及沈襄道這周通佩服姊丈想來他也  
是個大有學問人休仁笑道他有什麼學問不過以耳作目罷了刻  
下他兒子不過完篇而已每做文字還是遇一次有点明机一次便  
胡說起來人物到生的清俊不過伏下偷情等事若認真讀書不愁不是科  
甲中人只要請好先生教他沈小姐道既然他父子都不通還認得  
什麼好醜你為何兩三番考我兄弟馭的也是体仁道他父子雖不通他  
家中來往的門客却有通的門客尚有通人周通還不至俗惡誠恐令弟筆下欠安  
着他們搬駁出來將令弟辭回連我的臉也傷了沈小姐道事不宜  
遲你此刻就去好足見同胞閨切較止知有夫象体仁道今日天色  
还早我就去遭罷隨即到周通家去至日落時还不見回來沈小姐  
甚是懸結只怕事體不成只等的定更後体仁半醉回來一入門先

向沈襄舉手道恭喜了成沈小姐道有成麼體仁道我一到他家便

留我吃便飯却是極豐盛的酒席一間我將令弟學問讚揚的有一

無二怕他不成麼已面訂在下月初二日上館學金每年一百六十

兩外送兩季衣服今日就先与了五十兩作添補零用之費說着將

銀從懷中掏出放在桌上又向沈襄道你到他家吃穿俱足要這些

修金何用不如都支出來讓窮姐夫買点米吃了豈不是好人像這樣

了也要算心口如是苟延歲月人只不飢不寒得有安身處足矣說

一沈襄道我原要那修金何用我身邊還有金恩公送的几十兩銀子

也一搥与姐夫留下罷極貧寒時大方如此體仁听了喜欢得心花

俱開隨即出去說与朱清此後日加六兩肉与舅爺吃若剩有未

吃盡的肉只用添四兩亦可像此等調度全要你留心我最貧窮却

此等物料嗎耐罷入來向沈襄道還有一句要緊話休要到臨期忘記了

我已向你東家說過你是我從堂兄弟名字叫做向仁你須切記在

心沈襄唯一次日沈襄從行李內將不換送的銀子取出六十兩送

了體仁算荐館把騎來的那個馱兒也送了他體仁大喜收受樂說

道你今日將馱兒送我就是我的了我說也不妨这几天草料吃的

我甚慌他到是無不我寔用他不着早晚賣了得几兩馱價貼補貼

補也好沈襄笑了沈小姐笑道虧你是個讀書人怎愛錢到這步田

地一曰小人儒一曰喻又道周家是個大富翁我兄弟到他家衣服

被褥平常了他便要小者我兄弟方纔送你這六十兩銀子你收不

得与我兄弟治買了衣服被褥罷體仁乱嚷道不成話了真不成話

如何許他用自誰家寒士还講完衣服被褥越窮人越敬重你窮了

夫妻兩個為這六十兩銀子嚷了兩天終被沈小姐作主着朱清拿  
去買辦一切寧像這樣人再不拔已耶又叫了兩個裁縫做安將体仁  
儿子疼死饒還是沈襄的銀子若再是他的銀子則送終到了初一

周璉家先下了兩副請帖初二日親來拜請体仁送沈襄入館周通  
領兒子周璉拜從設盛席相待体仁至燈後回家自此沈襄便教讀

周璉一家上下通稱沈襄為葉師爺萬年縣雖是個小縣分此時風

氣却不甚貴重富戶重的是科甲人家每題起周通便說便是臭銅

即中真也止是見了周通和奉承科甲人一般錢利害還是周通听在

耳中心上甚恨這臭銅即中四字因見他兒子周璉生得聰慧俊雅

便打算他是科甲翰林中人想他中會出這臭銅即中之氣雖一年

出一千兩銀子請先生他也願意只怕他把兒子教的不通這便是富

人先時請了個舉人叫張四庫到也是個有學問的人教讀周璉

只教讀了一年多學院到廣信周璉彼時纔十八歲不知怎麼便進

了學妙奇語張四庫到得了四五兩謝儀周通得意到極處誰想張

四庫便中了進士做翰林周通大失所望他久知儒學葉体仁是個

名士因此連先生也不請恐怕教壞他兒子所見大通知此者世只

教体仁看文字今請了沈襄打算体仁所薦不錯又問明是個秀才

心上有些信不過起來大要以再作目的其人其各問頂高者不過半

六七不錯甚至还可講解明半味能將經史古文念的句頭有十分之

一生止以名位取人不及翰林翰林拿問的天子號上等才料了因此他

遠不及進士進士遠不及翰林翰林拿問的三鼎甲較論猶之秀才

与進士較論矣至于監生童生則又去秀才遠甚我嘗考驗過這種

汚奴馮兩篇詩文以一篇極平庸者詐言係素之有才學曾中會過  
者做他富目後便極口譽揚以一篇極精彩者詐言係素日無名望  
人做他富目後或付之不言或在意評駁此輩活看名磨道馱死誠  
後為不通鬼最可憐也皆因他心上半明半昧故辨不出好醜也誠

恐學問淺薄教壞了兒子須藉衆人考驗隨煩朋友們牽引本縣生  
童起了個文會每月會文六次輪流管飯家道貧寒的或四五人  
管一會七八人管一會不等惟周通家不輪流每月獨管三會戶原  
該如會文也不拘地方雖菴觀寺院亦去做文字會了兩三次通是  
沈襄評閱人見沈襄批抹講解甚是通安况又是本學業師爺兄弟  
越發入會的人多了這日該本城文昌閣西老貢生齊其家管會他  
家道還有飯吃只因他一生止知讀書不知營運將個家道漸次不  
足起來却為人方正不但非禮之事不行即非禮之言亦從不出口  
這亦可生了兩個兒子大兒子叫齊可大為人心地糊塗年已二十  
四歲尚未進學次子纔八九歲叫齊可久他還有個女兒名喚蕙娘  
年已二十歲尚無夫家生得風流俊俏其人才還不止十分全美竟  
于十分之外要加出几分伏下文偷窺事亦且甚是聰明眼裏都會說話將蕙娘細行詳表摺  
為下文地也 這齊可大也在會中諸生童一早都到齊家庭上齊  
其家出了兩個題目大家各分桌就坐一個提筆磨墨吟哦起來  
這齊其家庭房前後都有院子前後俱有窗榻庭房前面的窗榻俱  
皆高吊庭房後面的窗榻却關閉着為其通內院也周通這日辭過  
沈襄入會在後面窗榻內西北角下面朝着窗榻做文字齊貢生家  
閨女蕙娘听得衆生童們到便動了個射屏窺婿的念頭越老貢生  
在外周旋他母親龐氏在厨下收拾飯菜便悄悄的走出內院到庭  
房北窗外先去中間用指尖挖破窗紙放眼一觀先從窗中起見七八  
大小到有五六十個雖然少年人多都眉目口鼻安頓的不是部位  
又是這樣個評即有幾個面皮白淨的骨格都不俊俏且頭臉上毛  
鬚新奇之至

病極多的又評駁又走到東北窓角外此又從窓東也挖破窓紙看了

看搃是一般心上委決不下回身到西北角窓外北角看起走到正緊也挖開

窓紙一觀這一眼便觀在周連臉上是個俊俏郎不由的目蕩神移

心上亂跳起來心死怎那里还肯罷休從新把窓紙挖了個大窟窿

用左右眼輪流着細看那有這樣個看人周連正握着筆凝着眸想

算文理猛然回過臉來見窗外一個雪白的面孔閃了一下就不見

了婦人偷看人被人心裡想道這必定是齊貢生家內眷偷看我們

也就丟開了怎當那蕙娘不忍割捨又來偷視誰想周連兩隻眼睛

注意在那窟窿上四目一照那蕙娘又縮了回去女兒看人周連想

算道他儘着看我难道不許我看他正是休要將身子站起隔着桌

子往窗外一觀見一不肥不瘦不高不低如花似玉的一個大閨女

站在對面窗外上半截是這再看香裙下面偏又配着周正瘦

小小追魂奪命一对小金蓮下半截是這真是洛神臨凡西施出

世又搃讚周連不看則已一看之後只覺的耳朵內響了一声心眼

兒上都是麻癢手裡那枝筆不知怎麼吊在桌上靈魂飛去半正

在出神之際一個童生走來在肩上一拍道看什麼殺風景周連即

忙回頭應道我看他這後面還有幾進院此時還能如此回童生

道易經上有拔茅連茹的茹字怎麼罵周連道草頭下着一如字便

是那童生去了周連急忙向窗外一看寂然無人坐在椅子上將棹子

一拍道這個一萬年進不了學的奴才恨極故把人害死正在怨恨

間那窗外的一双俊眼又來了周連也便以眼相迎只見那白面孔

一閃忽見纖纖二枝伸入將窓紙扯去一大半這閨女沒把那俊俏

樣兒了

臉兒端端正正放在窗櫺前這是看兩個人回隻眼互相狠着正在

出神入化彼此忘形之際只听的有人叫道周大兄周大兄不但周

嫌其周璉急忙掉轉頭一看見第三張桌子前与他同案進學的王我亦

曰緒笑問道頭篇完了麼我看周璉道統完了兩個題比也看不

得又見王曰緒笑說道你必有妙意精句不肯賜教我偏要着說

着從人叢中擠了來這叫住不周璉此時恨入切骨恨只見他走

來將周璉文稿拿起一边看一边點頭晃腦口中吟咏声喚不絕請

走罷敲着罷說道你下筆總是靈透我也是這意思無如字句不甚

厭惡了光潔說着從袖中掏出來着周璉看也要算周璉只得接過來見一

篇已完了那里有心腸着他大槩瞧了瞧連句頭沒着清楚便滿口

譽揚道真是妙絕的文字好極好極到不如說王曰緒又指着後股

道這儿句我看來不好意思要改換他周璉隨口應道改換好王曰

緒道待我改換了你再看還要着看說罷又挨肩擦臂得走出去了

这是周璉急的往窗外四下一看那俊俏姑娘不知那里去了完

把身軀往椅子上一倒口裡罵道這厭惡奴才殺了我了這是一生

再難得的机会被他驚開寔堪痛恨急忙又往窗外一看那里有三

苦心上還有什麼心腸做文字不由的胡思乱想道此人不是齋貢生

的閨女便是他的妹子怎麼那樣一個書獃子他家里有這樣要人

命的活天仙豈非大奇事話奇絕难道書獃子家中想算着又站起

來向窗外再看連個人影兒也無復行坐下鬼嚼道难道竟不出來

了如見又想道自己的房下也还算婦人中好些的若和這個女兒

比較他便成了活鬼了又想道我父母止生我一個家中現有幾十

萬資財我便捨上十萬兩銀也不愁這女兒不到我手正胡想着見窗外一影却待站起來再看視那女兒面孔又到兩個互看間忽

見那女兒眉舒柳葉唇綻櫻桃只此八個字亦微笑了一笑越發沒

上笑這一笑把周璉笑的神魂俱失自然誰到此却待將手上帶的

金鐲要隔窓兜送與只听的後窗外一小娃子叫道姐媽一地里

尋你不想你在这里那女兒急將俏龐兜收去周璉連忙站起將兩

隻眼着在窓孔內看去只見那女兒蓮步如飛那里是人竟像一朵

帶露鮮花被風吹入內院去了又是這樣周璉在庭房內捻看的是

此女前面此刻繞着了後面正合了洛神賦四句肩若削成腰若約

素羅韞生塵凌波微步正此女之謂也作者亦極力周璉看罷復坐

在椅上有氣無力的說道我從今後活不成了死也必不相定醒了

一會看自己的文字止有了少半篇再看眾人已有將第二題寫真

半篇多了不由的心下着急起來也無暇思索只合就題敷衍一边

做着文字一边又向窗外偷看只怕耽誤了此際止是兩路猛听的

老貢生高說道午飯停安諸位用過飯再做罷眾生童俱各站起拉

開桌椅板凳坐了八九掉飯畢又做起來周璉此時真正忙壞又要

做文字又要照管那窓隔上窟窿苦了只到日落時摸不見那女兒

再來原來前半月蕙娘的母親龐氏只顧與各生童收拾茶飯蕙娘

便可偷空出來午後他母親無事他那里还敢亂跪况老貢生家教

最嚴外面兩個僱工人是足跡不許入內院的蕙娘和他兒媳是足

跡不許出外院的不愧齊此刻把蕙娘急的要死惟有盼下次會

而已周璉苟且完了兩篇已是點燈時分大家各散回家素常與他

妻子最是和美今晚歸來一看覺的頭臉脚手都不好起來從此即履霜之漸便一句話也不說何氏問他也不回答還當他与會中人開了口角由他睡去那知周璉一夜不曾和眼翻來復去想算道路正是天

外下人各有情絲此絲無斷際再未所繫有其人喜他無所繫

第八十回

買書房義兒認義母 謝禮物乾妹拜乾哥

情如連環絡不壞甲顏且把乾妹拜學堂移近東牆外無聊賴非親認親相看待暫將秋波買賣一揖退去何人在頭寧耐終久

還了鴛鴦債 右調漁家傲

且說周璉思想蕙娘一夜不曾合眼這邊是如此那邊的蕙娘到定

更以後見家中催的老婆子收拾盤碗已畢他哥嫂在下房安歇父

母在正房外間居住他和小兄弟齋可久同小女廝在內間歇卧內

外房並每人住處分早存下心要盤問他兄弟話預備下些菓餅之

別一切為下文伏線足見用心假若問誰想那可久

類好問那庭西北角內做文字的人明意欲何為耶

原是個小娃子那里等到定更時一点燈就睡熟了外務惟吃与睡

而蕙娘直等的他父母俱已安寢外房無有聲息方将他兄弟推醒

与他菓子吃那娃子見有菓子給他吃心下就歡樂起來一边揉眉

擦眼一边往口內乱塞說道姐這菓子個好吃情景逼肖如見

蕙娘道你爱吃只管任你吃飽我还有一盤子在这里先投其所好

那娃子起先还是睡着吃听了這話便要坐起來此句皆從細

出蕙娘怕他父母听见說道你只睡着吃罷休着爹媽听见了罵你

我還有話問你娃子道你問我什麼蕙娘道今日來咱家做文章

的相公們你都認的麼這都是胡問他一個那娃子道我怎麼認不

的全認的矣果然蕙娘听了大喜喜其必認的忙問道你認的幾個那

娃子道我認的我哥完了除他哥外蕙娘道這是自己家中人

你自然認的我問的是人家的人那娃子道人家的人也認得這話

提不能全認多蕙娘又喜道喜其認得人家的人你可認得那庭房

西北角上做文章的相公他頭戴公子巾外罩黑水獺皮帽套身穿

寶藍緞子銀鼠皮袍腰繫沉香色絲絛二十內外年紀俊俏白淨面

皮手上套着赤金鐲子指頭上套着一個赤金戒指一個紅玉石戒

指唇紅齒白滿臉秀氣那個人兒你認得他麼呵呀這一套年貌

子我也記那娃子道我怎麼認不得這話竟有蕙娘听了又不禁大

喜這原可喜係單指一人忙問道他姓什麼他在城內住城外住

他叫什麼名字他是誰家的兒子一連用四個他字却句把他的

道故有此許多問法除却水那娃子道我不知道他住處他又從不

和我要蕙娘道你不知住處罷了你可知他姓甚麼是誰家的兒子

那娃子道他是他媽的兒子寫小娃子話來回糊塗且還被他糊塗

石補天遂向看去便覺蕙娘拂然道這樣說是你認不得他你為何

的這娃子在紙上說話口說認得那娃子道我怎麼認不得他又認得了皆出

來做文章的相公仍然是個認蕙娘听了氣惱起來自然要氣惱菓

被他糊塗在那娃子頭上打了一掌該打為何不罵道死不中用的

了好半晌在那娃子頭上打了一掌該打為何不罵道死不中用的

糊塗東西那娃子便硬睁着眼嚷道你打我怎麼接了打他菓子是

你給我吃的又不是偷吃你的他所重意也在此蕙娘一肚皮深心被

這娃子弄了個冰冷伸手將菓子奪來不准吃盤內還有幾個一搥

拿去放在地下桌子上大利那娃子見將菓子盡數奪去不由的看

急起來大嚷道沒了菓子你打我怎麼打又想起我為什麼教你白打菓

子便白說着就啼哭起來寫生至此龐氏聽見罵道你們這時侯還

不睡覺嚷鬧甚麼又夾寫蕙娘怕他嚼念起來連忙將盤中菓子盡

數倒在他面前此項得以那娃子見了菓子便立刻不哭不嚷了文情

入雖然不嚷了他也驟然不好吃那菓子又罵小兒也見蕙娘上床

換鞋脚那娃子那起一個菓子來笑着向蕙娘道你不吃一個兒此

活小兒非紙蕙娘也不理他歪倒身子便睡情景那娃子見蕙娘不

理他悄悄的將菓子吃盡就睡着了情的吃盡是見蕙娘惱了故

如蕙娘前思後想在這邊思想周璉周璉在那邊思想蕙娘想來想

去還是周璉想出個道路來將兩人雙駕只用一句便次早到書房

完了功課帶了兩個得用的家人一個叫吳同一個叫周永發一齊

到齊貢生門前詳細一觀這一觀齊其家見他房子左右俱有人家

左邊的房子甚破碎右邊的房子還齊整問跟隨的人道這右邊房

子是誰人住着先寫兩鄰房你們可認得麼吳同道小的都知道這

中間房是齊貢生家左邊是張銀匠家右邊是鍾秀才弟兄兩人住

大爺問他怎麼周璉道家中讀書男女出入甚不方便我看這右邊

的房子到好做一處書房書房偏是這裡的街道又僻靜街道也是

但不知他賣不賣吳同道容小的問他周璉道價錢不拘多少只要

他賣就好富戶兒情有所短這件事就交与你辦理前四十四回溫

嫖客此回周璉買了房吳同听了價錢不拘多少滿心歡喜道小的

偷婦女各有不同處

就與大爺辦理周璉道限你兩天回我話待如此不可還有一說若右邊的成就買那銀匠的房子也罷吳同道只要出上價錢不怕他不賣已開落錢周璉道你也不用跟我就此刻問去待如此不可吩咐畢回家去了真是錢能通神到午間吳同道便來回話道那鍾秀才的房子問過了起先他弟兄兩個為是祖居都不肯賣小的費無限唇舌哥

肯了兄弟又不肯錢大不如此說說講到此時方停安這房子兩進院外層院正房三間東西廡房各三間北庭房三間門樓一座正房東邊還有一間房西邊小門樓一座通着內院內院也是正房三間

東邊一個小院兒與齊貢生家止隔一牆院內有小正房一間從前寫到東小院和房西邊和東邊一樣又與王菜店止隔一牆東面下

各有房三間北面無房是前院的後牆合算共房二十六間木石要算中等想可知價銀一千二百兩周璉听了內東小院與齊家止隔

一牆便滿心歡喜向吳同道一千二百兩太多給他一千兩罷吳同道這鍾秀才兄弟兩個都是有錢的人少一分也不賣周璉情心過

重還論什麼價錢多少便隨口說道就給他一千二百兩罷我要買一層牆說與管賬的就與他免了罷老爺問起來只說是五百兩買里呵說與管賬的就與他免了罷老爺問起來只說是五百兩買

的吳同大喜不想賣主止要八百他倒有四百兩落頭周璉道几時搬房吳同道搬房大要得半個月後周璉道如此說我不買了定在三日內搬清方可他圖價錢我為剪絕他何嘗吳同連忙答應出去

原來買齊貢生家左右房子是周璉費一夜心力想出來的他素知齊貢生為人古執不但說將他女兒做妾就是做正室他還要拘齊大非偶的議論除了偷姦再無別法未齊貢生到了未牌時分吳

同和管賬夥計來回覆道房價一千二百兩兌了立的賣房契已拿  
來了定在後日一早搬去周璉听了又看了契大喜隨即到他父親  
周通面前說明已意嫌家中人多耳目中不得清淨要同葉先生去  
新買鍾秀才房子內讀書他父親見是極正大事心中頗喜也不問  
房子價錢多少也原是大富戶止說道城裡城外家中有許多房子揀  
一處就是了何必又買到了第三日午後打听的鍾秀才搬去親自  
到那邊看了房兒吩咐催各行匠役連夜興工修理先生在前院正  
房居住三間北庭會客內院正房也做會客之所西小院房貯放吃  
食西廡房三間做廚房東廡房三間家人們住前院亦然自己單揀  
了東小院房居住家人們領了話立刻連夜興工修理停妥將那東  
小院房上下簷行修蓋裱糊的和雪洞一般擺設起琴棋書畫骨董

珍玩安設了床帳棹椅鋪放下錦繡花茵大家圍小主人歡喜于是

同沈襄搬過來欲偷人家婦女却用教讀先生相陪大奇齊貢生知葉先生搬入隔壁心

甚喜歡早晚可以講論文章率領了兩個兒來拜賀周璉接見齊貢

生比在會中又加敬十倍早以額外岳父待之留可大可久同飲食這又是額外妻兄弟

頑笑到燈後方放回家次日備了極厚的八色禮物同沈襄回拜貢

生留茶一物不肯收受周璉沒法看沒法二字周璉不知怎麼談論

了一會詩文送了出來從此時常往來可大可久不時到周璉處來

了定留飯走時必要送些物事從沒個教他兄弟空手回去的把一

個齊貢生老婆龐氏喜歡的無地縫可入婦人們眼皮最薄個個皆

心可日、嚷鬧着教貢生設席請周璉酬情齊貢生是個一介不與

一介不取的人又將貢生再表聽見他兒子們常收周璉的東西深以為恥

無如龐氏攔在前頭弄的這貢生也沒法他女兒蕙娘止知周璉是個大富家子弟搬來隔壁諸書却不曉的就是庭房西北角与他眉眼傳情的人過了二十餘天周璉要和齊可大結拜個弟兄可大先和他母親說知龐氏喜出意外隨即告知貢生貢生道漢時張耳陳餘豈不是結拜的弟兄後來成了仇敵比陌路人更甚几倍龐氏道我不管你張家的耳朵陳家的魚兄弟先總要拜哩拜罷了他一個滿城大財主的兒子叫得先人又做過極大的官他如何他肯與我們交往我們就沾光不淺時下人都是人家到要下顧你反窮臭起來真是貢生道你這沾光下顧的話再休對我說孟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畏彼哉龐氏道你敢和他家比人比脚麼只用這個人脚便把比人家中上下止有九口他家中男女無數奴僕成行比脚他父子們不穿緞鞋便穿緞靴你看你的脚穿的是甚麼前七回之邵繼蘇此回之齊其家都是好用四書人貢宜字該安這樣老婆被他針鋒錯對指馬為牛緣是貢生咬牙大恨道咬牙恨極矣你看他胡嚼麼我說的仁是仁義的仁我說的爵是爵祿的爵你也不知亂談到那里去真是可恨可厭龐氏道恨也罷厭也罷摠之結拜弟兄定在明日到其間你若說半個不字我与你這老怪結斗大的碓碯誓不兩立貢生胆破矣休說周相公要和我兒子結拜弟兄和你結拜個弟兄貢生也是他兒子矣可你也該知高識低做個不負抬舉的人總是此婦勢利二字極透我再問你見誰家遇見財神那棍打來老貢生听罷用兩手掩耳急急的走出去其眉目腿又知此事勢在必行次日一早便往城外訪友去了到要緊時侯便避去這家便齊不成周璉于是日先着人送貢生和龐氏緞衣各兩套外隨羊酒等物與

周璉于是日先着人送貢生和龐氏緞衣各兩套外隨羊酒等物與

可大可久綴衣各一套連買房並月來種各費這工本開的大了

連日已問明可久蕙娘二十歲了比自已小一歲他是在庭房窓眼

中看見遇的想算着身材長短可謂體恤入微令裁縫做了兩套上色綴子

裙襖配了八樣新金珠首飾送蕙娘都拿到龐氏面前龐氏愛的死

股上都是笑像這樣頑肉地方都全行收下他最明却之只等老貢

生回來商酌几件東西做回禮少刻周璉盛選衣帽過來全為着拜

見乾媽龐氏着請入內房相見蕙娘在窓內偷着心下大為驚喜纔

知西北角下做文字的書生就是周璉就是你說的那滿面秀氣人兒來了心中鬼念

道這人纔算得個有情人賞鑒的像他這買隔壁房子和我哥一結

拜兄弟屢次在我家送極厚的禮物毫不惜費他不是為我却是我為

那個真是知又心裏歎道你到有一片深心只是我無門報你此時

身子許急的掀起布簾縫兒在房內偷窺見周璉生的甚是美好

但見

目同秋水秋水不及他二目澄清眉若春山春山不如他双眉鬆

秀先從眉鼻梁骨高低適宜嘴唇皮厚薄却好次看逢人便笑朵

頰間綻兩瓣桃花有問必答開口時露一行碎玉再次看頭戴遠

遊八寶貂巾越顯的龐兒俊俏身穿百折鴛絨綴裝更覺的體態

風流轉史耕經必竟才學廣大眠落花宿柳管情技藝高強是就

眼中信他是才子非作者說他是才子也

蕙娘着了又看心內私說道婦人家生身一世得与這樣個男子同

睡一夜死了也甘心志願至此又見他坐在一邊說的都是世情甘

美話兒又會說話無又听的問他父親不在家的原故吃罷茶便要

又不好矣

請乾妹、拜見了、只听的他母親說道、過日再見罷他、今日也沒梳

束着、又听的周璉說道、好媽、的這般叫我既与你老做了兒子、就和

親骨肉一般、豈有個不見我妹、之理、正是若不是為見妹、只听

的他母親笑向他兄弟、可久道你叫我姐、出來、蕙娘听了、連忙將

身子退了回來、站在房中間、可久入來、笑說道、周家哥、要見你、咱

媽叫你出去、蕙娘滿心里、要与周璉覷面、一會、自己看了、看穿着一

身粗布衣服、怕周璉笑話他、此亦人情通有向可久道、你和媽說、我今日且

不見他罷、他字有若干那娃子出去、回覆、又听的周璉道、这是以外

人待我了、下死命必定要一見他母親、又看可久來、叫蕙娘忙、的

換了一双新花鞋兒、先梳点走到鏡臺前、將烏雲整了、整拂肩、掠髮

薄施了点脂粉、繫了條魚白新布裙子、換上一件新紫布大襖、寫得

看他兄弟、掀起簾兒、他纔輕移蓮步、含羞帶愧的、走將出來、大闺女

會粧假周璉對面、一看、真是衣服不在、美惡、只要肉和骨頭兒生的

俊俏、千古到但見

粉面發奇光、珠玉對之不白、櫻唇噴香氣、丹砂比之失紅、費無限

得成此四句、非此則眉灣兩道、春山隨他、鐵打金剛、眉蹙時、定須

腸斷、目飄一汪秋水、任爾銅鑄羅漢、眼過處、也要消魂、皮肉兒宜

肥、宜瘦、身短兒不短、不長、細腰圍、抱向懷中、君須尚響、小金蓮、握

在手內、我亦嗚呼、尚響嗚呼、作真是顛不刺的、隨時見、可喜娘行

蓋世魚、將西廂移用

兩人互相一看、彼此失魂、周璉向蕙娘深、一揖、蕙娘还了一拂、大

家就坐、蕙娘便坐在他母親背後、時、偷眼与周璉送情、周璉見蕙

家就坐、蕙娘便坐在他母親背後、時、偷眼与周璉送情、周璉見蕙

娘的面孔比窓內偷窺時更艷麗幾分禁不住神魂飄蕩坐了大半

晌只不肯告別好容易得龐氏回頭以目示意着蕙娘入內房去蕙

娘也不肯動身在此處還是多餘之至龐氏老下面皮向可大道你

陪你周兄弟到外面書房里坐周璉沒奈何捨字龐氏收拾

茶食周璉畧用了些即回隔壁書房內倒在床上自言自語道我這

命端的教我這乾妹，斷送了我字親如今面雖也見了同睡還沒

日子該怎麼消遣這相思日月于是合着眼兒想那蕙娘的態度並

眉眼的深情又想像他半迎半避半羞半笑半言不言的那種光景疊

五個半字寫恨不得身生兩翼飛到齊貢生家將蕙娘抱到一無人

之地竭生平的氣力治他故賣風情要人性命的罪案愛極却想着

一又想着蕙娘上下通是布衣裙便大不快活道豈有那樣麗如花

白如玉的人兒日夜用粗布色裹可惜將極細極嫩的皮膚都被粗

布磨壞誰亦體貼便動了做家常穿用的衣服與他送去又轉念齊

貢生是個小人象兒將袖子衣服送去必不着他尋常穿思索了半

晌用筆開了個單兒笑說道只用每一件做上四件如此之多不怕

不與他穿孝子之于父母隨即將家人叫來說與他們長短尺寸用

雜色紬子棉單裕三樣每一樣各做四件裙袴大小襯衣俱須如數

辦理限兩日做完家人們听了背間互相議論也猜着是送齊貢生

家却猜不着是送他兒媳送他閨女龐老婆子不大家嗟嘆為前世

奇緣添衆人一私議亦又知他性兒最急連夜叫了二十几箇裁縫

與他趕做只一夜通完拿到周璉面前周璉甚喜又配了些戒指手

鐲碎小簪環之類將可大可久請來留酒飯後就煩他弟兄與蕙娘

送去再說老貢生于昨晚回家龐氏將周璉認了乾兒子并送的許多衣物都取出來着貢生看說了又說感激周璉的好處老貢生大槩瞬了一眼說道一介不取方是我們儒者本色今平白收人家無限東西于心何安真是讀書人共話極正大總之你們做婦人的不明白義利兩字就與聖賢道理不合了不但不是讀書人且是理學人龐氏見老貢生見了許多東西臉上沒半點喜色心上早有些不爽快今听了这几句斯文話不由的大怒道放屁什麼是個聖什麼是個賢和你這種不識人抬愛的殺才說話就是我不識教兒處人家昨日茶了敬的來連一頓飯也沒留人家吃再不說明日想算用几件東西作回禮打發兒子們到人家父母前磕個頭也算孩子們結拜一場老貢生道我一個寒士那有東西送他龐氏道白收人家的麼貢生道誰教你收下他的為今之計只有個都把這他寔為兩便龐氏大喊道放狗屁把二字還不如殺了龐氏故惱極恨極而曰放狗屁也貢生見龐氏不成聲氣有些怕怕的說道着孩子們走也罷了龐氏道不白這一個字的我要東西哩貢生無奈只得在內外搜尋也要算識眼色尋出朱元章一塊墨刻法帖像他的一塊假焦葉白硯台更兩匣筆一部書經體註越像龐氏打開箱籠尋了儿件瓶口荷色香袋之類算蕙娘的人情依我調停不鞋送一双周璉必視為萬金重寶在如把蕙娘的手掌兒上擎捧眼皮兒上供養矣次日辰刻着兩個兒子穿了新鞋鞵到周通家叩拜乾爹媽周通不知來頭見他弟兄兩個入門便亂叫乾爹還要入內裏去見冷氏又不便問他原故每見人家不肯狗友三五個家結拜弟兄還要引至家中啣啞逐日批朋妻女相見內外不分此等子孫皆死後不堪入祖塋之耳甚至周璉從書房中趕來說明結拜弟兄話周通心上大不如意貢生門第家道并這兩個

兒子皆不足入周通之目自然以周璉為多事也周璉領他弟兄見了冷氏冷氏留他弟兄

在內房吃茶食臨行每人一個小荷包荷包內各裝小銀錠五六個

送他們弟兄二人回到家中訴說周家如何款待龐氏大喜將荷包

銀錠都替兒子收了所喜全在此蕙娘自周璉送許多衣服首飾之類他

就明白周璉是不教他穿布的意思果然有見他母親不說他如何

敢穿在身上還只得看粗布磨細嫩肉皮只是心上深感周璉不遇

也知周璉已有妻室是沒別的指望只有捨上這身子遇個空隙酬

他屢次的厚情也此是自知無以為報自此茶里飯里醒着睡着無

一刻心上不是周璉矣過了几天龐氏嚷鬧着教請周璉老貢生無

奈只得備席相請周璉听的請他歡喜之至整齊衣帽到貢生家酒

飯畢周璉三四次說道要拜謝龐氏貢生見阻不住只得教兒子可

大陪了入去龐氏親熱熱的周旋謝了又謝又着蕙娘出來龐氏

也早明明故樂以蕙娘做釣釣弄些金帛也蕙娘早准備着相見就穿帶了周璉送的衣

服首飾打扮的粉粧玉琢到周璉跟前拂了兩拂謝道教周哥屢次

費心我謝不慌的周璉還揖不迭婦人家固以人才為主服飾也是

不可少的今日蕙娘打扮出來周璉看時見比前二次大不相同真

是廣寒仙子臨凡瑤池瓊英降世禁不住眼花撩亂魂魄顛倒起來

一同坐下吃茶周璉正要叙談几句話兒被老貢生看催工老漢立

刻請出去他何嘗不周璉只得出去只得二字有許蕙娘隨着龐氏

送出院外周璉回身作謝見蕙娘双眉半蹙那對俊秋波透露出無

限抑鬱無限留恋欲言不好言欲別不忍別的情況只此四句周璉

連此際心神如醉走到院門外還回頭觀望人這到是人皆然然後到書房

連此際心神如醉走到院門外還回頭觀望人這到是人皆然然後到書房

与貢生作别正是

婦人最好是秋波

試看臨行関會處

况把秋波代話多

怎教周子不情魔



